

練

兵

實

紀

練兵實紀跋

余既校刊成少保紀效新書竣事。客復有以練兵實紀九卷雜集六卷請付剞劂者。考少保之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也。以訓兵爲專責。故其至鎮上疏。卽言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訓無益之弊四。識者趨之。是書卽其時所作也。實紀自伍法以至營陣凡八卷。籌慮精密。動出萬全。末附練將二十六條。而以正心術爲本。觀其所謂大本既正。百行翼張。賢將彙征。文治廣備者。粹然儒者之言。蓋與古名臣爭烈矣。至於雜集所載儲練通論。精能之至。妙入微茫。而於五行建除之說。軍器車步騎之解。復不惜諄諄垂訓焉。余因以知少保之誠動三軍而智周萬物也。夫爲將之道。受斧鉞。建牙旗。運籌帷幄之中。但使嚴號令。信賞罰。發縱指示而已。無餘事矣。至於一甲一械之堅韌利鈍。造於匠。受於兵。此在偏裨。或未暇以條舉而件閱之。矧其巍然高位膺專閫之寄者。而謂能有餘晷躬親細務如此耶。願一物之不精。足以一卒之累。甚且累及於全伍全軍而不能以相勝。靈錯之引兵法。所謂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者。非可苟而已也。少保在鎮十六年。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余昔攝篆遵化。少保舊鎮也。見其城郭堅固。樓櫓整齊。皆少保當時所建。至今完好如故。其冶工製刀劍諸器物。鋒利加他處。亦謂皆少保遺法。則其訓練

之方。不侈美觀。而但求實用。當時稱爲戚家軍者。備之有素。故所在皆成勁旅歟。工旣竣。爰綴數語。以跋其後。

無棣吳之勤撰

練兵實紀公移

欽差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右都督戚。爲教練稍有成效。通集節次條約。以便實成事。蒙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批。該本府呈。照得本府謬役行伍。往歲待罪閩浙。創練浙兵。幸收節制。雖云轉弱爲強。實是因人成事。倏遷薊北。誤蒙聖恩。委以三鎮練兵。是始終以練兵爲本府專責。而無可以他委矣。但南北異用。職性顛蒙。敢謂無問于橋枳而舉一能反以三隅哉。無非仰奉明畫。惟殫智畢力。罔知徇情避忌。此則本府之志也。復思西北邊陲。用兵最久。老師宿將。咸有奇猷。何待本府贅疣於其間耶。但西北之習。專屬家丁。伺零竊級。每遇大舉。輒望風縮首。無可奈何。而浙旣無零賊搗巢之利。且敵騎數歲一聘。動以數十萬。顧堂堂正正。莫可當鋒。若使竟不與敵見面。不惟疆臣之職。無以報稱。而練兵之術。終成虛負矣。况薊鎮是有兵馬十餘萬衆。就中擇練。亦可以當一衝。第用衆之道。進退難以輕易。而舉動當出萬全。非有節制。必不能軍。顧節制條件。其用雖約。爲目則繁。譬如遴選營陣行伍號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車營車步騎合營野營行營野戰戰勝教養曉諭之類。一切未備者。本府逐漸擬定。教練已經二年。各路與入衛將士。雖

以臺工未及詳舉。而標兵六營。耳提面命。頗皆堪閱。今將先後給與將士教習過條約。通集成帙。計八卷。一卷大約數十條。又附以練將一卷。乃聽將官自習。不係士伍程督。計共九卷。或謂行伍愚夫。豈能章章記誦。與其煩多難入。不如隨意爲便。抑不思行伍既愚。不能頓悟。必須教習多方語之。以十而得其二三。亦庶幾節制之師矣。故本府復又分次先後學習。及將士卒伍專業之別。均綱於前。以便授受。謹裝帙呈覽。伏乞本部院軫邊陲之寄爲重。念堂堂之舉久湮。而練兵之役。尤本府特奉綸音。無容他諉之責。倘言有可採。不以人廢。允賜施行。如或偏拘之見。無裨實用。懇乞痛賜斤削。祛戾存宜。務使有益練兵。庶乎免致覆鉢。爲此。今將前項緣由。同實紀九卷。具呈等因。蒙批。看得送到新書。治兵訓將。悉有章程。可以想見古名將用師之律矣。悉依擬着實舉行。仍刊刻成書。以垂永久。此繳。又准巡撫楊手本。亦爲前事。爲照薊邊兵政。廢弛已久。一切營伍行陣。志趨識見。類皆沿襲舊套。是以將不知兵。兵無節制。已非一日。今閱練兵石畫。鑿鑿皆老成壯略。章程條貫。極爲明備。將士非此無以通其志。營伍非此無以董其成。稷直復出。亦當通舍。從此字字責實。分科考驗。臨敵用衆。何往不利。轉弱爲強。無出其書。眞兵家上乘也。亟應梓行。用廣其傳等因。准此。除通行外。今將集過條約。定爲次序。繕寫成帙。計共九卷。遵照督撫允准事理。刊刻成書。合仰鎮屬大小主客將領等官。一轉遵照。

務要着實致行。每一卷習成。再授一卷。凡給習之法。已具凡例。其第九卷乃專爲練將而設。不必強士卒以所不能。須至書冊者。

練兵實紀公移

練兵實紀凡例

分給教習次第凡十五條

一行伍之卒。愚夫也。介冑之士。未開文墨者也。故其爲辭。必鄙近通俗。條約貴簡。但欲成完完節制之師。十全無一隙漏。卽此十冊。未見其多。總而約之。一語足核矣。請求之。

一給習之術。必須先以練將冊給將。練卒冊給卒。每隊一冊。每一旗擇一識字人誦訓講解。全隊口念心記。

一尋常比較武藝。點卯不到。小有過失。事干人衆。應責治者。卽以條約爲賞罰。凡能誦五條。免打一棍。如此行去。不待戒而自熟。

一俟熟。將此本見之行事之實以信之。習而未通者。因其行事而通之。

一練伍一冊。止是選兵。練伍之將。宜全習之。此開練第一首務也。兵法門萬衆如一人臂指。節制之根要。咸屬於此。不可不詳玩而信行之。

一次將練耳目一冊。給將卒通習之如前。

一次將練手足一冊。給大小將領預備什物。分撥教師教習。

一次將行營一冊。給發習之如前。

一次將野營一冊。給發習之如前。

一次將戰約一冊。給發習之如前。

一士卒應罰背條款者。不必一字一句順文背出。但每款內能記念得大義是要如何。即准爲背熟之例。

一將領偏裨而上。須條條款款背記。即練卒條款。將官亦必誦熟。

一士卒每次只與一冊。每冊多不過數十餘條。一日限定短條記三條。長條一條。一月可記二冊。

一俟一冊熟。再給一冊，今所刊書冊。每一卷爲一本者。正謂便於刷印頒給隊伍耳。

一附儲將材一卷。論練兵一卷。皆將兵之官與將將者之所有事也。不必用以訓士卒。如士卒中能自奮習者聽。

一如此教之。庶愚蒙士卒。日誘其入而不見其多。大約一軍之義。卽至愚者。皆得通曉。如此。可以人自爲戰。謂之節制之師。謂之免置干城。舉行伍之丁。皆知兵之將矣。以一教十。擴而充之。一年之內。節制兵數十萬可以立就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練兵實紀九卷。雜集六卷。明戚繼光撰。考隆慶二年。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至鎮上疏。請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訓練。此書乃載其練兵實效。一練伍法。二練膽氣。三練耳目。四練手足。五練營陣。六練將。其附載雜集。一儲練通論。二將官到任。三登壇口授。四軍器制解。五車步騎解。蓋繼光爲將。精於訓練。臨事則應發電舉。當時稱爲戚家軍。今以此書。考其守邊事蹟。無不相符。非泛撫韜略常談者比。繼光初到鎮疏有云。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此書標曰實紀。徵實用也。考登壇口授云。時維庚午夏六月。諸邊新臺肇建過半。奏章暫停。以舉練事。庚午爲隆慶四年。又考繼光請刊此書移文云。擬定教練。已經二年。今將條約通集成帙。則是書成於隆慶五年辛未矣。明史本傳稱薊鎮十七年中。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整。薊門晏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又稱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此本題曰練兵實紀。與史不同。或史偶誤一字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練兵實紀目錄

卷一練伍法	一	一八
卷二練膽氣	一九	三六
卷三練耳目	三七	四二
卷四練手足	四三	四八
卷五練營陣一操場	四九	六六
卷六練營陣二行營	六七	七四
卷七練營陣三野營	七五	八二
卷八練營陣四戰約	八三	九二
卷九練將	九三	一一八
雜集卷一	一一九	一三三
雜集卷二	一三三	一五〇
雜集卷三	一五一	一五四

雜集卷四……………一五五—一七八

練兵實紀卷一

練伍法第一計四十三條

騎兵

第一選騎兵。預日。先將部下官生夙守軍令習知束伍之教者。各分執事。填於白牌或紙上。其填營伍次第者爲一號牌。填年貌籍貫者爲二號牌。填疤記武藝者爲三號牌。總填隊伍姓名者爲四號牌。抄隊伍清冊者卽隨之爲五號牌。每一牌用卓一張。縛豎一號。卽守主將之旁。餘號各於空地分設。挨號而下。又一面將腰牌隊冊。照各種式樣。預日刊刷齊備。式開於後。次日早於將投募見在軍士人等。以次喚進。如一千。先定千總一員。令千總選部下把總幾員。驗中。又令各把總選百總幾員。驗中。又令各百總選旗總三名。先以一百總下一旗總。令選隊總三名。先以一隊總自行揀兵十一名。一字向上立定。主者與之辨驗堪否。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一伍二伍長。充鳥銃手。以鳥銃爲長兵。仍習雙手刀爲短兵。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第三第四。充快槍手。各執長柄快槍爲長兵。近用柄代棍爲短兵。以有殺氣者二名爲第五第六。各充鑼鈿手。以鑼鈿爲短兵兼火箭爲長兵。以有殺氣能射者二名。爲第七第八。充刀棍手。以刀棍爲短兵。

。以射爲長兵。以有力習射者二名爲第九第十。充大棒手。以大棒爲短兵。弓矢爲長兵。以庸碌可役者一名爲第十一名。充火兵。聽隊長管束。此馬營左右二部也。中部輕騎每司第一局。俱銃手。爲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鈿手兼火箭。爲第九十。二局三局。俱殺手。第一二三四。俱弓矢腰刀。第五六七八。俱弓矢鈞槍。第九十。俱鈿並火箭。以上俱聽隊總管束。凡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俱橫列爲偶。一伍在左。連兵五名。一三五七九是也。二伍在右。連兵五名。二四六八十是也。先填隊總牌。連人送一號。填營伍次第訖。連人傳與第二號。填籍貫年貌畢。連人傳與第三號。填疤記武藝畢。連人傳與第四號。填全隊姓名於腰牌。將牌送填清冊。又以一名。與腰牌紙一張。連人挨次挨填如式。又喚一隊。如此。三隊畢。即喚一旗總。照此填完。領於空地。將隊伍擺個式樣。一面即將預日做就如式方色認旗一面付執。以辦行伍。三旗總俱完。付與一百總。軍足三千二百以上。每把四百總。軍止三千以下。每把三百總。俱完。即命本把總領於空所擺明。申明約束領回。如此。每一營將官丁既完。一面照腰牌造冊五本。有式在後。出示於第二日點名。隨即均給馬匹。凡戰兵俱與上等馬。係火器差使不屬前鋒者。與第二等馬。其下等馬汰去不用。每營三部。雖同一體。而驍健伶俐好漢。須多歸各頭司。即暗寓選鋒法矣。束伍事竟。又約日於教場。公同再三討論。宣明德意。即取各官。挨次呈

遞無有不堪甘結狀。式開於後。

第二騎旗鼓。每營旗牌六名。號銃手三名。門旗二名。金鼓旗二名。執五方旗五名。執號帶五名。角旗四名。認旗二名。巡視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夜不收五十名。火藥匠二名。鐵錐匠二名。弓箭匠二名。醫士一名。家丁一名。獸醫一名。家丁一名。

第三騎雜流。每營將官下識字三名。家丁不拘數。務要同死生。可抵好漢。聽自設法募養。伴當八名。軍牢二十四名。廚役二名。俱馬軍。軍伴十八名。養馬三名。薪水三名。俱步軍。

中軍官每員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俱馬軍。軍伴四名。俱步軍。

千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六名。俱馬軍。軍伴四名。俱步軍。

把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四名。俱馬軍。軍伴四名。俱步軍。

百總每名下旗丁馬軍一名。

第四騎隊牌(略)

練 伍 法 第 一

右冊式解

夫冊式行位有限，悉填不全。故減其文。恐讀之不得其詳。復加解說於此。用者先於此辨之。俾知冊內字眼。卽盡知各軍所習技藝。然後考較爲便。夫刀銃者。鳥銃門刀也。鳥銃遠射極準。長刀近用先及。槍棒者。槍亦銃。北方呼爲快槍。瘡不可變。今加長柄。遠則用火藥鉛子舉放。近則以柄代棒擊之。習則用木棒。但銃藥子數。製原粗謬。多致不準中。今有新法。可謂詳盡。鈿箭者。又與火箭也。火箭遠發。鈿近用。因鈿有股。可架火箭而放之。故併爲一卒。棍矢者。夾刀棍兼弓矢也。夾刀棍卽白棒加刃。遠則用弓矢。近則用夾刀棍。可刺可擊。棒矢者。白棒兼弓矢也。馬上不敢用擊。且一擊必一刺。故又加短鋒於頂。以便馬上刺之。步下擊刺兼用。棒卽挺也。孟子曰。執挺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非真言挺之可禦堅利也。蓋言人心齊一。挺卽亦可與堅甲利兵敵者。用之亦取勝。今夫敵。甲誠堅矣。兵誠利矣。而我人心何如。乃以白棒當敵爲長技。迷而不悟。卽孫吳復起。毋能轉移。何其謬詛入人之深也。弓矢遠不如火器。命中不如鳥銃。而敵以堅甲當之。每每射不能入。亦明知而不肯變其習者。緣上司操閱。偏於此耳。火器不精不如無。今知以火器當虜而不知精。亦無將也。火担者。火兵也。担

。扁挑也。用鐵尖扁担。便於肩挑。又可擊刺。亦農中戰器也。

第五騎旗號。每一大營將官。分五色。每營將官下各部伍。又分五色。在將官以旗心定本營方色。以邊生旗面。以黃應德。千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主將。以帶應德。把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千總。以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把總。以帶應千總。旗總以心轉應本營。不用邊帶。軍士盍有纓而無旗。

第六騎什器（略）

第七騎神器。凡騎兵營有虎踏砲。各有馱騾。平時仍屬一官。名爲管神器把總。專爲管束操練點察備辦什物喂飼騾頭。出征分與各部。每旗一位。專責隊總管放。下營時。中部不用。俱貼出外圍。每二旗一位。與外圍原砲每二旗合三位。

第八推馬柞。每一旗十二架。每六架一包。每二包一馱，每營左右中三部俱同。中營時。中部拒馬俱貼外圍。每一旗合三包。共十八架。中層在子營不用。門角間俱下單層。便於出入。

步兵

第一選步軍。預日。備證號卒次。並刷腰牌冊。俱與騎兵束伍同。是日選時。先擬千把百旗隊等總。亦同騎兵例。先以一隊總自行檢兵十一名。一字向上立定。主者與之辨驗堪否。以有力伶

側者二名爲一伍長二伍長。各爲鳥銃手兼數手長刀一把。第一名在左。第二名在右。又二名爲開柄快槍手。槍柄卽代短棍。爲第三名第四名。以便捷骨柔者二名爲籐牌手。爲第五名第六名。又以力大貌黑而粗猛者爲狼狽手。二藝俱有短無長。爲第七名第八名。以年少有精神殺氣者二名。爲鏹鈿手。仍兼火箭。以其鈿上可架火箭。便於放也。爲第九名第十名。以庸碌者一名爲火兵。橫看。一伍者。卽在左之伍也。所管者三五七九四名。二伍者卽在右之伍也。所管者四六八十四名。火兵總於隊長管束。列陣照此。凡出戰。於銃槍火箭放過之後。牌爲一層。箭爲二層。鈿爲三層。長刀爲四層。槍棍爲五層。

第二步旗鼓。與騎兵同。車兵亦與騎兵同。無馬者聽。

第三步雜流。俱與騎兵營同。但無醫獸。

第四步隊牌。俱同騎兵冊。只三層用籐牌。四層狼狽。五層鏹鈿之異耳。

第五步旗號。同騎兵例。

第六步什器（略）

車兵

第一選車兵。預日。備陣號卓次。並刷腰牌冊。俱與騎兵束伍同。是日選時。先擬千把百總車正

隊長。亦同騎兵例。但騎兵人數無拘多寡。有大營小營可以從權。此以車爲定額。每營一百二十八乘。方足外圍。庶馬步入營。不疎不密。中軍望竿車一乘。將臺車一乘。鼓車二乘。座車一乘。大將軍車四乘。子藥什物車四乘。火箭車四乘。共一十六乘。除望竿車在營操壯觀。出征不用。餘俱從征。其編派行伍。若足一車之用。須用四大隊。每隊十二名。共四十八名。今因額定每營軍不過三千。除雜流外。正得二千七百之數。車人兩爲所局。勢莫由我。姑以二十四名爲一車。分奇正二隊。先令該管百總將車正隊長二人選到。俱令坐下。蓋不坐不得齊肅也。凡選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主張者。隊長必有胆者。於內先喚第一車正。就將衆軍一取二十名前來。內選有力而稍伶俐者一人爲舵工。又以有力伶俐者六名。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俱充佛狼機手以一三五三名在左。管狼機一架。以二四六三名在右。管狼機一架。又以力弱伶俐者二名。爲第七第八。管火箭。與舵工車共十名。此正兵隊也。機手仍給有刃大棒各一桿。火箭手給鈿一柄。便於放火箭也。又於二十名之內。仍選奇兵一隊。將先選到隊長。給長桿槍一根。上用該色隊旗。聽隊長自揀兵九名。內以年壯伶俐有力者四人爲鳥銃手。各給長倭刀一把。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選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藤牌手。爲第五名第六名。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

又有殺氣者二人充鎗鈿手。爲第七名第八名。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鎗鈿。火兵爲九名。專管各隊炊飯。共十名。此奇兵隊也，又有新製輕車。利於遠出。經過險隘。有時用之。每營二百一十六輛。每面五十四輛。每乘車正一名。卽隊門也。舵工一名。卽火兵也。第一二三四五六名。俱銃手，第七八名。俱狼機手。第九十名。俱狼機手。爲第一隊。凡選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主張者。於內先喚第一車正。就對衆軍中選有力伶俐者六名爲火器手。火器不拘鳥槍快槍。第九十二名爲狼機手。肯爲下者一名爲火兵。輕車不用舵工。一車完。卽給方色如式認旗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領在空所。照圖擺成二隊。車正隊長。各領一隊。如行伍圖式。坐定。一把總俱完放出。其各車正將圖用木牌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一將官下完足。示日於教場。領車給器。聽演習派守城司哨明白。

第二車旗鼓。每營旗牌二班。各三名。號銃手三名。門旗二名。金鼓旗二名。五方旗五名。五方號帶五名。角旗四名。認旗二名。巡視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火藥匠二名。木匠五名。鐵匠五名。醫生一名。家丁一名。醫獸一名。家丁一名。

第三車雜流。每一營將官下書記三名。家丁無定數。照騎兵例。軍件一十八名。軍牢二十四名。伴當八名。養馬三名。薪水二名。廚役二名。

中軍官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軍伴八名。

每千總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軍伴四名。

每一把總下識字一名。軍牢四名。軍伴四名。

每一百總。旗丁一名。

第四車兵牌（略）

第五車旗號（略）

第六車什器（略）

第七車神器。每大將軍一位。子銃三門。每子銃一門。備征火藥十出。共三十出。每出火藥四斤。共一百二十斤。鐵子三百六十五個。共一萬九千〇五十個。木馬二十個。石子三十個。

第八車計乘。凡用車數目。已在前款選車兵內。但創車之初。營制不一。本府初到創議用車之時。先用正廂車。隨又加以偏廂。四方行俱如牆。又兼以布牌。以防斷續不聯之患。每陰陽二乘爲一隅。隨可爲門。隨可爲壁。緣重贅難運。望亦參差。今改爲行陣擡營向往。只用前後二門。門車用活扇。每門八乘。廂窄者十乘十二乘不等。餘俱左右偏廂爲隅。在兩傍。行如運城然。無丈尺之隙矣。

第九車分數。計二十四人爲一車，每一車爲一宗。用車正一名。每四宗用百總一員。是爲一局。每四局用把總一員。是爲一司。每四司用千總一員。是爲一部。每二部用將官一員。是爲一營。多多仿此。

第十車責成。每車正通管一車。凡正隊奇隊舵工等兵。俱聽管束。其正兵隊內機手舵工火箭等。尤爲專管。又奇兵隊長。只管本隊出戰兵。車兵不相干預。車正與舵工不出車。而專在內管車。恐有傾覆。佛狼機手六名。專備狼機。鑢鈿藤牌手。專放火箭。鳥銃。專打銃。火兵。專備炊爨防火之用。

第十一車戰隊。凡出車迎敵。除正奇隊先在車內。各照責成條下供役外。其奇兵隊。仍將鳥銃四名。藤牌二名。狼筈二名。鑢鈿二名。聽令擺駕騫陣備戰。詳於營陣條款內。

第十二車行營。將正奇二隊。分爲二班。每班一隊。輪流拽車。單日奇兵隊。雙日正兵隊。每五里一換。遇有泥水及上坡。全隊合力。不許論班。

第十三蘇騾力。每車雖有騾二頭。緣車重騾少。運拽不前。必得四頭。乃可長行。近因設有騾頭。車兵遂盡倚於騾。以致騾力爲竭。行不聯束。今已將騾革訖。如仍用騾。不過長途一時借力。須是車兵分班輪推。與騾同力。不然。既有騾拽。又有車兵。何爲哉。

第十四明戰法。論戰車本不當用騾。近加騾者。爲長途蘇軍之力耳。至於臨賊十里之內。雖日操軍士。尙且倉皇失錯。差了號令。無知牲畜。安能周旋中我規矩。况拗性之騾乎。臨賊必去騾。只可用馱軍士行李。軍士二班。合力挽運。庶前後各車頭尾相聯。稀不致斷。密不致擠。方合號令。乃保萬全。

第十五嚴巡車。造完車乘。派到營內。取各千把百總車正各管御。不致損壞。收管繳報。一面將車上各兵勇。每日每車輪撥一名守車。每日輪把總一員。車正每一總一名。巡邏過夜。至次日平明交代。與換班之人。赴主將處回話。稱云巡車無事。如有車什物釘鐵之類損失一件。俱該日把總之事。除細打外。仍責巡風總正車兵賠償。交代之時。接班官兵。務要將車細看。如有前項損失。卽扭前班之人。赴該管查究。如容隱不舉。及已代替而方覺舉者。只坐見班之罪。仍將此項。每一總刊寫輪班水牌二面。撥兵填牌。發與遵守。牌到而赴代遲誤者。軍法重治。此條與軍器發寫在牌上。

輜兵

第一選輜兵。預日。備牌號卓次。並刷腰牌冊。俱與騎兵同。是日選時。先擬千把百總車部隊長。俱同騎兵例。計輜重車八十乘。每乘騾十頭。鼓車二乘。元戎車一乘。各騾四頭。先選正兵

一隊。將車正一名。省令側立。聽該車正。將先已領驛過頭軍兵扯出相認識八名。一面先編車正爲首。驛兵八名。挨次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平列。以舵工一名爲第九。內以第一二三四五六名放佛狼機二架。以第七八名專管驛頭。以舵工與車正管車。又選騎兵一隊。先選隊長一名。責令於各部軍中揀出九名。八名給火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仍兼長刀。以第五第六。各兼鉞兼火箭。以第七第八名。各給藤牌。以老實可役一名。充火兵。一車完。卽給方色如式認旗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領在空所。照圖擺成二隊。車正隊長。各領一隊。如行伍圖式。坐定。一把總者俱完放出。各車正將圖用木牌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一將官下完足。示日於教場。派守城司哨明白。領車給器聽演習。

此車不用正廂。不用門車。俱是左右偏廂。開營兩路而行。遇賊合爲方營待戰。并不移動。

第二輻旗鼓同車營例。

第三輻雜流同車營例。

第四輻兵牌同車營例。

第五輻旗號同車兵。但每千只有二把。左部一司卽前司。二司卽左司。右部一司卽右司。二司卽

後司。

第六輜什器（略）

第七輜計乘。已在前款選車兵條下。今新立三營。在三屯爲中營。在密雲爲前營。在遵化爲後營

。卽民間大車。每車上加板。平分爲左右廂。

第八輜分數。計共二十人爲一車。每一車爲一宗。用車正一名。五宗爲一局。用百總一員。四局爲一司。用把總一員。二把總爲一部。用千總一員。二部用將官一員。是爲一營。

第九輜責成。每車正通管一車。凡正隊騎隊舵工等兵。俱聽管束。正其兵內騾隊兵狼機手舵工。尤爲專管。又奇兵隊長。只管本隊出戰兵。車兵不相干預。車正與舵工不出車。專在內管車。恐有傾覆。騾兵管騾。恐有跳躍騾兵內以六名專放佛狼機。騎兵一隊。鳥銃快槍手六名。一二三四名專執鳥銃長刀。五六名鳥銃兼藤牌腰刀。七八名。鈿兼火箭。在車內。藤牌收在車上。俱收鳥銃鐵鈿。賊至放火箭出車下作戰。以四名遠放鳥銃。賊近用長刀。第五第六將鳥銃收在車上。執藤牌刀。各仍懷水光石三塊。賊近。用石。逼身戰。用牌。第七第八遠放火箭。賊近。用鐵鈿。俱結鴛鴦陣勢。

第十輜戰隊。同車營例。

第十一輜行營。凡征行軍法。各城各藝。遇有坑坎水泥。通爲合力推車。以助騾力。速拔出險。

第十二輜巡車。與車營同。隄防火燭。尤爲要務。

第十三輜餼糧。每營計該煤炒二百石。米三百石。黑豆五百石。平日於駐節處所。建立倉廩一所。將煤炒米豆查照新定事例。於該衙門倉廩領出。供用布袋裝盛。蓋恐一時有事裝運不及也。每於夏天。晒揚一次。過三年。聽給軍支用。卽將各軍應得行糧。就於該倉總領。委官裝備。或收折色糶賣。以抵輜糧。尤爲潔淨。

合車步騎營

第一車騎併營。每步兵一枝。馬兵一枝。合爲一營。其法以選定過騎兵營車兵營。各預換行伍慣熟聽令。將車兩行列定。廂俱向外。前後門車俱合。除前門車八乘。後門車八乘。左右幫車各二乘。不派騎兵外。左右廂車每兩車一聯。派騎兵一旗。計騎共凡三局爲一司者。照此。若四局爲一司者。門身俱一體派就。將騎兵旗總與兩軍車正三人。互相認識。任是縱橫輪轉開合進止。三人者不許相離。車廂只是向外。車正認定旗總。但若相失。必摧相傍旗總。專看二車正之車。但若相失。務要湊近。迴轉湊合間。只以騎就車不以身就騎。如致相離。俱責旗總。任是如何行營。內外轉折。騎兵只在二車廂裏。第一旗總。不過第一車之頭。第三隊火兵。不出第二車之尾。急急相隨。車向何轉。騎兵向何轉。如此記定。就是一營十營。一萬十萬。再不

錯亂。前亦不聳。後亦不斷。亦無車前馬後馬前車後之誤矣。

第二車騎責成。凡戰車遇遠行。或加騎或加人。另載車營款內。輜重營每車八頭。遇陷亦難各運。配到馬兵一旗。遇過泥濘水阻。盡數下馬。合力運車過之。此隨險從便行事。不在號令之內。設又十分險陷。人力不足。即將各軍馬匹。就用所帶韁繩接起。拴於車梳。併力拽過。若車到險。方才收拾。必誤行路。但凡前途險阻。一車收拾。即便轉來。各車一齊收拾。及至過險。則如在平地。庶不耽誤時光。

車步騎保結式

第一取保結。自上而下。保無不堅。

第二取保結。自下至上。保本管不致失陷。

中軍旗鼓

一列清道。夫建大將旗鼓。非爲美觀視。自近世之將。不用旗鼓以戰。故遂廢而不知講。迺只用爲擺列之虛具。以充瞻視壯威儀而已。此大謬也。蓋無事日。軍行卽爲大將中軍。而將居其下。正行之間有警。卽爲分扎營壁之用。立表之需。所謂行則列陣。止則成營。人見其紛紛紜紜。交雜於途。而不知九軍八陣五行六花。悉寓其中。一聞號頭。變化立成。安營定壘。人見其

各有趨附。而不知全憑旂以舉措。及其復收。悉依號令。又照圖爲行營矣。自非知數者。鮮能得此中之妙。莫不視爲贅疣耳。圖列於左。(圖略)

練兵實紀卷二

練胆氣第二（計四十三條）

第一辯真操。夫陳師鞠旅。列衆於場。謂之操練。爾等知之矣。殊不知教場操練。不過明金鼓號令習射打擊刺手藝之能。此等事不是在人家房門院牆內做得。故設教場操練之。平時各各歇家之時。若背心心在當兵起念。一心以殺賊爲計。蓄養銳氣。修治軍裝。講明法令。通之以情。結之以心。何嘗不是操練也。

第二循士情。主將常察士卒饑飽勞逸強弱勇怯材技動靜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則和氣生。氣和則心齊。兵雖百萬。指呼如一人。

第三公賞罰。凡賞罰軍中要柄。如該賞者。卽與將領有不共戴天之恨。亦要錄賞。患難亦須扶持。如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亦要依法施行。決不討報施恩讎。有此者。以其所報之罪坐之。

第四信口耳。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將無還令。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將門上掌號笛。各偏將傳帶頭目。自百總以赴聽面諭。主將無定位。但凡臨時在本地方獨尊者便是。如職位相等

。則尊其老成年長者一人主之。掌號笛。各同僚中軍千把百旗總以上俱赴。共行會計遵守。夫主將一人耳。軍步騎官兵數萬。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只傳中軍千把總。千把總只傳百總。百總只傳旗總。旗總只傳隊總。隊總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熟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挨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纔越推挨。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誤事者。軍法重治。干係偏裨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官。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挨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謄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禍福之說。每傳畢。差巡視旗於街上。或歇家。喚二三個軍來問之。照不知條內。查治所由。

第五一號令。軍中有主將。（謂同在軍中之尊者。非大將也。）而副將以上。（非副總兵。乃一時同事位稍次者。）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者。重治。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主將。

第六謹漏泄。凡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關報賊情事宜文字。只可傳將領等人員自知。常作隱備。不許漏泄令世人知之。如漏泄致賊乘我者。軍法不貸。

第七定軍禮。中軍千總見本管主將。兩跪一揖。合營主將亦如之。路從迎便。別營主將。官銜拜

帖。角門庭參。一跪兩揖。後堂旁坐待茶。

凡千總待中軍之長官禮。閱人馬則併坐於次。

凡把總見千總。平時兩揖一跪。入營奉臺上發放。則跪而聽之。私諭旁立受教。途遇本管千總。下馬拱立。遇合營千總。待如本管禮。路迎從便。遇別營千總。讓道立馬候過。

凡隊總之於旗總。旗總之於百總。平時與教場。俱照兵士之於隊總其途遇本管。俱下馬。倘見遲下馬稍誤。不必加罪。但終下馬即已。非所管者。道旁策趨。不許抗禮。

凡議過禮節。定要遵行。諺云。軍中立草爲標。但一字一言出口。就是軍令。更易不得。雖卑如隊長。所管數人。既知惡下屬數人抗違。不能行事。卽知己身不可又效屬下之人。復抗在上頭目。夫軍機乃國家重務。情難掩法。敢有親識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通以軍法重治。

第八止驀越。軍總旗總文移。只至千把總。千把總文移。只至營將。營將只至鎮道。鎮道轉達督撫。鎮轉達兵部。偏裨以下。不許擅往都會。說人是非。逞己功勞。如有驀越各上司徑行者。查究參治。甚或有仍前結交京要。私寫揭帖。有所傾害人。遇調發臨敵。騰布功罪者。訪出。定行重治。明有天道。幽有鬼神。決不佑此好心險行之徒。

第九詳責成。凡責成之例。不拘平時臨陣。小而一切號令。有違作奸犯科。大而退縮。致誤軍機

。管五名以上者。一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十名以上者。二名有犯。必連坐之。管六十名以上者。六有犯。必連坐之。管百名以上者。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二百名以上者。二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部以上者。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部以上者。一百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一萬名者。五百名有犯。必連坐之。若先呈舉者。免坐。至於賞。亦如之。若逃出奸盜等事。不詰首。疾病患難。不報官。專罪隊總。與同隊甲兵。器械損壞不充足。專罪旗總。武藝不精習。專責百總。號令不明通。專罪千把總。所謂專者。特於此等人加重也。非是只罪此項人員。而本管大小頭目。便不相干。

第十正名法。行伍既定。軍士與旗隊總同宿歇一房者。立則傍立。坐則傍坐。所睡床炕。不拘方向。飲食之際。軍士候旗隊總。旗隊總務先取其次者。以成揖讓之風。凡有當行事體。軍士務聽旗總言語。不許抗違。如旗隊總有過。集本旗並一隊之人。合辭諫止。一次不聽。再諫。又不聽。三諫。稟百總知。若因諫止旗隊總。既不知過。又計害軍士。以圖報復者。軍士避之。不可與爭。只赴百總處告知。百總亦曉諭旗隊總知過。再不知過。若與軍挾怨者。送把總處治。若軍士有小過。旗隊總印時口實。三次不聽，先將令書供在棹上。無棹。則懸於壁。命犯兵跪。旗隊總立傍云。你這個人所爲。今號令某一款所犯相同。我念同歇處。恕你二次。你又不

改。今照令書處治。多不過四棍。不服者。徑送本營將官處。凡軍士與不係本管旗隊總同歌者。亦讓以兄弟之禮。凡事遜避。不許衝突。其餘則平處。係百總。則照旗總禮。百總與旗隊總居同者。照依軍士共旗隊總同住例。

第十一連覺察。同隊之人。即不同住。同住之人。雖不同隊。務要互相覺察彼此奸弊。三勸不改。即報在本管。如軍士犯法。報在隊總。隊總犯法。報在旗總。旗總犯法。報在百總之類。各先行量處。如處過不悛。報在營將。再處不悛。報在主將。必以軍法重治。

第十二達士情。軍士若有公事私事。緊急欲訴本管者。先與旗隊總言之。徑赴應該千把百總處。門上即時放入。不許攔阻執辱。而百總以下。不拘暮夜食寢之時。即穿衣。領赴某衙門。或應自往者。諭其自往。務要耐煩待他。如或厭惡作性。不與他好好曉諭者。或被訪出。或問本人得知。定將該管官記過類論。

第十三清尅減。本管官尅減錢糧者。許本屬軍士及屬官告治。此不坐犯上之罪。若係責比武藝。督治遣過。因而懷恨或刁誣者。定以軍法從事。

第十四分軍餉。軍士月糧賞賜出。先將數報知。即時委官。並請主將委將監鑿包封。先刊印板一方。上書某月糧額該若干。每人以一分爲耗。委官某人鑿。限二日內完足。請主將下教場。或

在衙門。通候軍士集到。唱名給與。先取一封秤兌。如一封不足。則所包諸封。盡行算數倍償治罪。軍士已散到手。若復情願送人者。日後告狀。不許扯引在內。在未散到手。而本管官私尅。並不稟鑿包封而徑散者。通坐以邊海錢糧論。徑聽告理。

第十五蘇勞役。凡軍中除教閱外。將領不得以無要緊事。勞擾軍士。務令休息。即用一人。如勞自己一般。

第十六戰濫差。凡軍稱曰軍士戰士力士勇士義士士卒。夫必稱曰士者。所以貴之也。朝廷之命名貴士如此。所以望之出力疆場。保衛國民。其責非輕。今却使之爲驕夫廝役。以廝役待士。而欲其出死力。捐命禦寇。有是理哉。緣往日實實未至。習弊成痼。恣人占用。迎送上司。無不安然順承。只恐結下怨恨。陰爲訾害。未思將軍馬累壞失損。復失其心。萬一有事。不能戰禦。利害在誰。即使平日執持得罪於人。比敗軍失守之罪孰重。况主客將領。既定有雜流。以供差用。復以匯辭。擅役伍軍。如有私情成迎送者。准於雜流內差撥。敢將編定戰兵。擅遣差使迎送者。各以責成款內分數治罪。坐區副參遊守把等官。除正額應用人役外。凡守梁守墩遠哨守口之人。一名不許擅行差遣。凡各處公差人到。亦不許擅作威福。強取跟用。今置差薄一扇。其頂缺帶緘不該輪差者。俱不必開。只得實在軍士。逐名一字平列。開在冊內。馬軍另爲一

起。步軍另爲一起。該營自置票板一方。印刷差票。發各中軍。提調收候。凡差一軍。必須填票一張。明註爲某事見差某人。禁收軍人之手。差註該簿之內。每半年查比外。仍聽不時調票查對。如票有而冊無。或票無而冊有者。俱係將領私用及賣放之弊。並不許作數。其軍士買票者。定從重懲治補差。如填某差而却私用者。許各軍即時將票赴府陳告。定與查處審出。定將填票官職重治。本告免差半年。決不許各隊抽差。違者。致亂行伍。營將而下。通以軍法責究。

第十七勵火兵。編過火兵。有能奮學。武藝精熟者。陞爲戰兵。戰兵內。懶惰不習武裝號令生疏者。降改火兵。每季終次月初二日一考。平時聽各火兵自首。卽致驗陞。

第十八恤病傷。凡軍士有疾病。同夥房卽報本管隊總。隊總報旗總。同到歇處驗過。卽報百總。徑赴本營將官並主將處報知。遣醫診看病形輕重。百總一面再報該營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營將知會。所以百總卽報主將者。蓋病人一時感患。立待救濟。若循資挨報七八處衙門。何時報達得遍也。凡報病者。不論大小衙門。啓閉冗暇。卽時投入。如有把門人阻攔。及將官施行遲誤者。罪坐所由。報病遲過一日者。罪在報遲之官。若因報遲致病兵身死者。究其遲誤之入以軍法。

第十九視病期。凡兵病初病者。視之以後。在隊總則時時看視。旗總則一日一看。百總則三日一看。把總則五日一看。千總則十日一看。營將每半月一看。主將惟看病重者存恤之。

第二十戒居常。同夥住歇兵士。入晚則安眠靜睡。以養精神。不許枕上嘔吟唱曲。以耗精氣。勾惹淫念。鼓惑思鄉。仍輪流喂馬。務要勤起添草。白晝早起梳洗畢。各團聚一處。將所給號令。逐款聽一識字人講說一遍。早飯畢。各出當差放馬買賣等情。午間休息。或坐或睡。務在安閑。日西。各於便處習學武藝。或學弓馬。或學披甲。至昏日止。每五日一次。將自己器械應磨光者磨光。修利者修利。以上俱該管隊總旗總督率行事。百總於磨器械之日一查。

第二十一遵節制。軍中惟有軍令。宋時敵稱岳忠武軍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夫軍士一人。不過一百斤氣力。如何比山難撼。蓋山是土石。可以掘取鑿挖。軍士萬人之心。一個百斤力。萬個百斤力矣。如何撼得動。若人各一心。百萬之衆。各是一個身子。即賊一個。便可衝動之。古者義勇武安王。即今天下廟中關王也。生前曾獨馬單刀。於萬衆中斬顏良。正是顏良之兵。人各一心也。或者又謂萬人各具一個身，如何使得一心。要我一個身子合得百萬斤力氣來。不亦難乎。是不然。你只看用人擡巨石大木萬萬斤。木石用數千個人。便能擡得來。蓋數千人雖是力在各人身上。而繩子扛子。則可均在衆人身上也。如今操練的賞罰號令節制規矩連坐之法。

都是擡石木的繩扛一樣。人人遵守號令。重如性命。死便就死。不敢違令。死於賊手。尙有優恤立廟祭祀。犯了軍法被殺。空喪了性命。又無前項許多恩典。人人只好揀着好處死。且與賊對敵。固恐殺死。所以怕他。却不想見他走了。被他快馬趕來。却也是死。走在水裏。不免淹死。山上跳下。不免跌死。但愚衆不怕死。只是怕賊。若將走了死的念頭。肯向前與他廝殺。死他一個做個好漢死。也報了我的仇恨。自然萬人一心。萬身一力。况爾輩與人爭競。一句一言。都要報復他。却被賊殺來。不肯動手。與他一對。低頭聽他殺死。全不想我若殺死賊。賊必不能又殺我。有功生還。登時富貴。何等是好。爾輩愚人。何不肯萬衆一心。一齊殺賊。所謂天堂有路不肯往。地獄無門自撞入也。思之思之。今日號令。決要比岳爺爺軍。又如一株大木。一碗大石。繩子扛子。不拘千萬人同擡。都要壓到肩頭上來。斷然不准你們人各異心。如往年兒戲也。

第二十二思蒙養。凡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少不得行月二糧。這銀米都是官府徵派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那個不是耕種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卽當思量今日食糧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担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賊。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定不放過騙食官糧之人也。

第二十三稽功過。各營將立功過總簿一扇。每千總各與一扇。凡遇百旗隊總及兵夫尋常勤勞。譬如多差他行了幾十里路。多差他幹了一件事。紀在功條一次。與人言語之爭不至軍法處者。紀在過條一次。兵之功過。隊旗總開送百總。轉送把總紀之。凡百把千總與中軍家丁夜不收雜流功過。俱營將紀之。附於總簿。每積一季。聽弔查一次。類行賞罰。

第二十四體初犯。官兵除犯有行營野營對陣軍機及謀逆殺人奸盜詐偽賭博等項重情。不論初犯二犯。必行軍法外。其餘一切小過。並違犯新出號令係平時操行者。初犯免究。二犯紀過於簿。三犯方細打。

第二十五省己過。凡你們本爲立功名報效而集。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百姓們豈是不要你們去殺賊。官府豈是好爲作踐輕視你們。設使你們果肯殺賊。守軍法。不擾害地方。百姓如何不奉承。官府如何不愛重。只是你們到個地方。百姓不過怕賊搶擄。你們也曾搶擄。百姓怕賊焚毀。你們也曾拆毀。百姓怕賊殺。你們要討功。也曾殺他。這百姓如何不避而怨之。如何不關門鎖戶。官府爲爾糧餉。千思百慮。東那西處。日日只見運糧運草。及至敵入時。却並不見你一人出力。只是任敵縱橫。官府如何不作踐。如何不惡棄也。今練之後。但凡軍行。必是依令擡營。一人不得攙越生事。說見行營款內。

第二十六勸酒。他人索我爭鬥。就是他人理短。亦好好避他。稟赴本官。轉達應該上司。定與處分得平。若與爭競。縱是軍士十分理是。先打軍士不忍之故。然後另與審處。若強買民物。虧折價值等項。因而爭競者。不論曲直。只將軍士先處。然後聽有司剖斷。

第二十七呈逃故。凡遇有逃故。本伍卽刻報隊總。隊總報旗總。旗總報百總。百總報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哨將。卽於本日。開手本呈遞營將。一面行令該管隊伍。將故者一切衣裝財物點查。並身間有無銀兩。聽詳。給付本主家屬。有敢尅留者。以軍法論。仍加倍追恤故軍之家。

第二十八補軍限。凡遇事故頂補。每月初一十五二次。呈送驗發。

第二十九擬捕鞠。各營官軍有犯事同一起者。不許擅自拘捕問理。須呈本營將官。轉行彼營取來。仍令各中軍官會問。通詳主將定奪。不許一營偏斷。

第三十明勾攝。軍衛有司。提取官軍。一面留差人等候。一面呈請主將。酌量時勢緩急。事體輕重。摘發收問。如不詳請。而擅聽拘去者。同隊同夥。該管官員把總以下通治。若已呈詳。而本總哨將。不爲留人轉詳及遲延者。拿書手治罪。若差人強拿不由分說者。先將此令與看。說之不聽。一面拘守。一面飛報主將收監。定以打攪軍政阻撓練兵參治。

三十一申軍紀。平時恃強凌弱。酗酒忿爭。喧驟無禮。蹂取人禾稼。作踐人廬器。分別輕重治理之。貫耳游營。奸淫人婦女。偷盜人財物。軍法示衆。以上有犯。但係同夥同隊之人。有一舉首。餘皆免罪。首者行賞。若互相容隱。同夥同隊之兵。俱以軍法連坐。

第三十二立逃約。凡募兵必取保結。若遇逃走。同隊之人各連坐。一半送監。一半保拿。革去月糧一年。不獲。原保人發哨三年。本伍軍從重細打。發落收伍。准支半糧。獲日乃復。

第三十三究冒頂。凡冒兵頂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軍法細打，所雇之人，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將原雇之人，分支一半，

第三十四禁爭毆。自己軍士頭目。兩相鬥毆。不論曲直。各細打。然後查其所由加治。若軍士與非管隊總。總隊與非管旗總車正。旗總車正與非管百總。百總與非管把總。把總與非管千總爭毆者。先治其卑者以不守分之罪。然後另剖曲直。若與本管爭毆者。以毆父母論。定行軍法從事。

第三十五禁喧嘩。凡軍中要緊。第一件只是不許喧嘩說話。每遇動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許說話但開口者。着實重處。夜間尤其是切禁。

第三十六禁竊盜。自相竊盜。不計物多少。在軍中以軍法從事。非出軍臨陣。自有常法。

第三十七禁博奕。凡軍中除習武藝爲戲不禁。若將條約隨俗改爲唱曲習學以代戲樂者。有賞。凡別項博戲。俱皆禁之。違者照條治。

第三十八禁妖妄。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衆心者。重治。因而誤事者軍法從事。

第三十九禁乖異。凡將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傾陷妬忌因而誤事者軍法處之。商議兵機。務在不允。即時決定。違與執拗者處治。

第四十嚴途令。凡軍士途遇文武大小官。俱下馬讓道。若在營中操練。奉金鼓號令者。一惟號令是聽。不必迴避。

第四十一書器械。應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一弓一箭。須書各行伍在上。或遺失。易爲檢給。或臨操。易爲辨賞。官器不必書名。以便更代者。

第四十二整騎什。馬上鞍轡什伍。每一月。營將點驗一次。千總點驗七次。把總點驗一次。每三操過。旗隊總督查一次。仍須身率。以爲士倡。况營將千把總各有坐馬。有家丁馬。百旗隊總各有騎馱馬。必照條約。先將已馬逐一點驗。然後方可責軍以不如式之罪。屬下有不自爲倡率者。營將查出。輕則自行責治。扣廩糧處辦。重則解送主將重治。營將之馬。聽主將驗治。

第四十三養戰馬。夫國之大事。在戎。兵之馳騁。在馬。西北原野。以馬爲命。所賴不亦重乎。但馬之饑飽勞佚濕燥疾病。有口無言。不能自白。必須在我領馬官軍。時其水草。適其性情。節其饑飽勞佚。加意調息。戢其蹄耳。習其馳逐。閉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御。必令全好。乏絕輒補。冬歸深厩。夏入涼廡。今者既無深厩涼廡。可不思所以處之乎。每於盛暑之時。務將馬匹。拴繫就陰所在。如城市無陰涼之隙。可牽於城外人家村落林木陰鬱之所。與東西北三面城牆之下拴喂。盛寒。則拴於南牆之外。向陽明與近人烟處。入夜。將雇用肚帶縛在馬脊上遮冷。庶堪戰陣之用。但各該官軍。率無敵愾之心。惟是奉身之計。尅減草料。飲餉不時。再加差役繁多。以致馬匹損憊勞傷。不知臨時以何爲命。况今降罰之例甚嚴。主將偏裨。悉所不免。誠不可不嚴加稽考。各哨將置立等第循環文簿二本。將該管見在馬匹。通行查出。逐一躬親驗選。其住時原以超上中下及下下五等比驗。近該本府操閱三屯標下軍馬。驗得各兵馬騾。如頭等之內。有十分臙壯。應擬頭等之上者。有臙分正合頭等者。有臙分稍次。難作二等者。二等之內。有臙分出於二等之上次於一等之下者。三等之內。有瘦弱而可騎者。有瘦弱不至狼狽者。有十分瘦弱垂死者。五等不盡其選。臨時執筆。猶豫難決。擬之不得其平。何以使人激勵。近照武藝。一體定爲九則。如上等內滿臙過當。則註爲上之上。滿臙而不至

溢肥。則爲上之中。有臃而不滿。則爲上之下。臃壯而未至平鞞。則爲中之上。半臃。則爲中之中。擬下等則稍肥。擬中等則未及。乃爲中之下。雖瘦而不至弱。擬屬下等。則爲下之上。瘦弱而不至不可騎喂。則爲下之中。瘦弱不堪騎喂。則爲下之下。如此驗註。當時流水擬去。人既不枉其勞。馬又擬得其當。再無疑難。頗稱得意。合行通遵改擬。自今以後。凡點驗馬騾臃分。分別上等等三則。要見某馬爲上上等。卽舊之超等。某馬爲上中等。某馬爲上下等。卽舊上等推廣也。中等三則。某馬爲中上等。某馬爲中中等。某馬爲中下等。卽舊之中等推廣也。下等三則。某馬爲下上等。某馬爲下中等。卽舊之下等推廣也。某馬爲下下等。卽舊之下下等也。庶便稽考臃分進退。以憑賞罰。其上中等六則馬匹。省令各軍。自行取便。用心喂養。下等三則。責委勤慎官一員。專管攢槽喂飼。逐日查驗各軍草料。仍查夜草。如有不用心及短少草料等。徑自責治。將責治過緣由。填註簿內。該管將官。每三個月。一次點驗臃分。如二等喂至頭等。三等喂至二等。俱免比責。卽於循環內。明開某人原係二等。今入頭等。某人原係三等。今入二等。各另自行喂養。如三等喂至頭等。亦要明開某人原係三等。今入頭等。免其攢槽。仍具名呈來。以憑犒賞免工免差。如三等馬匹。臃分不加。各細打二十。其間如有頭等反爲二等。二等反爲三等者。責如之。三等反致瘦弱者。細打四十。各照舊攢槽喂養。每季一

次。將填註循環。責令經管書手。賫送赴鎮。倒換查考。通以三個月爲則。二等者俱要喂至頭等。中間如有臆分不增。呈請發落。仍係三等。或瘦弱者。各細打四十。責令變買臆壯好馬解烙。若將瘦弱馬匹。不行明白開報移處作弊者。定將作弊人役。痛以軍法懲治。將領連坐。馬軍加倍重打。斷不輕恕。

凡秋夏。輪隊趕就水草牧放。至晚歸交各主。如其放牧不以實。至令各馬饑餓者。將該日之人。送把總處治。登於簿上。各軍情願自出割草喂馬者聽。

凡春冬。馬匹上槽。須多留夜草。每日。飲水以時。如無夜草及飲水失誤者。隊總旗總查治之。一次責五棍。如事重。仍開送把總。附過於簿。

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甯勞於人。切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覆我也。凡走驟之時。欲往者。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自約度。毋致喘損。

凡戰馬。除本軍自馱馬草馬料之外。若代他人馱物。及雇人騎乘者雇者與者。各罰馬一匹。本軍以軍法細打一百。枷號示衆。

凡馬軍。除器甲及飲食外。不得馱物過五十斤。

凡馬操一日。次日必歇操。各五更早出。放馬採草。備馬一日之食以便次日進操。

凡馬匹草料。本折兼支。本爲定例。但各軍只將本色三日者勻作六日喂馬。而三日折乾。遂爲己用。是本折兼支。本爲體恤便軍之意。而今反資尅落之奸。致減馬口之食。馬安得不瘦損哉。今後三日草准作四日喂養。其餘二日。須用折銀買草買料喂之。若仍再減。不行買料草喂馬者。定行軍法重治。折銀追究下落。以上一法。全在哨將之督責。千把總之考查。而哨隊總之稽考也。

凡關支本色草料出日。該隊總一日一查。哨將千總。時常差人緝訪。若將草料賣借與人者。查舉得出。本軍軍法細打。旗總免罪。如被拿獲。而非該隊總檢報。一體連坐。賣者買者同罪。

凡馬雖畜類。其効汗血之勞。戰陣之間。爲國家宣力。與官軍無異。又爲爾輩騎乘代勞。且最有功於爾也。死在出征地方。止許割耳蹄回報應該衙門。全體掩埋。不許開剝食用。如違者軍法重治。凡官府有責其不以皮張送驗者。執此條爲證。

凡比較武藝之日。馬匹或付火兵出放。或留在槽喂養。火兵看守。不必進操。軍士亦不必看盞甲。

練兵實紀卷三

練耳目第三（計十六條）

第一明旗鼓。各官兵耳只聽金鼓之聲。目只看旗幟方色。不拘何項人員。口來分付。決不許聽之。如鼓聲不絕。便前面是水火。也須跳入。如鳴金該止。就前面有貝財綬帛如馬匹。亦不許一回顧。應查令旗令箭令票者。便是主將自來。三件物內。必有一件。方放。無亦不准放。

第二明笛號。吹哨哨謂之掌號笛。要聚各官旗頭目發放軍務。必須吹得到齊方止。

第三明喇叭。大小將領門前及教場內行營處吹喇叭是掌號。第一次是頭號。要人收拾行李做飯食用。遲半個時辰。又吹第二次喇叭。要人吃飯收拾出門詢問箭營信地取齊。吹第三次喇叭。是要起身。主將自本衙門出到各兵箭營地方。另擬向往。其在營中。或在教場。或正行正操之處。乃各人飯已吃過。俱已出門。只掌一號。便聽令行營或演操。不必仍用二號三號也。

第四明哮喘。吹哮喘。是要各兵起身。再吹一次。是要馬兵上馬。車兵附車。步兵執器械立齊。

第五明銅鑼。凡打鑼。是要各馬兵下馬。車正下車。再打銅鑼。是要各項兵俱坐地休息。旗幟俱

偃臥。

第六明羯鼓。凡點鼓。是行營。點鼓一聲。約行二十步。點緊鼓一聲。行一步。則將播鼓交鋒矣。但聞播鼓是交鋒。要各兵向前與賊廝殺。

第七明黃旗。下營定。放銃一個。豎黃旗。播鼓。是放各兵出營汲水取柴飲馬。

第八明捧鉞。凡捧鉞鳴。是要各兵收隊。再鳴。成大隊。旗幟通回中軍。

第九明砲號。每要新起一號令。必放砲一個。使人有耳者先共聞之。然後方用旗幟號頭等項示行。凡官軍但聞銃響後。其已前行過號令。進止俱歇。專一看有何旗幟更變。有何號頭之聲。卽速遵照。庶不誤事。

第十明鈺號。凡軍中一切鼓樂有音。如號笛唢囉喇叭鼓鉞等類。每欲止。必鳴金一聲。其已畢者。聞金卽止。聽更令後。卽如所更之令行。打金三聲。是要退兵。及止吹打。打金二聲。是大吹打。及退兵。下方營時鳴金邊。是發五方旗招。出營立表。立表營內。所以分別門角。以便出入認識。立表營外。所以分別營盤防守界限。賊來舉之。以應遠近緩急。

第十一明旗次。各營隊總看本旗總所執旗。旗總看本百總所執旗。百總看本把總號旗。把總看本千總號旗。千總看本哨將號旗。哨將看主將號旗。若主將五方旗招俱起立點動。則五方之旗。

俱照旗而動。如止於一旗立點。則該應之營俱點立。別旗照常。若主將五方旗招俱偃。則五方之營。俱照旗偃止。若只一旗偃。則該應旗俱偃。別旗照常。某旗磨。則該應旗俱磨。別旗照常。某旗向某方點指。則該應旗俱向某方。各方隨旗而往。

第十二明旗應。凡主將旗舉時。先哨將應之。千總不許先應。哨將旗舉。先千總應之。把總不許先應。千總旗舉。先把總應之。百總不許先應。把總旗舉。先百總應之。旗總不許先應。百總旗舉。先旗總應之。隊總不許先應。旗總以下。口傳身率。不用旗鼓號令。要與旗鼓令同。差錯。以軍法治之。

第十三明旗色。黃旗屬土。中營中軍所用。但見黃旗。卽知爲某中營某中軍也。在五營則爲五營之中。在一營則爲一營之中。在一千則爲一千之中。少至五人。則爲五人之中。凡人面向者爲前。紅旗屬前。凡營壘所在向前者。則用紅旗。但見紅旗。俱想向前。凡人就本身之左手爲左。藍旗屬左。凡向左者。則用藍旗。但見藍旗。俱想向左。凡人就本身之右手爲右。白旗屬右。凡向右者。則用白旗。但見白旗。俱想向右。凡人就本身之背爲後。黑旗屬後。凡向後者。則用黑旗。但見黑旗。俱想轉身向後。是故曠野人衆。若說東西南北。認辨不真。凡人皆有左右手面前背後。故卽以其易知者教之。人人只以大營中軍分左右前後。又以本身前後左右爲向

。再不必論東西南北也。

第十四明望旗。凡常操及發兵。於主將未到場之時。先將望竿繩索等項。收拾停當。候主將陞帳。稟陞旗。卽放砲擂鼓陞旗。旗正着甲。執白旗一面上斗。聽中軍號令。凡掌時囉。兵立。則旗立。凡打鑼。兵坐。則旗收。旗向前點。官軍俱向前行。向左點。俱向左行。向右點。俱向右行。向後點。俱向後行。車步騎大小將官旗總車正。俱見此旗向往。如遠行。俟掌頭號畢。稟放砲擂鼓。將望竿眠行。遇報有警。擂鼓。再立望竿。賊從左來。則旗向左磨。賊從右來。則旗向右磨。賊從前來。則旗向前磨。賊從後來。則旗向後磨。賊從兩面來。先磨賊近一面。三磨三立。又向一面磨。賊從四面來。將旗繞竿頭轉遞。賊遠。則旗頭向上磨之。賊來近。則旗頭平低磨之。賊近百步來。則旗低垂向下磨之。賊退。則立某方。賊退立在某方。亦如報賊來事例。事定。旗將捲訖。若緊急追賊。無望竿車。此條不用。

第十五定發放。凡操期前一日。懸操牌各營傳知。次日五更。不拘時。但聽主將門前掌號。各將官門前皆掌號。各兵做飯。將官亦做飯。以飯熟食畢爲期。乃掌二號。各兵備馬。收拾軍裝。往教場列成行伍。掌三號。主將出至教場。中軍官稟放陞帳砲。喊堂開轅門。稟陞旗。望旗同陞。在野。只陞望旗。幕屬等官。先行參見。回還。中軍官稟掌號笛聚官旗聽發放。望旗向左

右前後磨轉一次。官旗用手旗引於場前。轉身向上。挨次先騎兵。次車兵。次步兵。各頭目自隊長以上。皆赴。事急。只同旗總以上。隊長守伍。至台下立定。笛止。中軍傳云。官旗過來。各齊應一聲。以卑而尊。先隊長。次旗總。次車正。次百總把總千總。俱跪。次營將。於台上跪先起。乃發放衆曰。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目見旌旗。手熟擊刺。步閑進止。馬習馳逐。謹戰策轡。車熟分合。嚴飭火器。萬人一心。有進無退。畿輔重寄。軍法有常。每一項人員。班內一人。先尊行。後卑行。高聲放曰。某官叩頭。命起。至百總止。又發放曰。車正聽着。凡軍戰進止號令。俱車正之責。臨時差錯。責有所歸。軍正起去。又曰。舵工聽着。凡左右前後。縱橫曲直。俱看車旗。聽命車正。擺營不合。高下失誤。責有所歸。次巡視藍旗過列。聽發放曰。凡入操喧嘩不肅。下營行伍不齊。行營攙前越後。臨陣舉動違令。斬賊強奪首級。戰畢妄殺降人。種種作奸犯科。俱聽爾拿來處治。臨陣摘牌。當戰破耳。回兵查明。分別輕重。以行軍法。若故縱需索。治爾之罪。發放畢。分付各官旗下地方。大吹打得勝鼓樂。聽各回營。各哨將一體掌號笛。一照台上發放。即使金鼓班聲相聞。無妨也。哨將發放。畢。千總用旗招把總以下發放。亦照台上。但聞奉台上號令。畢。把總招百總以下發放。只傳台上親口分付之言。不用耳聽金鼓。傳文亦三奉台上號令。畢。百總招隊旗總發放。先發放所聞把總之言。

次發放已完畢。旗總集隊總各隊兵士發放。亦云奉台上號令。將節奉各上官話頭。一一講說分明畢。隊總亦令各兵跪聽分付云。奉台上號令發放畢。但凡謂發放。係奉台上號令。凡卑一等者必跪聽。敢有違者。即時巡視旗拿送台上。網打遊營。

第十六稽傳令。凡發放過話。候大小將領都發放畢。主將抽隊下一軍向前。問今日所發放何事。若能知其大略則已。如全不知。則取隊旗總問之。隊總能言之。則治軍以不聽受之罪。隊總不能言。則取本旗總問之。旗總能言之。則治隊總以罪。軍則免究。是隊總傳不明也。如旗總不能言。則取本百總問之。百總能言。則治旗總以罪。百總不能言。則取本管把總問之。上至哨將。一體皆然。每次發放過。聽哨將於各千總下取一軍。千總於各把總下取一軍。把總於各百總下取一軍。百總於各旗總取一軍問之。不明者。千把總聽營將發落。百總以下所抽問者。記過一次。即仍於上一等頭目。再照發放之法。挨次說諭一遍。通畢。赴台報云。今日奉到號令。審問各已知悉。

以上號令旗鼓。但一行出。決要依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將無還令。將無二令。正謂此也。如違誤承授號令而不誤事。止於細打。若因而誤事者。軍法從事。

練兵實紀卷四

練手足第四（計二十條）

第一校武藝。夫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你來當兵防身殺賊立功本身上貼骨的勾當。你武藝高。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若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也。況費着官銀。又有賞罰。比那費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益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不修器械。不着重甲。只是見賊便走。料定不用槍刀對手。皆因自來臨陣素無紀律。以致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人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個法子管着。一見戰約條內。便是十萬人臨陣。設使有一個當先。一個退縮。都查得你出。決照條內施行。你們既無躲身之法。不想學武藝。都是與性命爲讎。若身上盔甲堅好。就被他砍我一下。不能傷人。我就手藝拙。第二下也殺到他身上。思之思之。

一部下俱無賞罰者。爲超等。

一賞數十分之九者。爲上上等。

第二校遠射。北方之習。最重於射。但射不在圖中。能扯硬弓。射重箭。但去得平。又去得遠。

又多中。中必深入。此超等射手。不可以尋常待也。射得不遠而平開硬弓。發重箭。能中者。二等也。射得遠而不平。箭輕弓軟。多中者。三等也。倭賊之箭。射皆不遠。蓋旗重故也。旗重。故中人不可當。聽主將立藍旗一面。是調射手的旗號。各旗手官軍攢隊。把以八十步爲止。步弓以五尺爲準。每一千立把四面。每會五名。照把唱名以射。

第四校圓牌。北方無籐。以柳木加革代之。每人長腰刀一把。北方戰馬疾速。又有盔甲。不必用標槍。聽響砲一箇。中軍官起黑旗。是集牌手的旗。各牌手俱集中軍伺候。習時。二人一排。務要遮得身過爲妙。先於界河揮棍四枝。粗徑矢。高可二尺以上者。約與二人闊狹相等。聽各人使牌上前。專砍樹枝。砍空者以下等行罰。此卽馬脚也。臨陣時。以牌向頭上一架。遮當敵器。只是低頭下砍馬脚。原有退步使法。今不必學。試牌木棍。各牌手自備。每人一次一根。第五校腰刀。敵專用刀。我兵亦用刀。手力不殊。刀之長短相似。而又頑鈍不敵。夫短不接長。自是定論。况我軍力不壯於敵。必須比他長了一寸。乃有一寸便益。便砍不着他身上。必先砍着他馬頭。今除射手另給腰刀。銃手特給長刀外。凡豎立白旗。是集刀手的旗。各馬步軍長短刀手。俱集中軍聽候。每馬兵一隊。預備長短棍二根。一根長七尺。一根長三尺五寸。短棍在前。長棍在後。相去二尺。馬軍各馳馬。步軍各趨跑向棍來。馬軍用棍分開射長棍三矢。馳上

。先砍短棍一刀，如馬頭。次砍長棍頂頭一刀。如敵人步軍。長刀俱聽令如原習。倭刀進法。向前低頭下砍短棍一刀。如馬腿。轉身上砍長棍一刀。如馬頭。中式者賞。違式者登簿。三次不中者。比較落馬及生疎者。通行責治。

第六校刀棍。正所以比敵馬討一寸便益之物也。俱用大棍教師之法。一打一戳乃爲正。餘皆花法也。只專刺馬腹人喉。馬眼人面。聽中軍豎紅高招。刀棍手俱集中軍聽候。亦照前備二項木棍。聽擂鼓。馬飛馳。向短棍戳一下。卽戳馬眼馬腹也。次將長棍戳一下。卽戳賊喉面也。先將鋒炭染黑。或以灰刷白。中者爲上。務要戳人重。拔出速。不然。不得戳第二下也。

第七校大棒。聽中軍立起藍高招。各棍手俱集聽候。每隊備短棍一根。長一尺。長棍一根。長四尺。稟安訖。兵以六人爲列。聽擂鼓。飛跑向前。一齊打去。先打短棍一下。如打馬脚同。又高打長棍一下。如打馬頭同。賞罰例與刀棍。

第八校大鈿。聽中軍豎起黑高招。各鈿手集候。蓋北敵無長鈿。我戳器械。件件長過他的鈿法。一打一戳。只戳馬眼人眼人喉。卽以棍手所用高棍立起。飛身向前。一戳短棍頭如馬眼。一戳長棍頭如人喉。中者爲上。其平日學使。依教師鈿法。有進退。

以上射箭打銃有定數外。其比棍鈿刀槍牌手。俱以二次爲準。凡係大比。其進退坐作。俱用臨

陣金鼓行令以習之。及至操演營伍。則舉轉卽合行號令而已熟矣。此第一不可廢者。

第九校戰隊。凡各武藝比完。通將各旗先行挨次列定。掌擺隊伍喇叭。先鳥銃手爲第一層。一字列定。次快槍手爲第二層列定。次火箭手爲第三層列定。次射手爲第四層列定。次大捧手各爲第五層列定。打鑼坐息。吹哮喘起身。照常操號頭。鳥銃照令分番打把畢。火箭手照把子放火箭。每人三枝畢。射手照把子一齊射。各三矢畢。捧鉞鳴。收了火器。執起殺器。快槍倒用。照號令一齊向把子。以鴛鴦陣衝向前去。至把而止。聽金鳴。退回原扎地方立定。候照常收營號令。各旗領各藝回各營。

第十校呐喊。所以壯軍威。有不齊者。巡視仍拏來治以軍法。

第十一校摩旗。隨鼓緊慢行。如摩旗之書。兩手扎開陰陽。拏住高舉。伏身轉腰。繞頭一遭。方纔豎起。

第十二校打鼓。夫打鼓之勢。用堅木爲槌。起遲下速。兩手高舉過額。而着鼓沉重。則聲齊且遠。

第十三察遺失。凡火器。裝藥竹筒火繩火線匙鎚剪刀油單火藥一有不全。入場忘記懸帶隨身。及藥不乾乾。各不如法。隊長同罰。本犯加治。

第十四稽損廢。凡隨帶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如力不能私製者。卽明稟各總。轉報處置給用。
第十五收火器。每放過。卽行洗晒。陰雨後初晴之日。卽晒一次。平日收架。務要如法。不許濕損。如收架不如法。不行晒晾。致有濕壞者。本役軍法重處。旗隊連坐。仍罰賠償。

第十六小比較。不用旗招。不聚軍兵。或臺上自行喚某營某項。或分投委官。赴各營內。

第十七練心力。凡人之血氣。用則堅。怠則脆。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大人且然。况兵乎。不宜過於太甚。是謂練心之力也。

第十八練手力。凡平時各兵所用器械輕重分兩。當重於交鋒時。所用之器。蓋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爲器所欺也。是謂練手之力也。

第十九練足力。凡平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臨陣去沙。自然輕便。是謂練足之力也。

第二十練身力。凡平時習戰。人須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陣身輕。進退自速。是謂練身之力也。

練兵實紀卷五

練營陣第五（計一十八條）

第一操馬兵。以一營爲例。一營者。一將官所統也。凡入場。自稟放升帳砲以後至稟掌號下營止。照練耳目條內舉行。此只從舉變令砲起。掌哮喘一通。各起身披執。又吹哮喘一通。上馬。本營看大中軍旗立起是何色。便是何營聽候。向何方點。該營亦向本方點。乃點鼓。本營下兵馬依營旗所向。架梁馬先報前途險隘。一路行營。左部當先爲前路。中軍繼之。中部爲中路。右部爲後路。每旗三隊。六馬平行作一路。圍繞教場。行至原起處轉角。舉變令砲一聲。俱立定。打鑼。各下馬。再打鑼。各坐息。中軍稟稱兵已過險。前途平曠。變三路行營。中軍豎旗三桿。舉變令砲一聲。大衆聞砲響。卽舉首看藍白黃旗三面豎起。吹哮喘一通。俱立起。再吹。俱上馬。舉變令砲一聲。聽吹擺隊伍喇叭。卽變三路。左部立定。候中部趨。至中路。右部趨至左路。中路與左右二路。相去空各三十步。點鼓前行。又行週一遍。約在教場中。塘馬執小黃旗旋馬。中軍舉變令砲一聲。吹擺隊伍喇叭。則左右二部。卽爲外圍。中部左右二總前後各收進中間分開。卽爲子營。標下人員。兩行列於中軍。再吹單擺開喇叭。每一小隊。連人

脚中分。橫去各一丈。營定。鳴金邊。發旗立表，表有內外不同。臨時口定。旗行。打鑼。俱下馬。外圍兵將馬退入隊後。仍照鴛鴦陣。二馬一列。聯絡拴絆如式。務要隊伍分明。兵俱趨出馬前。立成鴛鴦陣勢。鳴鑼坐定。一面將拒馬列如式。虎蹲砲安各旗空前。去人一丈。俟賊在一百步外。舉砲一聲。吹呼囉起身。子圍馬軍上馬。再吹呼囉。賊至一百步內。掌天鵝聲喇叭一遍。外圍步戰之法。第一層槍銃手舉放一次。又吹天鵝聲一遍。第二層槍銃手舉放一次。但每大操。槍銃手因其人衆難查。多失故態。全不照比較時打把之勢。却只以一隻手執向上。以一手點火於門。不平不中。是將火器盡置無用。安能中賊而奪魄耶。今須務破此病。不至一如官府單名比較一般。不許單手執點。向天放去。亦不許向地倒放。出口不遠。凡望烟圈向上。卽是向天放者。烟向地衝起土色。卽是向下放者。俱拏出重治。且問你放銃的人。有何巧計。又將烟圈同你作弊乎。又吹天鵝聲一次。第三層鑼鈿手就於鈿上架放火箭。不拘幾枝畢。放虎蹲砲。又吹天鵝聲一次。第四層五層俱出。將殺器放在地。與隊總俱射箭。賊至三十步以裏。摔鉞疾響止。各兵收了長器。俱執起短兵。擺鴛鴦陣。鈿居第一層。刀棍居第二層。大棒居第三層。快槍居第四層。倒用木柄。鳥銃居第五層。用長刀。俱候廝殺。子層馬兵。亦聽點鼓。出在步兵之後。步兵聽點鼓。整隊緩步向前。聽搗鼓。趨跑向敵。吹喇叭天鵝聲一次。吶喊。

一聲。每一陣。姑以三擂三吹。三喊三進。於第三進之時。將原擺鴛鴦陣。一齊擺上。不拘第幾行。不許仍守數次。不救前列。其前列亦不要離了本伍。三擂三吹三喊之後。長擂長喊。持夾刀棍之兵。只戳其人面馬腹。大棒只打其馬頭。只是不圖他活馬。打他馬倒。不慮賊殺不死也。各兵只管打吹向上。並不許割取首級。只要打他一個敗走。步兵就於戰所立定。中軍舉燧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標旗急牽原出馬兵出步兵之前。吹擺開喇叭。銃手又出馬兵殺手之前。卽下馬舉砲。但凡舉砲。必用下馬。放畢立定。馬兵間空衝出。再不下馬。就於馬上射箭刀砍槍戳。全勝乃止。銃手隨卽裝銃列立以待。凡馬兵衝陣。必聽擂鼓吹天鵝聲一次。吶喊一聲。三擂三吹三喊三進。一二進隊伍要清。第三進馬兵擁爲一列混戰。金鳴鼓止。聽捧鉞響。各認各宗收小隊三隊。前後長列。又聽捧鉞響。每一旗三隊。六馬平列爲一聚。聽金鳴大吹打。挨次先馬軍由中角三門回。各到信地。吹打止。再鳴金三聲。步兵退至一半。做復來之狀。鳴金一聲。各兵卽轉身口發虎聲。向前立定。賊又不敢逼來。再鳴金三聲。照前退至營邊信地。仍前鳴金二聲。各兵口發虎聲而止。退法要鴛鴦陣明白。將執把鋒芒俱向前。照依原受教師所傳執使之勢。人首人身俱向後。舉步行時。凡遇金二聲。立定只回頭。便是出鴛鴦陣矣。此則執把俱在外。人身俱在內。簡捷至妙之法也。再聽鳴鑼。馬兵上馬。步兵立起器械。再鳴鑼。坐

他休息。少間又報賊如前。又衝一門。四門不許齊衝。其過往不可看操。不必單門輪衝。只齊衝四門。此套亦所不可廢者。依令操畢。聽舉砲一聲。搥鼓。中軍豎磨黃旗。開營門。一面先差旗牌官四員。每門一員。數放軍馬。待官到各營門。舉變令砲一聲。搥鼓。各營火兵。通出樵汲。完。再豎黃招。黑旗磨動。夫黃招則司中部。黑旗屬水。則應飲水。又搥鼓。中一部馬兵。出營飲水。中軍雜流同去。掌號收回。旗招仆。又豎藍旗。黑旗磨動。搥鼓。左一部馬兵出營飲水。掌號收回。旗仆。又豎白旗。黑旗磨動。又搥鼓。右一部馬兵出營飲水。掌號收回。旗仆。每飲馬。約定去水遠近。定以放出收入時候。食水馬收完。再磨黃旗。掌號。收樵汲人進營。吹打。閉營門。各差出官回中軍。報稱數出收入放馬名匹。放起火三枝。各軍炊火。務要安鍋。係應午時。真正煮飯。一面掌號笛。聽發放。各頭目到中軍齊。金鳴笛止。不必又用台上大發放擬定舊話。就將戰陣行過得失。是否應改應正應遵應習事情。與此後應作何舉動軍令。逐一發放。凡已前戰陣合格違令者。通於此時賞勸發落。若又欲更變何項號令。俱曉諭明白。散歸聽候。乃稟傳鑼解甲。鑼由營面週行鳴過。俱解甲傳餐。畢。又差中軍官赴將台稟稱收營回地方請鈞旨訖。放開營砲三個。先掌一號。穿盔甲裝束。掌二級。各軍收拾執把。吹噀囉。起身。又吹噀囉。上馬。摔鈸響。收各方旗招。其兵馬每一旗爲一聚。舉變令砲一聲。

點鼓。立中黃右白左藍大旗三面。向前點。喇叭吹擺隊伍。人馬調哨爲三路。金鳴鼓止。放開營砲三聲。吹喇叭天鵝聲。吶喊三次。聽大吹打。回營。金鳴吹打止。各照教場未下營之前立過地方。打鑼一次。下馬。再打鑼一次。坐地休息。將官赴大台上回稱操畢。另聽比較軍務。以上如仍下車馬營。則馬兵先下營。時至攻打畢卽回營。其樵採飲馬發放等項。俱於車馬合營先行之。此不重舉。

第二操步兵。以一營爲例。一營者。一將官所統也。凡入場。自稟放升帳砲以後至稟掌號下營止。照練耳目條內舉行。此只從舉變令砲一聲足。就掌時囉一通。各起身。本管看大中軍旗立起。是何色。便是何營聽候。向何方點。亦向本方點。依營旗所向。三部取齊。每路一旗三隊頭平。三部爲三路平行。中軍在中行。至教場中道。聽主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轉身向前。鳴鑼。各於脚下坐定休息。塘馬舉旗。知有賊至。舉變令砲一聲。各立起。吹擺隊伍喇叭。點鼓。一字擺列。中部居中。左部居左。右部居右。每部一司在前。二司在後。爲二壘。旗鼓居中。鳴金鼓止。又喇叭吹單擺開聽鑼。坐息。賊在一百步內。聽舉變令砲一舉。吹時囉一通。起立。每一隊爲一行。每隊相去各連人脚中分各一丈。金鳴。喇叭止。打吹天鵝聲喇叭。第一層鳥銃舉放。再吹天鵝聲。第二層快槍舉放。着準打賊禁約之法。亦照騎兵但每云云第句號令

例行之。每吹天鵝聲喇叭。手鈿出前。用鈿架火箭點放。再吹天鵝聲喇叭。槍棍手與隊長出前射箭。賊至三十步。摔鉞急響。收放弓矢等器。悉列爲鴛鴦陣。藤牌在前爲第一層。狼筈爲第二層。鈿爲第三層。快槍爲第四層。卽將槍柄倒充棒用。鳥銃爲第五層。改用長刀。短兵相接。三擂三吹三喊三進。第三進不拘鴛鴦陣。盡數擁擠上前血戰。只以敗賊爲功。不許取首級。賊敗。鳴金止。摔鉞響。收成一旗一隊。再摔鉞響。分成小隊。鳴金三下。退回戰地。約有一半。又扮賊追回之狀。鳴金二聲。各辨身向前。口發虎聲立定。如賊果追上。照前戰殺。如賊不追來。仍鳴金三下。再退至營前。再鳴金二下。又轉身向前。口發虎聲立定。再鳴金。徑退入原營壘內。聽鳴鑼。坐定休息。稟稱賊已敗遁。請軍令下方營。舉變令砲一聲。鳴金邊。發立表鼓。點鼓。吹擺隊伍喇叭。各兵照旗色。分地方筭成方營。四門應衝之例。俱照馬兵施行。中軍豎黃旗。擂鼓。發兵樵汲。有馬者。卽出飲馬。本營先差官四門。數兵出營以至回話。俱照馬兵例行。出完。仆旗。中軍掌號笛。聽發放。各官旗到中軍齊。笛止。不必又用臺上大發放擬定舊話。就將戰陣行過得失。是否應改應正應遵應習事情。與此後應作何舉動軍令。逐一發放。凡以前戰陣合格違令者。通於此時賞勸發落。若又欲更變何項號令。俱曉諭明白。散歸聽候。仍掌號一遍。收樵汲兵完。吹打閉營門。放起火一枝。營中舉火。傳鑼解甲。畢。聞

或照出任實做飯吃。稟收營。中軍舉變令砲一聲。吹序囉一通。各起身。捧鉞響。收隊。每旗爲一聚。中軍原發旗招。收了方旗。仍變爲二壘。立定。放開營砲三個。吹喇叭天鵝聲。吶喊三次。中軍大吹打。一路行回各信地箭定。

第三廣行營。如二營行。則左營先變三路在前。右營變三路在後。如三營行。加中營在中。四營行。則前營變三路。在前之左。左營變三路。在前之後。右營變三路。在右之前。後營變三路。在右之後。大中軍居中。五營行。則前左右後四營。俱照四行例。惟中營獨行於中。大中軍又在中營之中。下營之法。已寓其中。每添一營。加放分營砲一個。起火一枝。領隊大旗一面。再加一枝。再做此增。所謂多多益辦也。

第四廣下營。如二枝合營。則以各左右二部共四部爲外圍。以各中部爲子圍。自前門平分。又如三枝合營。則以營俱爲外營。一營爲子營。四枝合營。則以各左右部爲外營。各中部爲子營。中軍各居中四角。大中軍居中。每營皆自正面中分。各得一角兩半面。五枝合營。外四枝各左右部各分一面爲外營一層。各中部爲二層。中營一枝爲子營。計共三層。各中軍居各營角內。中營與大中軍俱居中。合爲一萬五千之營。謂之一小成也。再添幾枝。照此加增。所謂多多益辦也。大而十營五營。小而一局一宗。以至一伍。五人一隅。二人平時則在教場。急時則在對

壘。學戰實戰。皆照此以爲攻擊進止。一字不易。

第五謹驚馬。遇放砲等項。若各官軍馬匹不行拴拿。有亂營跑走者。治本軍並看馬人役之罪。

第六操車兵。平日先將推車生兵車正舵工。將車推運上行山坡。行使熟利。要兩車合推。再兩車前後聯推務熟。一面立佛狼機教師。每車取一架。使佛狼機手習放務熟。一面立鳥銃教師。習鳥銃務熟。一面做無鏃小火箭立教師。火箭手務習熟。然後將各兵派入車。筋於教場東西。聽舉變令砲一聲。掌時囉一遍。裝車務要齊肅快便。擺列齊整。再吹時囉。車正上車。各兵俱依車。聽舉變令砲一聲。點鼓。望旗向何方點。車正將旗亦向彼處點。照練耳目內旗鼓例行。每鼓以前門正廂車俱平列如塔。左右廂車各廂向外。俟每車轉正。則旗直立向車之前。點鼓一聲。走十步。務要車車頭尾相接。一丈之隙不可留。行至前面。金鳴鼓止。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望旗向賊點。車旗亦點。車轉向賊。金鳴鼓止。立定。看塘報旋馬。望旗向賊高舉。點鼓。務要從容向賊。直行至六十步。賊以零騎數十衝至車前以試我者。我兵俱靜守不可應。又益賊百數前來。我且攢鳥銃。每車照準一賊打放。只用口傳。不用砲鼓喇叭等號令。若賊擁衆而來。望旗向賊磨下垂。車上旗亦然。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一次。隨車銃手每車四人二班。每班二門齊打一次。又吹天鵝聲。又打放。輪打不絕。候放起火一枝。又吹天鵝聲一次。

火箭放無次。佛狼機一齊舉放。鳥銃等少停。又吹天鵝聲一次。仍前放銃。與機箭相輪。週而復始。務使砲聲分番絡繹不絕。乃爲合轂。且行且戰。賊敗。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再行塘報。稟稱前途平坦。賊勢衆大。或稱天晚路長。稟下方營。舉變令砲一聲。堅起四方中大旗五面。大招五面。鳴金。發旗立表。俟旗行。吹擺隊伍喇叭。車皆挨次魚貫箭方營。營定。鳴金。喇叭止。鳴鑼。車正下車。再鳴鑼。坐息。賊至五六十步。中軍舉變令砲一聲。吹哮喘。各兵起立。再吹哮喘。各車正上車。各兵擊軍火器。又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一次。車兵打銃放火箭等項。俱照行營例。賊至車前不退。方用火箭車大將軍車。預爲推向各營面左右。此時聽中軍主將號令。傳示舉放。賊仍作不同之狀。勢將衝入。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出奇兵由車門出戰。每車一隊。每隊約自人腳外邊起。相去十數步。約五尺餘。除隊長爲四層。金鳴鼓止。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喇叭一次。第一層銃打放。吹天鵝聲喇叭二次。第二層銃打放。吹天鵝聲喇叭三次。銃手放火箭。兼射手者射箭。賊將近身。摔鉞響。整隊。藤牌在前。隊長在牌之內。次鈿手。次長槍手。次鳥銃手。改用長刀。列成鴛鴦隊伍。點鼓。前行交鋒。三擂三吹三進。於第三進。盡數向前。一擁廝殺。賊敗鼓止。摔鉞響。收整隊伍。鳴金三聲。器向前。身面向後退步。約有一半路。鳴金二下。各轉頭執器。口發虎聲。立定。又聽鳴金。又退

至車前。仍聽鳴金二聲。如前轉頭執器。口發虎聲。立定。云云。照馬兵內步戰退回例行。再聽鳴金。退入車坐息。稟發樵汲。舉變令砲一聲。豎黃旗。搗鼓。發樵汲。各門發官數軍。以至回報驗放出入軍數。俱照馬兵例行。又豎黃旗招。舉黑旗。盡放馬騾飲水。俱照騎兵例。一面掌號笛。聚官旗聽發放。到齊。笛止。發放如騎兵內。不必又用大臺上發放話頭云云。大吹打。各回信地。聽舉變令砲一聲。掌號磨旗。收樵汲飲水。軍馬依法收回。大吹打。閉營門。起火炊爨。傳籬解甲。食畢。稟收營回地方。舉變令砲一聲。吹哱囉一次。起身。再吹哱囉。車正上車。捧鉞響。收隊。再捧鉞響。收回旗幟。又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三。吶喊三。點鼓。吹擺隊伍喇叭。仍舊收回行營。放開營砲三聲。大吹打。由舊路回信地。候車尾收至中軍。倏報賊有伏起。仍照行營衝打一陣畢。稟稱敵賊盡敗。四面無警。營歸信地。大吹打。四營候畢。鳴金。吹打止。鳴鑼。下車。又鳴鑼。坐地休息。凡軍分合。如一城分而爲兩城。兩城分而爲四城。號令俱同。但聽放分營砲幾個。立旗幾面。卽如之。如出白藍二旗。放砲二個。變爲二城。夫城。卽營也。一軍營謂之一城。卽如一全城也。以一軍營分而爲二。左右二部。各爲一城。每一城把總四員。每總一面。先左部。左司向右手推出三十餘步止。前司從右角起。移就左司右尾合角。向前一字平列。右司自門起。退向左而來。接左前之角起擺與左司對。

後司徑退來前。合左右二角爲一城。其左部。左司亦先向左推出三十餘步止。前司從後角移就左司前角合角。向前一字平列。右司自門起。退至右面。與前司右角合角。擺與左司對。後司徑退來前。合左右二角爲一城。一時開合齊變。不可先後。

第七分車任。凡車下出戰照圖。其後一名。緊在車頭之下。不許遠離。前一名務要押駐隊頭。不可離車五步之外。戰陣間。一面廝殺。一面顧隊伍。不可亂。營將只在車內固守車城。管放火器。不領兵出戰。千總領兵出戰。把總管車。百總既管車城。又領兵出戰。車正專管車內攻打。隊長專領兵出戰。在車內俱仍管車上攻打。載束伍車責成條下。此與彼一條。並觀相濟。

第八操車騎。聽掌號一遍。少間。中軍官稟稱聲息尙遠。前路且窄。一路發兵行營。請鈞旨。舉變令砲一聲。吹哮喘。各兵起身。又吹哮喘。馬兵上馬。車兵附車。中軍車鼓列出。舉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旗鼓由中重趨前。馬軍照配到車輛。馳入車內。鼓止。放砲一個。再點鼓。兩列車營前面。各合門爲行營。係有正偏廂者。以一乘正行。一乘倒行。兩車尾相合。兩廂向外。係獨廂者。車頭俱向前行。有仍負桶空之具者。俱行於車內。配車馬兵。左部在前。兩把總兵分爲左右。每一旗配車二乘。一旗總與二車正配定。中部在中。接左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右部在中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空中路。其車兵將官當車之頭居中行

。後接主將旗鼓。主將旗鼓接車將後尾望竿。將臺痕座等車行於主將清道之中。主將行於將臺車前。主將從人接騎兵將官之前。騎兵將官接主將從者之後。至車尾止。務要行動相聯。若過於延長。彼此不互相斂湊。車車不能包裹。差誤不小。人人用心記着。臨時攢湊乃可。行列既清。聽衆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一次。望旗向上。車馬俱轉身向上。點鼓。前行俟車行近將臺下。約留車騎轉身之地。舉變令砲一聲。如向左行。則行者之右角車頭少止。吹轉路喇叭。望旗先向左指。右廂車先轉身。左廂車亦轉身。行至平頭。點鼓。齊行至教場左盡頭。照前留轉車之地，又舉變令砲一聲。立定。吹轉身喇叭。看望旗先向前指。右廂車先轉身。左廂車亦轉身。俟行至平頭。又聽點鼓。行至前面。舉變令砲一聲。仍留轉身之地。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前指。右廂車先動身。左廂車亦轉身。行至平頭。又聽點鼓。前行至教場中道訖。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上點。直行至教場中半。賊馬先伏。倏然突起。不及報警。就于車門。舉變令砲一聲。打鑼。下馬。各整軍器。照操車號令。馬車兵一體輪班。且行且打。但不出步騎之兵。賊退。休息。差中軍官馳馬到臺下。稟伏賊敗退。敵勢益衆。徑衝我軍而來。地勢平曠。下方營對敵。請軍令。舉變令砲一聲。鳴金。發旗立表。俟旗出。吹擺隊伍喇叭。望旗直立。車推向下。以中爲門。左部前司前局二車。右部前司前局二車相合。係有偏正兩

。俱頭向外。仍俟各司第二輛車各合本廂。務須每百總四車爲二對。如車頭不轉。則兩部頭車皆差錯矣。係獨廂者。只以頭相接。擺營之際。要速完而齊。有個便宜妙法。只是一車定。又各一車。且速且整。如諸車一時合來。必致疏密不均。凡不均者。須儘上手之車一角合起。不論已合未合者。皆湊動一遍。一車移。則一面之車皆移。合營畢。有堪空之具者。卽塞完。車兵附車。馬兵仍分三部。照馬兵營分外子爲二層。不必原配事。去車兵約丈餘地。所留空地。卽如城下馬路一樣。中部兵在中。一司居左。二司居右。前後首尾相接。是爲子營。子營內近後圍。爲車騎二將雜流家丁居之。大將軍神箭鼓座等車。列于馬兵中部之內。爲將垣。望竿居將台之左。將台居中。鳴金。喇叭止。鳴鑼。各馬兵下馬。車兵下車。又鳴鑼。坐地休息。馬兵每旗總一名。隊總三名。共管虎蹲砲一位。騎將撥每門旗牌一員。家丁一隊守門。或餘兵亦可。車將亦撥每門旗牌一員護車。該管百總守門。一面各人收拾軍火。又俟四門探馬一齊報賊已近三百步。望旗四面繞轉向上。聽舉變令砲一聲。聽吹唢囉。馬兵下馬者。整火器備更番。車兵照責任。再吹唢囉。中部馬兵上馬。車正上車。營將抵車城之下。賊至一百步之內。望旗平磨。四繞不止。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喇叭一次。車兵鳥銃放一次。再吹。又放一次。又吹。馬兵各第一伍銃手放一次。又吹。又放一次。放完。放起火一枝。火箭齊放無吹。又吹

將佛狼機齊放一次。又吹。仍輪鳥銃放過。仍有輪機箭。如此週而復始。更番不歇。若一日賊不退。便輪放一日不歇。鳥銃快槍手速裝。專聽吹喇叭。便放一次。以助大銃之遲也。如打賊不退。賊已逼車。用虎蹲砲齊放。塘馬又扮作進攻之狀。逼近。乃放大將軍火箭車。其大將軍火騎車。初報警時。卽運在四門等候。此待賊聚衆逼營。別項火器。打禦不退。臨時聽主將相機。有令方放。無令不放。不在常令之內。望旗向下垂繞。金鳴。銃止。點鼓。外圍下馬。戰兵由各車小門出。中軍亦點鼓。車內騎兵。隨其後爲二層策應。子營馬兵及點鼓。卽隨步兵之後。接踵而出。照依車騎各常操號令。用鴛鴦陣對敵。任是如何廝殺。步兵不可去車二十步之外。車內噴筒火箭。此時俱出車。驚燒其馬。俟賊敗退。舉變砲一聲。馬陣高招急點。卽點鼓。馬兵由步兵隊空內出前追賊。如操馬兵戰法。收回同。其車馬步下殺手。照單操號令收回。聽鳴鑼。下馬下車。再鳴鑼。坐地休息。此以後其樵汲發放解甲收營回兵。俱照車馬常照號令。俟操畢。營中差中軍稟請軍令收營。聽舉變令一聲。吹吽囉。起身。再吹吽囉。馬兵上馬。車正上車。步兵器械立齊。捧鉞鳴。馬步兵收隊。旗招俱回。中軍放開營砲三個。吹天鵝聲喇叭。吶喊三聲。大吹打。車騎仍調爲行營。以車頭向原信地而行。俟車尾將至中軍。俟報賊有伏起。一照操車營例行。俱到原列地方。鳴金止。馬兵出車。仍還馬兵信地。鑼鳴。下馬下車。

者再鑼鳴。坐息。聽比較。其下營時。如要分營。俱如操車兵例同。馬兵各照配過車數。隨車分行下方營。時地方小。馬兵不用子營。

第九正軍誤。夫四面操車。將來誤人殆甚。蓋操熟中軍一令。四面齊舉。倘賊一面而來。或一面已進。應該舉放銃矢。步數一面尙遠。或有車營相對。或本營因地環曲。每每一齊打放。俱傷我軍。平時如此。臨敵可知。費耗火器。難以相繼。今以四面每面各只聽本面號令。本面千把總。看中軍所立旗是何方色相同。本面即應作戰。如無本方旗者。不許應敵。不拘幾司幾營。但列向一面者。即聽該一面號令行。

第十明用騎。凡馬兵出戰。不過習之使熟。其實臨時輕易出不得。賊衆臨車。豈可放馬兵退逐。無是法也。願在相機用之。未可執方用藥。

第十一稽差避。凡場操之日。參遊以上。各置紅油小圓木牌十面。自收過欄後馬與立表之後。若大小將領差人出入。須稟各哨將給牌驗收。如無牌。即係私出。與後期者。都拏送處治。在行營對壘之時。出入須憑令箭旗號。

第十二正等威。凡散操。各哨自中軍以上。一體擺列。隨從人役旗鼓頭踏威儀。各隨本營騎乘。至中路散出。不許候送主。

第十三練行伍。凡騎兵雖不離所配之車。但又常將馬路分明。毋雜車上諸手。以便緩急射打。其應下馬步戰者。又要依令出速無滯爲妙。

第十四稱地形。凡遇地勢狹窄。各隨地制宜。如地可容若干爲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長長短短曲直偏灣。只以地爲準。並不相拘。

第十五置衝車。每營別常有單輪小戰車數十輛。平分于前。後行則備補空。止則列於車城之內。爲子營以衛中軍。賊至。則馳出車城之外。專備衝鋒。

第十六操輜營。平日照依戰車營束伍已定。卽將各車逐車學習稍成。將車平時量載土石。亦約十斤以上之物。臨時則用完全輜重之屬。先於教場。分與地方。兩行平列。車正上車。騾兵執騾狼機手管狼機。騎兵附車之內。聽本營亦照戰車馬步搭配。車正旗總認訖。舉變令砲一聲。吹喇叭一遍。點鼓。只有兩路分行。相去不過十五丈。但容得馬兵一路而已。行至路盡。再聽舉變令砲一聲。鼓止。聽吹轉路喇叭。轉身。點鼓。行至場中。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點鼓。向上行至筍營地方。舉變令砲一聲。鳴金。發旗立表。俟旗行。吹擺隊伍喇叭。就筍隨營。如遇警不及。成務勢不便。就將兩路車合了門。不拘幾輛。寬窄若干丈步。就隨方隨圓方地爲營。將車聯齊。急收騾車在內。各車廂俱向外。舉變令砲一聲。打鑼。馬兵下馬。步兵整隊

。營定。有賊之方。約賊至百步內。舉燧令砲一聲。吹一鵝聲。放砲一次。再吹再放。每隊砲手一對爲一層。每天鵝一聲。放一層。放盡。約賊至六十步上下。狼機大砲火箭。一齊舉放。將鳥快槍銃裝完。又輪放過。又裝。務使砲聲不絕。卽終日達夜不止。乃爲萬全。賊至二十步內。騎兵聽放砲一個。點鼓。整隊。速由車下出戰。戰法俱照車營例行步戰行伍號令。賊敗退收回。亦如之。賊遠。聽打鑼。下馬整隊。鑼再鳴。坐地休息。其發放以下稟行營下營。又自賊近起。以至樵汲飲驟閉營解甲炊糞守夜傳更等項。前後通如戰車大營法例。

第十七分輜責。該營軍大負重。每行必在戰車馬步營之後。而敵勢重大。散漫百數里。必有攻圍之虞。尤當嚴備戰禦。惟以自保爲主。不責力戰。不責首級。賊自不苦苦索敵。只是輜重無失。便爲奇功。

第十八馬輜合營。一照車騎合操例。

練兵實紀卷六

練營陣第六（行營計一十八條）

第一練啓行。將領自己并家丁與各兵士行李什物軍火器具。時時備辦。如將行狀。聽主將示以出行之期。至期。主將轅門前掌頭號喇叭。各將門首俱掌頭號。各官軍做飯喫。騎兵將官預夜先將塘馬探馬架梁馬派定。于未掌號之先。預行喫飯。收拾停當。俟掌頭號。俱到騎將門首取齊。依令前去哨探架梁。掌二號。各官軍出在空地箭營。將完。掌三號。主將出至箭營所在。以下馬爲始。分投委官數兵。攔後馬于總路。專拏後期者。拏有後期之人。送發落。無故而遲者。細打一百。割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免。無功。仍補細打。各偏裨俱聽號旗麾招到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畢。打鑼。坐息。少頃。掌號一通。吹唢囉。站起。再吹唢囉。車正上車。馬兵上馬。放砲三個。吶喊三聲。用八方門角旗一副。立四門于前。從吉方點鼓發行。照場操三路行營例。每十里。少止。整齊一次。但遇窄處。探馬報前去路窄。中軍鳴金。站定。作報聲息在三十里之狀。請兵過險。報訖。先發騎兵中部並家丁。以健將一員帶領。馳前險隘高處。及所出山口。架梁訖。放發令砲一個。點某色旗。某營左右部門軍

。先行出口畢。次左廂車各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次右廂車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又左廂車一對行。如此。左右挨行。但出險丈餘地。即依行營挨箭向前。請留後到車地方。過盡營定。金鳴止。鳴鑼。坐息。但遇車不得方軌之地。便少止。挨探明賊情乃過。但每過險。必箭長營。太平時。箭方營。必無徑行之理。候探馬報前途路寬。約路約車。作幾路行。但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哮喘。起身。再吹哮喘。上車上馬。又舉變令砲一聲。豎營旗幾面。放分營砲幾個。即爲幾路。點鼓行。又至險。仍鳴金。營止。前後轆密。照前號令。凡過險隘。必擇好將一員。嚴督後車。專管營尾。馬兵恃車爲險。而車借馬兵爲前後拒。此軍爲臨敵行營而言。平日須照此演過。若賊在百里之外。長驅追賊。遠近勢殊。俱單車馬兵相配徑行。不必妨險。不用下營。必去賊六十里乃爾。又照馬上臨陣踏蹬與時常不同。若稍短。則站脚有力。身且出人頭。此即一寸長一寸強之意。但行遠路。又須鎧皮長則腿膝不致酸疼。合行立法。仰各該營路將領。即便傳諭各馬軍。將馬上鎧皮。俱隨人腿股長短。各爲三四眼。一二眼稍長。以爲常行遠路之用。一二眼稍短。相去長眼一二寸許。臨敵。則聽鳴鑼。下馬。將鎧皮雀舌。改移上眼。庶得便利。

第二明行禁。凡行營之時。將官不許離營先行。亦不許在營尾後行。軍馬不許錯亂行伍。遇警之

時。應進。應止。應下營。俱聽在營主將號令。各軍務要湊合。主將方才下營。如聞報而手把總軍士自在尾後輒便下營。及將官輒帶家丁離營。假稱先鋒哨探者。並將官一體俱以軍法從事。各隊長在前領隊。各軍總俱在後押隊。凡路上行走不齊。前後不分者。俱旗總之責。

第三清行伍。途間行營。演操隊伍行哨。務要明白清肅。若有紊亂隊伍。攙前越後。稀稠不一。緊緩不同。斷絕不湊者。隊旗總重治。連坐如例。

第四遇卒警。正行之間。或失探報。或遇埋伏。條然賊起。或在營前後。或在營腰鼓。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吹擺隊伍喇叭。卽於脚下兩路車頭相合。隨地相聯。若中間車湊得及。則湊成一長營。若湊不及。便以斷處合爲一頭一尾。馬兵照車所止。各依車在內。賊至。一照常操號令。且於車內用火器打敵。勿出馬步兵於車外。須看賊勢多寡。待我人心已定。臨時相機發兵也。戰畢。鳴金止。打鑼。坐地休息。候賊敗去。再發塘馬梁馬。再照令行。如賊雖倏起。尙在五里者。亦不下方營。便用長營。照常對敵。此惟相敵緩急。難以定方教授。如平地土闊。預知賊到。仍列方營。營成而戰。東西南北。隨賊所向。餘號令俱同。

第五請火器。凡缺欠火器械之類。須於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行。亦於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

第六定報事。前哨差清道官役。給與清道藍旗令旗。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遇有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賚送緊急公文之人。審實差人。只送號旗下聽令。自有人承報。不許面與主將處回覆。如有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各百總以上。亦許將自己號旗。立在信地。以一人守定。凡本官向往。說與守旗人知。屬下一應人等。要來稟白公私事情。只於號旗下尋守旗之人。守旗之人。卽代爲尋白本將該總候示。其差人並所屬官軍。不許離營以尋訪本將該總稟白爲名。違者通治以法。

第七傳號令。正行之間。如有言語傳報。應該明白曉諭者。務爲簡約一二句。俱旗總傳聲。一旗挨一旗。不許越過。戰自前傳後。或自後傳前。傳到之處。仍傳回云知道了。挨傳到原發處止。如有失接傳報者。挨查到絕處上一旗總說傳過某語。下旗總說不知。則傳過之後。不知之前。一旗總不知者。卽係他誤事。若因誤事。臨時軍法示衆。

第八防解手。凡行途有解手官軍下道之時。該管隊內卽以一人在傍守之。挨畢。追趕入原伍。遲三里不至者。貫耳示衆。

第九病軍馬。遇有乏馬病兵。不能前行。登時稟到。主將給與信票。並差人押送近地城郭府衙州縣營寨所優巡司調理。病者親識隊夥。乃許留一人。看待湯藥。病痊。卽遣赴本營。該地方先

具痊痾結狀申查。如病痊尙不赴軍行所在者。以後期論。若有死於行軍所者。本隊伍掘墓瘞之。仍立標記。哨將率頭目以隨帶飲食奠之。違者以放棄論。事後再來取回。

第十謹途遺。凡行軍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

第十一渡水阻。凡渡水處。先遣哨馬百十。各執小旗。於四遠高法渡之。渡過一局一旗。卽筍成一局一旗之陣。軍火器械。整列完備。火繩火器。安置如法。卽如賊在面前。就要戰殺一般。

然後鳴鑼，坐地休息。等候一局過完。筍成局營。一司過完。筍成司營。一部過完。筍成部營。一營過完。筍成大營。則一營方行。以後照此。如塘馬倏然報警。卽不必渡。各於兩岸候戰。臨渡而喧。爭渡而縱橫者。平時細打。臨敵。軍法從事。連坐所管。

第十二辦分兵。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晝辨旗幟。夜辨音號。

第十三過山林。臨賊遇沮澤深林大山。不可擅卽暗過。須據形勢。一面搜索。一面稟覆中軍。聽令再行。

第十四怪異。軍行見奇禽異獸神鬼怪物入營壘及獲捕者。當時報主將。不告而輒傳揚聚衆譁呼爭競者。並治以軍法。

第十五嚴哨法。凡行營夜不收不親見賊。爪探不的。風聞欺詐。架梁塘報軍馬瞭報失真。漏下伏賊。因而誤事者。登時斬。傳調官軍遲延後期者。罪減一等。亦必至死。

第十六擬駐宿。所至地方。如係安野營。另見野營款下。如當入人家安插。各兵前行至城外空所。前局第一旗總傳報云。已到某處城外了。個個旗總。挨傳回來。中軍傳云如何箭營。乃挨傳到前局第一旗總。仍傳回云知道了。各官兵每一營爲一路。一字箭定。每一營兵到齊。放砲一個。打鑼。坐定休息。俟到完。吹唢囉。各隊總起身執營。選城尋討歇家。每一隊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許相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卽分間壁。中有衙門士夫等家間者。卽間一段。亦必挨去。一隊完。然後再歇一隊。不許攙越。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局在一街。本局百長隨之。一司在一隅。本司把總隨之。一部在一方。本部千總隨之。一營住處。營將隨之。本營各部。不許相混。本部各司。不許相混。本司各局。不許相混。本旗各隊。不許相混。將旗插在各家門上。出城稟云歇家討完。然後吹雙唢囉。起身。聽放砲三個。吹喇叭。吶喊三聲。點鼓。擡營入街市。大小將領於各所管兵歇處。街面露坐。待各項官軍都到人家門首立起，聽放砲一個。沿街傳鑼。各軍俱進人家安歇。大小將領方進人家。卽主將亦如此。若未待尋歇家。而軍敢先行。及已到門首。未奉軍令而先入者。擡出細打八十

。同伍之人違坐。將官先入者。以違令論。其歌家一面先尋討已定。只是不入耳。

第十七撥巡視。軍馬行止宿食去處。定委巡視官生旗手。但有干犯軍令。則便指揮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依法究治。

第十八治貿易。軍行所至地方。須由糧折工食白銀。兩平交買。甯讓毫釐。使市人心悅。不日諸貨益集。物價自賤。如有強買爭鬥。及擅取人田園瓜果。有主薪菜。砍伐人樹木。作踐人田產。燒毀人房屋。姦淫婦女。偷盜財物。犯必以軍法從事。不貸。

練兵實紀卷七

練營陣第七（野營計二十九條）

第一安野營。軍行至午。炊過再行。時主將同前營營將並車步騎營將。各遣中軍一員，同前哨行。至未時。主將領前項各官同嚮導。馳高熟視。擇其地形。或守平野。或據險塞。或進退便利之處。牲畜水草方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旗旛。舉變令砲一聲。發旗立表。吹擺隊伍喇叭各營按號照表旗地方安營。如教場操同。營定。金鳴。喇叭止。看塘馬夜不收四高瞭望無事。將旗三麾三捲不放。乃照場操號令放樵汲飲馬者發放。如例收完。如應打馬草。每馬軍三人內。以二人步牽一馬。出打三馬之草。一人在營看馬。先傳令抽兌停當。依令而出。一體數記如前。若出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逃走。或有暴病。該哨將官。遣的當家丁夜不收。領令箭出營覓之。若出少入多。非係錯數。必有虞回士民。或夾來奸細。該管便當挨查。一面馬兵將官撥遠探馬。每面二十四匹爲四撥。每撥五名。各帶燈籠一個。起火三板。三眼銃一門。號鼓一面。車將於每車通馳一撥一名備差。四面伏路撥完。俱候樵採飲馬者各進畢。卽赴中軍。請令箭授夜號。諭令遇警尙緩。放火箭一枝。銃一個。緊急。則放火箭三枝。銃三個。有警之面。准放。

無警之面。不准輕放。俱出營畢。探馬擺塘馬架梁馬望見探伏出訖。各回營至門取齊。請令箭開放。赴中軍回話。一面稟放閉營砲三聲。落旗吹打。封閉營門。

第二遇人畜。行營之間。行伍之內。與筭定營後營盤四面。不拘晝夜。但有牲畜近營牆外者。不許輕易差人出外牽取。先報營將。聽營將差夜不收由門放出取進。有人徑至牆外漸漸近前者。喝令遠避。係公差人員。喝令到門上候稟。但報營外有人。一面嚴行整備以待。若十步之內。喝之不遠。又不報姓名。及言語不對者。夜間即開矢射之。甚則開鳥銃打之。日間差二人謂令由門出。縛來送營將。報主將發落。

第三謹營壁。營盤不係有門之處。便是何人何官到彼。要行闖過者。定行拿住。決不許放過。放者容者。俱以軍情重處。本車兵士。若要出入。亦要由門。若由車下車傍出入者。一體以軍法重治。賊在三十里內。犯者軍法。該管頭目。連坐細打。

第四嚴營門。凡營門每日夜。該營內馬步將官。輪發兩百總把門。親隨家丁執營將藍旗器械。每門十名。除朝暮吹打開門外。以後閉門時。必有令旗令箭。方許開門。遇開門時。把門官軍。披執嚴陣以待。遇有公差人員到來。止於門外。先將書移可信之物收取。報到號旗下中軍官。稟白主將。請令旗領入。其閉門之時。若無令旗令箭。便是使臣。主將在外。亦須報到守營主

將。得有令旗或令箭。到門驗明。先用小杖敲軍三次。分付把門人謹慎。各應訖。大聲命云。有令開門。方才放入。如主將出營外。則必以一人代主將司令。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正此時耳。昔周亞夫細柳營。可爲師鑒也。公差人員馬疋。俱在營門外。單身進入。把門人與伊看馬。馬有疎失。把門人賠償。除報警夜不收騎馬徑入外。主將入營。亦只乘馬。從官以下。俱下馬步入。

第五摺啓放。各營放出放入。各由本營門內。其纓頭衣服腰牌。件件可辨。若別營之軍。誤出營門者故縱。把門官軍俱以軍法連坐。如能拿來犯者。軍法施行。把門官軍。紀功一次。

第六摺出營。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細打一百棍。遊營示衆。

第七摺病軍。凡軍下營訖。有病馬病者。俱送中軍醫治。不許遺在外營。

第八摺軍器。凡下營訖。車騎軍火器械。各頭目卽逐隊檢校。如破綻損壞。卽須修葺磨礪。如有棄失。申上所由。卽爲案記。准法科決。

第九摺廁所。凡白日登廁員役。向各營門將腰牌懸于門上。方准開門而出。畢。卽還認腰牌。取帶回營。

第十摺抽差。行營排陣間。將領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騎者。軍法從事。

第十一備火警。與敵對壘之時。軍中失火。除救火人外。餘皆嚴備各信地。以防飛火。若輒叫呼奔走。擅離隊伍者。徑聽所在官司拿住斬首。及遺火放火燒軍盤者斬首。

第十二止擾害。筍營之處。軍士擅發塚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女。踐禾稼。伐樹木。姦犯人婦。及將婦女入營者。軍法從事。

第十三報機密。士衆有聞自家變動。或聞賊情消息。來報主將。不拘晝夜。即時引報。不得時刻遲滯。亦不許高聲大叫。以惑人心。違者治以軍法。

第十四治喧動。凡不拘晝夜。遇有賊警。各靜守信地。閉營聽令。如有喧言亂走者。軍法重治。

第十五戢透漏。漏泄軍事及夜號者。斬。

第十六責交通。賊使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及擒獲敵人與來降者。並領見主帥。不得詢問彼中事宜。若違問及因而漏泄者。軍法重治。

第十七惜水草。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各營將差人監守。不得令濁亂及非理踐蹂。

第十八處夜解。每營軍一營。每軍兵二車。各開廁坑一箇於本地方。遇夜。卽於廁中大小解。天明吹打時。遇起行。則埋之。遇久住。則打掃。候開門送出營外。遠遠棄之。夜間不許容一人出營解手。

第十九教夜巡。約黃昏已後。將發鼓時。鳴金。吹角。搗鼓。舉號燈。車步騎俱舉畢。發搗三通。各營斷滅烟火。巡邏人赴臺下。跪聽發放。發放云。官兵聽着。齊應。夜巡謹慎。齊應。毋得懈惰。齊應。誤了事。軍法不饒。齊應。起去。齊應。放定更砲一箇。吹喇叭一聲。打鼓一下。起更。每鼓一下。各車以車梁代刁斗。各馬兵以甲冑代刁斗。各敲九下。再敲。再敲。車營每車輪一人。火繩點明在手。馬兵每隊輪一人。各醒坐一更交換。敲刁斗者。卽此人也。其餘俱各休息。

第二十申夜號。每日暮時。主將先發夜號於各哨。各哨傳知各兵。只是一字。隨時定擬。凡兵是夜相遇。先問曰何來。各曰某來。便是同營人。夜間俱不許言名。言名者。卽行拏。便是本營參游主將。也要守住請令。就是本營將領。卽面認已熟。須是取得自己標旗令箭到。方准送回。次早。軍士赴所犯本官處。叩頭謝罪。曰。軍令如此。小的衝撞。將領曰。我自犯令。足見爾奉法。今後正當如此。每人量資諭回。

第二十一辨巡箭。主將發箭傳時。不拘何處起箭。過於車上。敲三下。彼車守更之人。接得卽傳。失誤者。軍法重治。馬兵守夜者。不傳箭。臨賊絕更者。斬。無賊時。止于細打。合營內兵足三營。卽輪將官一員。總巡各營。中軍千總。各輪一員。各巡本哨。各司把總各輪一員。巡

本部一司內。各局百總輪一員。巡本司各局下。旗總各輪一員。巡本局。車正每總之車輪一人。巡八車。巡法嚴於三更四更五更。

第二十二設燈火。大吹打畢。發放夜巡。卽知其爲明更也。每車懸燈一盞。馬兵每旗懸燈一盞。務要高下合式。凡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爲號。各看燈籠遵依。各營視中營之燈。各千把總視本營之燈。各隊視本旗總之燈。各兵視本隊總之燈。如視晝旗一般。違者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如燈難認。各加記號在上。不許重。每去本營。分三十步燃火一堆。庶我可望見賊來。賊不得測我也。燃火人每一旗號撥一名。各請暗號。

第二十三備雨晦。遇風雨晦冥。是夜燈不可點。金鼓不相聞。各百總差的當二人於各把總處。只聽各把總傳示的確號令遵守。把總各差二人於千總營將處聽令。千總營將差人各二，緊隨主將聽調度。以口傳的確爲真。而必有令箭令旗。或自用物件做信。其言方可聽憑。傳到暗號。務要恪遵。

第二十四下暗營。凡要下暗營。看閉門時不吹打。便知要下暗營。各營燈籠點起。用衣服蓋藏於車內。中軍先用令箭。傳營將得知。用兩根欄杆棍縛在一處傳起。各隊長挨傳一遍。復轉前哨第一隊長。解去一根。委一司把總收查。仍傳一根。回令人下暗營。衆人俱知。候傳長令箭一

枝。各人收拾立起聽令。再傳小短箭一枝。卽接哨密行。前有預差官軍在彼。問他暗號對着。卽聽他調度。密密下營。卽使下營差錯。只許一人暗行低聲扯改。不要開口大叫。違者斬首。

第二十五變明暗。如正下明營。倏然要改暗營。仍留明營者。看中軍變燈搖點。各營燈火通點明亮。俟照前傳暗箭。各將燈火蓋滅。以便移營。照前下暗營。俟移營既畢。留的當好漢。每一營五十名。將燈火各開。仍行傳擊梆鼓以示之。

第二十六詭來人。許有人至。不許聲問。只以一人向門問是何人。低聲令到門前。坐在地上。卽差一人報主將知。門上差二人由門隙出門扭住。問他端的。一人守他。一人轉報聽批。

第二十七重夜令。與賊對壘之時。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失火者。斬。無故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夜驚者。斬。卽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亦斬。

第二十八出夜奇。夜中有賊犯大營。其遠設奇伏等兵。各瞭賊與大營交戰。卽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而所屯處。預先于樹林山石之底。縛大火把。或主將遣人設機械。臨時燒起。庶使大營可辨兵賊。以奪賊氣。以見伏兵之衆也。

第二十九明再發。五更三點。掌號一通。擂號一通。各軍舉壘。發擂畢。掌二號。下號燈。車騎燈俱下。微明。陞臺放砲陞旗。吹打畢。各馬步兵赴各營將處回話。營將千把總赴主將處回話。

○夜巡無事。如有事。云某處驚營失火。絕更有警之類。回話訖。掌號。收伏路兵。發架梁塘撥馬畢。掌號笛。聚官旗發放。或不吹號笛。聽用旗號招聚畢。再掌號一通。舉變令砲一聲。吹陣囉。起身。再吹陣囉。上馬。放開營砲三笛。吹天鵝聲。三吶喊。三點鼓。開營起行。

練兵實紀卷八

練營陣第八（戰約計三十條）

第一練實戰。夫金鼓號令。行伍營陣。皆戰事也。必曰實戰謂何。只緣往時場操。習成虛套。號令金鼓。走陣下營。別是一樣家數。及至臨戰。却又全然不同。平日所習器械舞打使跳之術。都是圖面前好看花法之類。及至臨陣。全用不對。却要真正搏擊。近肉分槍。如何得勝。又如平日只用短小竹箭。臨時射大箭。高下如何得中。大砲平日不演習。臨時遠近如何看對。又如火箭。平日不放過。臨時都放高了。或落在眼前。安得實用。便是晝夜在教場不歇手習一不台式。徒費勞苦。還是不習一般。若是平日教場所操練金鼓號令行伍營陣器械手藝。一一都是臨陣一般。件件都是對大敵實用之物。便學一日。有一日受用。學一件。有一件助膽。所謂藝高人膽大也。學則便熟。不學便生。學的便會殺賊。保得自己性命。立得功。不學便被賊殺。你們知道這個緣故。豈肯不學。今凡教場內行一令。舉一號。立一營。排一陣。操一技。學一藝。都是臨陣時用的實事。臨陣用不得的。今便不操。器械不是臨陣實用的。不做與你領。不是臨時實用的舞打之法。不使你學。到彼時。實用出。實用出。爾官軍方信之。

第二諭用命。往年將官。多弄虛套。冒功避禍。軍士無節制。任其退走。騎馬者望風而奔。步行者躲奔山林。挑壕而營者爲上等。今番誓用車營。車不能上山。車過不得溝險。必是平原曠野。明明白白。列爲營壘。馬兵在內。四面軍圍。就有快馬。亦無處跑去。車兵多是步卒。便走。亦不能過敵馬。車城稍疎。如失城事同。不思拚命與敵砍殺。何處逃避。設若無功僨事。大將自有朝廷典刑。決放不過一切頭目與僨事軍也。甚至說謊彌縫之套。必當痛禁。甯拚死。決不同你們欺心欺國。各宜細思。毋蹈覆轍。悔之晚矣。

第三查火器。凡將近賊之時。火器什伍。該管把百總再行點閱。臨時少火線銃馬鉛子並燒火藥者。軍法斬首。

第四作怒氣。臨陣各人。壯起膽來。發起怒來。想起來我與他殺。固怕死。我殺了他。他死。我便不死。又有功賞。若被圍在內。不誓死戰。更有何計。敗走時。敵馬驢壯。追上都殺了。便逃得回陣。亡了頭目。軍法連坐。亦不饒我。是走回也免不得死。既食朝廷錢糧。身屬戎行。命在人手。何處可避。務各一心發猛。肅肅靜靜。惟主將號令是聽。主將不必大官府。但一營之中。第一大者便是。如一隊只有十個人在彼。再無別人。則隊總便是主將。以上類此。

第五申連坐。你們自來不知節制。大小不相鈐束。以故進前者徒死而無賞。雖欲賞之。無處查考

。退後者倖生而無罰。雖欲罰之。無處查考也。今定有節制。取有甘結矣。如一伍同退。只殺伍長。一隊同退。只殺隊總。一旗同退。只殺旗總。一局同退。只殺百總。一司同退。只殺把總。一部同退。只殺千總。以上當然。如此看之。所殺不過三五人。似與你衆人無干。還可退走也。你不會細思。此法一行。便是百萬兵。一時進前退後。我也都有查考。所殺人幾個。不怕你百萬人都退不得。聽我說其故。且如一部人齊退。必殺千總。千總但見他一部人退時。他決不退。若是他不退。必被賊殺了。我便將他管下把總都殺了。償千總之命。把總見千總不退。恐陣亡了千總。就該償命。便是把總亦不敢退。他所管下百總。見把總不退。恐賊殺了把總。所管下百總。怕我殺了。就守着把總不敢退。百總不退。若被陣亡。他部下旗總都該殺。旗總怕殺。便不敢退。他帶下隊總。怕賊殺了旗總。必然官府殺他。他也不敢退。就護着旗總站住了。伍下軍恐怕賊殺了隊總。其一伍軍都該殺。便都護着隊總站住。如此。不是我所殺止於陣亡的部下三五個人。便是百萬人。也要同心。那個還敢輕先退走。若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致有陣亡。不坐以屬下償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而以首級先恤死者。然後分與生者。

第六齊士心。殺賊只是萬人一心。強者不得先進。弱者不得退後。如臨陣敢有一人非令先進。即

斬賊首得賊馬而還。亦以違令軍法從事。

第七禁貪利。軍法云。射人先射馬。馬仆賊自敗。往時只因愛他馬。要得活獲。故難取勝。你們看賊馬頭有三尺。人在馬上。高又五尺。我步兵衝在馬頭。尙有馬頭馬前足相隔。賊刀三尺。豈能到我身上。我只將衆軍聯作牆般一堵。密密一字向前。用我長刀大棒。砍打馬頭馬腿。馬傷跌倒。此時賊被跌落。身方未轉。就用大棍劈頭打下。無有不死者。你殺得賊敗首級。每顆賈銀五十兩。盔甲衣仗。那件不是便宜。何必要馬。况一賊有數馬。我欲殺者。賊身下所騎一馬也。大勢一敗。以後馬匹。那個不是你的。若臨陣不先砍賊馬。與牽取賊馬者。俱斬首。千把總以下放縱。同罪。砍傷馬匹。戰畢。卽於營前燒熟代飯。生存好馬。俱與衝鋒之人。以十四爲率。只抽一馬與收馬者。餘皆均散。

第八治貪殺。自來北軍臨陣。專好爭功。殺倒一賊。三五十人互相爭奪。却將敗賊忘了追殺。每每致賊以數人爲餌。誘你上前。都去爭功。他却大衆一擁殺來。一個首級又不得。不知到被他殺了多少。乘衆少却。將營盤衝破。全軍沒了。迷而不悟。其故何也。此乃將官平日無嚴制。教場內不曾千言萬語說得明白。臨時又不曾殺了幾個違令的。以此養成夙弊。再不知改。今日比前不同。若殺倒首級馬匹。都不必管他。殺手只管殺向前去。我自另定一班人。割首級。收

馬匹。但以殺退賊爲主。卽將級銀先賞衝鋒。首級以十顆爲率。衝鋒者六顆。銃手二顆。割首級與箭營者二顆。俱係陣前回營均分。仍有臨陣爭首級者。首級入官。所爭之人理虧者。斬首。各官旗隊百總一體連坐。把總各以分數坐罪。

第九戒銃手。夫銃手善能打賊。使狂勢少挫。以助殺手之膽。使殺手膽壯。殺得賊敗。自可保銃手之命。卽各藝雖有不同。均爲彼此救護保全。何況擢立功名。通是大家受用。臨時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畏懼顛搖後顧者。斬首。時交戰時。許殺手隊總并本管隊總。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斬。若有把總在近。就送斬首。

第十懲虛銃。凡槍銃等手。遇賊在遠時。因我膽怯。每於數百步外。鉛子所不到處。大小銃砲。只管浪放。或賊來本少。我銃盡放。又打不着他。又可惜了火藥氣力。及至賊到近。與擁衆衝來。却又火藥鉛子。都用盡了。束手送死可乎。今遇賊來。不論遠近。只聽軍中放銃一個。吹天鵝聲。就要銃手放銃。照依操時之法。輪班點放。着准打賊。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中軍銃響。不吹天鵝聲。便是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放銃者。便一銃打死二賊。亦不准。定以軍法斬首。

第十一筋銃器。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致藥濕線濕。銃放不響者。俱以軍法斬首。把總以下。知

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誤事者。一體斬首。

第十二戀傷害。陣上血戰之時。遇有我兵戰傷。就聽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

有傷。你只管向前殺去。殺了賊。便可收拾調理。卽是與父子報仇了。若因而守顧不行向前殺

賊。致軍大敗。賊馬追來。就守之扶之。向何處去也。自己命不保。如何救人。違者斬。

第十三罰故避。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車梁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

首示衆。及查治本管旗隊人役。

第十四報私仇。將卒有私讎。至臨陣互相報者。軍法從事。

第十五處水陷。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卽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

第十六經山谷。凡有山谷處戰。必然設伏。佯兵誘之。入伏攻之。

第十七棄旗鼓。凡失旗鼓旌節者。全隊斬。或爲賊所取者。亦全隊斬。有功准贖。

第十八失戰馬。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者。不坐。

第十九整追兵。凡戰勝追賊。約一里遠。則聽揜鉦響。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門。軍亂難整。此令

俱出於同戰將領爲主者。不必稟中軍。以其去遠。不相聞也。俟稍寧。又擂鼓追逐。一面分遣

騎兵。各處山頭林木。都要留人搜曠。恐賊埋伏佯敗。從來賊套如此。果係大敗。亦卽長驅。不許乘此縱賊得脫。雖有前功不敘。

第二十給戰獲。凡軍中掠獲。按條賞士。將領不得輒取。聽主將從宜分之。

第二十一分零功。凡雕剿零剿。俱不開世襲紀錄。只作賞。聽各下手之人自報。不必均論。亦無衝鋒之賞。若報功已完。又復報有斬獲者。非趕散零賊。必有不明。斷然不准。驗係真正。亦只報賞。假僞者斬。

第二十二處陣降。凡當陣之時。賊方迎鋒而來。若係被擄驅之前向者。今給每哨降旗二面。遠遠共呼丟了槍刀不殺。若係丟了槍刀者。令徑往白旗下。聽他降附偷生。若妄殺一級。定斬下手之人償命。各相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罪。若聞呼不改。徑持槍刀前來者。應於陣上殺之。仍以戰功併論。報功之日。卽與開說明白。

第二十三刑俘姦。凡姦淫民間婦女。固在不赦。若臨陣追獲婦女。未奉明文配賞而姦淫者。以姦法論。比在南方。有此一事。犯者曰。此婦被賊擄去。爲倭賊妻奴。今某無知收留。尙是中國一處人。本府亦曾折之曰。他是賊。你也是賊耶。遂無言可對。斬之。

第二十四慎妄殺。你聞釋家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浮屠者。造塔也。地獄輪迴之說。變

做牲畜。償他冤債。天道好還。鬼神報應不爽。且你要掙得功來。紀錄世襲。子孫輩輩受用。賞的銀子。又係百姓膏脂。百姓不幸被賊擄掠。復得到中國。或一時被賊趕散。室家分離。人人可憐之時。便是外國倭子。見中國人跪告哀憐。亦且慈悲放了多少。你是我中國一類人。朝廷設來保障百姓。今百姓在危地。反殺其首級冒功。與子孫受用。此等無天理之人。天決不宥。今後戰賊既敗。所獲子女人口。即是真賊。不許殺取首級。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若戰後殺取降人。並中國婦女報功者。特飭記功官不准。主將臨敵時。面見鮮氣猶存。驗有前弊。查真動手提級來報之人。即時斬首償命。雖夙有功者不宥。此一節萬萬叮嚀。凡我將士。務要痛改。盡洗此方第一弊也。

戰後六條

第一報戰傷。凡遇戰畢收兵到營時。一面各營將督據千把總卽開戰傷者爲一手本先遞。凡弓箭傷係致命處爲一等。雖重不開超等。被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間者爲二等。箭入不深再輕者爲三等。再輕者爲四等止。其刀傷當面者爲超等。傷手足重者爲一等，輕者爲二等。三等止。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准。亦不給醫藥。若賊衆四面圍砍。我軍在中向敵者。雖背傷。亦准作等數。須取營將及臨陣將官畫字於手本末。若衆軍

同敗。一齊奔走而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不准恤。卽不必開報。若有幾人能於衆人敗走之中。復回身對敵。能阻賊回者。卽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三三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報。超等者開超超等。

第二報陣亡。凡亡者另開手本。某人傷某處。須面前傷。乃坐同隊伍償命之罪。傷在背後。死者不恤。亦不連坐同隊伍。若大衆敗走而亡者不恤，當開坐退縮被殺。若有一傷在前者。卽准血戰陣亡之數。

第三報功級。凡首級另開手本。本哨共斬若干。衝鋒某人某人。斬取首級某人某人。聽主將照前例均派。願紀錄者。約自己該銀若干。衆人分銀若干。除已分外。仍出銀與各應賞者。其首級聽紀錄衝鋒者。除分派首級之外。另有特賞。

第四報人口。凡獲生。另開手本。以憑發主。獲者照數賞銀。

第五報軍器。凡賊器。另開手本。解官貯庫。

第六報馬匹。凡賊馬。另開手本。以憑議賞衝鋒之軍。并有功人員。

練兵實紀卷九

練將第九(計二十六條)

第一正心術。將有本。心術是也。人之爲類。萬有不同。所同賦者。此心也。近而四海。遠而外域。貴而王侯。賤而匹夫。紛而三軍。而言而信。不令而行。而怒而威。古今同轍。萬人合一者。皆此心之同相感召之也。是以不待造作。能自相孚照。夫爲將者。上副君父之恩。中契僚窳之交。下服三軍之衆。豈奉承阿諛財帛惠賚而盡能之乎。惟有正此心術。光明正大。以實心行實事。純忠純孝。思思念念。在於忠君敬友愛軍惡敵強兵任難上做去。盡其在不以死生患難易其念。堅持積久。久則大。大則通。通則化。幽可以感動天地。轉移鬼神。君父寵之。僚窳敬之。三軍樂服。莫有異同。衆皆尊而勸之。諺云。皇天不負好心人。皇天不負苦心人是也。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非外至。皆我心術所作。善與不善。祥與殃隨之。鬼神亦隨之。故稱心曰心神。又曰心之神明不可欺。凡俗語罵人曰欺心語。曰自作孽不可活。是鬼神不在廟宇內。只在我心上。心神之神字。卽鬼神之神字也。善報惡報。地獄輪迴。豈真有哉。輪迴亦在我心上。地獄亦在我心上。試問吾人日間作些不好事件。夜間夢寐顛倒。此正

欺了心神。故心神就作此模樣。譬如一人出外。夢中依然在家。夫婦同眠。彼此外之肉身。不曾到家。在家之少婦。不曾隨行。此正心神所爲。緣平日結愛之熱。故儼然生前一個景象。譬如心術不正之人。平日居將位。偷牛謀利。避難巧爲。不幹實事。不忠君父。清夜良心發見。思慮驚恐。只怕犯出。久久作成驚恐畏人之態。思思念念。於此纏繞。解脫不得。夜間惡夢。就從這念上生出。是白日爲官轟烈。夜夜已下地獄。死後卽是做夢相似。隨地獄輪迴苦惱。再無出期。若能心術光明。如前所存。心內無有私曲愁慮相關。其形如夢寐。死於冥府。依然還是這等所爲。正直無私。揚眉吐氣。我不怕人。人皆敬我。就都是天堂快樂之境。此爲將之根本。建功立業光前裕後的一道通天符契也。

第二立志向。此志卽心也。心之體則爲神明。心之用則爲志向。譬如花草樹木種子。小者如沙如塵。大者如卵如拳。純然無一物。可謂微寂之甚。一入土中。乘春萌芽。勾甲之細。蟻可食而盡之。及其長成。參天合抱之木。五色燦爛之華。悉由乎此。爲將恨無志。志定。卽於此種而加真積力行之功。自然取信於上下。大利于施爲。爲國家賢臣良將。截難立功。垂名竹帛。皆此志一定條理做出。無不收效。但吾方立志之初。未能大通於人。不無困難拂鬱阻撓踐害之患。卽木種初生。蟻可食而盡之類也。若於此時。以爲立志無益。以爲做好人行好事無效。便改

了初志。其人終如此而已矣。竟亦墮落塵土而已矣。卽如種子初出。見其難長。遂縱牛羊踐害之。生意一盡。根種永絕。若愛之護之。不計歲月。待其根脈堅固。發榮舒長。盡其種子所有之力而後已。嗚呼。世有立志向上而所遭不偶不得亨達者。有之矣。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業。爲將者凡於古之忠臣義士。今之名將。及夫人一切爲國爲民英雄豪傑所爲事業。如某人純心報主。百死不回。某人文錢不取。某人愛士如身。某人溫恭有禮。某人練兵有法。凡耳目不聞不見則已。但見之聞之。必曰。彼亦人耳。如何能如是。吾亦人也。如何不能如是。便奮立志氣。凡於艱苦利害死生患難。都丟在一邊。務要學個相似。豈有不成之理。此所謂立志也。此所謂好種子也。

第三明死生。人之生也。於大塊冥冥之中。忽有此身。其死也。一去不復再返。是生死之事。可謂大矣。故凡血氣之類。莫不愛生長死。但死生有數。不專在水火兵戈之中。試看城郭之內。富貴之家。旣無官事拘攝之難。又無工作行役之苦。不曾當兵。不曾上陣。若皆不死。如今該有幾千萬之人矣。有朝生而夕死者。有數歲而死者。有二三十歲而天死者。彼富貴之家。何慾不遂。微得疾病。便請數十醫。奇藥盈几。曾不可救。是豈水火兵戈獨能天死人哉。必待受苦上陣才死。天下無有將與卒者。且看那個將領。不是自少年爲下官。上陣殺賊。一級一級。掙

到大將。果是陣上能死人。如今也無人等到大將。還活在世。又有勇士屢經戰陣。刀痕遍體被面。尚且享有高年。故諺云。人是苦虫。我命在天。况使死得當。立廟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後還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傳。是一日活在世間。若生前無聞於世。就活在世間。已是死了。爾將士之情。臨陣只思退縮。乃是見陣上殺傷。想說就一個死。焉知不到我。指望退縮的必生。殊不思一動了脚。個個都死。若同心力戰。我勝過他。務使他退縮。我如何得死。即死。亦有數。何不想說便只一個活。焉知不是我。如何只怕死到身上。再不尋路求活到身上。又有愚之甚者。偷生帶罪。百計戀此肉身。却不想神仙佛老聖賢王侯。那個肉身。於今還在。為將者不必計死生。但要做得個忠臣義士。便此肉身受苦受難。不過數十年之物。丟他去了。換得名香萬古。立像廟庭。那個便宜。勘破此關。便能真心任事上陣不懼矣。

第四辨利害。今之通弊。率以眼前虛套。奉承一時喜悅。為利為能。却將賊到時一個失機大法。置之緩玩。無可奈何。似謂哄過一時。便可免害。殊不思理欲不並舉。實事虛聲不同道。平日習弄虛套。將軍務廢墜。一遇賊來失守。又不能戰。莫說平日奉承的上官。便父為上官子為將官。亦免不得參究。亦逃不得公論正法。亦遂不得私恩宿好。便能守正盡職。不合時好。致怒上官。無事之時。不過去官。至重則提問。比之大事問死罪何如。况提問不過誣以錢糧役占。

此等必須勘問。若我平日錢糧支銷。案卷明白。軍士實實充伍。豈能盡無公道。成了戰守之功。不錄我功業。已矣。捨功業而復加之罪。有是理乎。或不能立功報國。却堂堂血戰一番。死於馬革。卽有宿怨。不卹廢。已矣。顧於一死之後。復有罪加可乎。加罪於死後。必是叛逆。世間無陣亡叛夫也。爲吾將者。只當以禮義爲利害。一觀理之是非。毋計人之毀譽。心心念念。着實幹當。毋干錢糧。毋犯行止。時時檢點。事事正大。盡其在我。固不得捨己以徇人。亦不可恃己以欺人。分所當爲。固不可非理以取容。亦不可失禮以凌罵。人將責我以理外之事。聽之而已矣。人將我害。義不可免者。此身可辱此志不可辱。此命可死。此氣節不可死。卽加我以禍。以此命付於數。以公論付於天下萬世公是非之口。凡輕於死者。皆無足恤。語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未必死。况公論流行於天下乎。審取舍者辨之。

第五做好人。爲將者或立功而不蒙酬錄。或行好而人不見知。或有守而人誣以貪。或用心職務而暫被斥逐。或任怨而被讒。或向上而不達。便生恨心。或變其所守。或怨天尤人。遂放肆改節。殊不知好官易做。好人難做。官有警議。不過一任。改易他方。再能勵志向上。卽稱爲好官矣。好人變節。壞却一生。卽晚年再要立德。警議在人。人不相信。便是苟免利害。苟得順利。還須思量做了一場好人品。一日盡行改變以前成立之難。何如却將不死之名。爲易死之身所

換耶。不稱將官。卽縉紳士民。恐亦當省之。凡吾爲將者。須學做好人。天之付我。原來有善無惡。如此做去。人知也可。不知也可。其見他人壞却心術。圖得享一時順利者。任他快活。我只守己。到頭來巧僞敗露。畢竟有我受用之日。甯要先難後易。毋使先易後難。便到底不享通。亦是命數。夫公論不棄好人。與私情黨扶邪小。數亦相當。此已試之效。非誑吾徒也。

第六堅操守。夫士之廉。猶女之潔。此本等修身立己之事。况朝廷俸祿。餼養爲官。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正要作不貪取軍財。不剋剝糧賞。况將官要軍士用命。立功揚名。保位免禍。必當如此。故廉之一字。全是本等分內所該。軍士月糧一石。又是他們本等所該。只一不科殮剝削。殆見感之若父母。愛之如骨肉。卽嚴刑重法。受之而不怨。夫以軍士應得之財。以將領分內之守。而得軍士感服之心。死報之功。何纒而不爲之乎。蓋有說焉。凡人生在世。父母妻子。一個凍綏不得。己身衣服飲食。件件要扳人受用。皆人欲之至願。且見同僚富家肥馬輕裘。鮮不動心。而眼前苟且朦朧彌縫。未必刑法到身。以此從愆則易。守己却難。殊不思武弁之利。無非侵落官銀。科斂軍士。彼軍士人衆口多。譬如每軍科糧幾分。罰紙一刀。百金之入。卽出數千人之手。彼豈無朋友父母親戚鄰里相告。一人之口。又播數十人之口。豈得掩耳偷鈴。終不可敗耶。總計一年所收。不過數百金。不如有勢者一啓齒之多。一字之竊。何不堅心忍性。

苦心寒慾。凡粗衣糲食。不過飽煖而已。父母妻子。不至凍餒足矣。後日實久名著。人人知我爲清操德人。三軍服我爲愛士賢將。所成所就。功立位高。自然足用。官久必富。豈不信然。卽不能然。落得個好人品。日後有意外之患。人亦憐我。况乎時任我令行禁止。做了好官。上司到日。刮目待我。又無人敢爲指告。行動之間。揚揚德色。所謂半夜敲門心不驚是也。貪污之徒。平日固轟轟烈烈。享用一切。上司接臨。惟恐仇人告案。暮夜敲門。驚得魂不赴體。披衣而出。置酒退賊。跪泣啼告。免其訐發。事露之日。亡身喪家。彼時披枷帶鎖。坐獄受刑。不知還有往日受用的快活在否。還是羞恥苦難難過也。會有不才子云。強如借債要利錢。臨時還他便了。又有甘於事敗而死。欲悔無門。乃曰該當該當。嗟乎。果是何人遺命。勢不由我所致。此不才子之自敗也如此。固是足惜。又有操如冰雪。守如處女者。可謂完器矣。但每每恃廉傲物。專伺人之短。犯上凌下。罔思顧忌。數年以前。邊將之賢者。率不免有此病。竟致名位不終。無以善後。嗟乎。天雖高。獨於廉官子孫。視聽甚近。何不返照自己。視爲本等職分。完全做個德人。天未嘗不有厚報於子孫。何用傲物爲哉。廉而傲物。不如不廉者。能取容於世。可以保身矣。

第七寬度量。事無大小。以量爲主。量僅容一人。則一人之長也。一家之主。必度量足以容一家

之人。以故父子兄弟親戚嫻嫻。莫不稱賢。和氣致祥。動罔不吉。况爲三軍之主。馭數千萬血氣之夫。非度量寬容。豈能使之各得其所。各無怨尤也哉。爲將者有主帥上司。皆我父師長上。我從他易。他從我難。僚窳勢位相敵。朋友外至之事。多有兩不相應之變。三軍愚人。無知最多。在我當將自己心常清常淨。不可先着一毫己意。不可先要望人如何讓我。凡僚友之事。便瞑目細想。我今日就是他。他的事就是我所爲。當如措置。至於不通之人。不可就發性與之爭較。且看下落。常退後一步。常將着數放在後手。自後受用。就是行間士卒。有犯公私罪過。或凡百情罪。亦瞑目坐思。設我是此人。遇有此事。心下如何而可。卽如打人三板。打至六七板。且止再思。或且恕去再思之。其待一切有非禮之來。必當報復者。尤宜思之。恐其人言者過也。恐其我發之暴也。或其他人真是。而我之性識有偏。再查再省。自後能容。不是。付之於人。是處。必當在我。自後度量寬宏。先讓一着與人。自後行之不錯。無量受用。庶免後悔。是誠得也。但將道貴嚴。國是當守。上司雖尊。事有必爭。不爭則不利於下。僚窳雖親。法必當執。不執則被撓於中。若一概以寬容含忍處之。所謂萎靡。所謂罷軟。此人卽爲一人之長。一家之長。亦且不堪。况馭三軍而將將乎。嗟乎。法果宜民。當爭則爭。此爲力量。而非抗傲也。令果當行。何忌僚窳。此爲任事。而非執拗也。法果當行。何厭誅戮。此爲威嚴。而

非狂妄也。中間在吾輩有志向上者辯而審之。審而力行之。動與道合。而功業成。既不失爲有容之士。又可免萎靡罷軟之禍矣。

第八聲色害。淫聲美色。易以動人。緣血氣之軀。本以情勝。投情之好。豈不易動哉。古今人爲此敗壞者。車載斗量。夫淫聲過耳。便如天風吹去。隨吹隨滅。何似看好書。操些武藝。教習士卒。書入心記。便不可忘。武藝到手。年年得用。士卒一熟。便不能生疏。皆爲成有用之物。古人尙惜分陰。矚一會淫聲。誤了幾個分陰。美色與人相爲終始。緣陰陽之道。實此性生。但不思人之精神有限。一着念於此。卽責任利害。士伍甘苦。皆不在心上。疆場之臣。一有疎虞。罪死。臨陣士不能戰。亦死。此身死後。還有美色受用否。何不兢兢業業。跳出此關。迨歸休林下。誰復我禁。予常見繫念於此之人。百事無心。一片暮氣。夫三軍恃我爲強弱。豈可以暮氣臨之。甚至敗倫傷化。奪軍士之妻。家丁之色。卒至全家受禍。名喪身亡。不可枚舉。戒之戒之。

第九貨利害。貨利害。財帛珍玩也。此物雖天地生之以給人用。而能資人之乏。養人之身。但天地鬼神。又忌多取。有聚必有散。且財物與怨相聯。利入則怨隨。子孫恃此。墮志益過。况天地間運氣流行。未有富而不貧。盛而不衰者。諺云。朱門生餓殍。白屋出公卿。且將軍之富。

何所來乎。不是軍士身上膏血。必是朝廷帑藏。國朝軍士之養。月傷一石。耗於官私。十僅得五。却乃巧立名目。斂千萬貧乏之資。而歸之一人。身家之奉。飽飫烹宰。鼓瑟吹笙。快口體於目前。致使精神淹廢。奪有限之年。充一朝之慾。猶之可也。且以此斂怨。失士卒心。敗疆場事。身死名喪。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甚至奴僕害其主。屬伍叛其上。樂極悲生。死於刑戮。冥司報應。大道輪迴。遠則害在子孫。唾罵萬世。何苦以此易彼哉。惟其知止知足。以淡薄節儉爲務。則無慾。無慾則心清神爽。智慮生焉。奉職爲將。大得人心。周詳防禦。古人所謂武臣不惜死。文官不愛錢。天下太平矣。是故不惜死由不愛錢中生來。不愛錢由無慾而充之。平居可以延生。爲將可以濟事。天之加報。子孫盛昌。爲萬世長久之計也。今吾爲將者。勿用心干貨利。毋百計以求積。毋爲兒孫作馬牛。諺云。兒孫自由兒孫福。又云。天不生無祿之人。悉當推此念頭。加意聽任。施恩士卒。使之爲我用命。保我艱危。立我功名。爲天下大丈夫。豈不美哉。

第十剛愎害。堅志而勇爲。謂之剛。剛生人之德也。特強而自用不同。謂之愎。愎剛德之賊也。吾人患其不剛。固然矣。剛而愎。又不如不剛之爲愈也。故爲將者。一有自用之心。士惰不問。人人解體。敵情不得。耳目瞽瞍。亡身敗家。可立而待矣。善將者。凡於古今名將成敗之政。

。一時山川形勢之殊。敵情我軍微隱之幾。合廣詢博訪。集衆思。屈羣策。義不撓於非禮。而轉環於聽納。人之有技。如己有之。卽其人不足取。而言可採。留其人而取其言，師其言而不必用其人。使吾之言行。固皆盡善當理。豈無一二之訛。宜忘其盡善當理之最。而急急求吾一二之訛。改過就中。行之以強健不息之志。知此。庶剛爲吾之德。而通下情。知敵變。來衆善。成功業。轉凶爲福矣。

第十一勝人害。古人訓士立志。惟恥不若人。夫恥不若人。正欲勝人也。何以爲害。彼恥不若人者。竟人好處。敏己以求之。極力以行之。真積力久。出於彼上。則彼自讓。我自勝。設將自治之功忘却。只存一點不許人勝我之念於胸中。見人有能。必思所以忌之。見人有功。必思所以沒之。便謂人不如我。如此推之。僚屬之才者。但行事有一長。必思所以忌沒之而後已。他人有寸能。必思所以攘爲己有而後已。如此。必至損人利己。不顧天理。無所不爲。是必樹怨。怨厚則禍成。天地鬼神。本爲福善。而善者爲人之徒所枉。天地鬼神。肯容之乎。故天災人譴。立足可待。戒之戒之。

第十二逢迎害。將者。死官也。兵者。危事也。一有處置不宜。安危存亡所係。何今九邊之將。不顧安險與存亡。是非與利害。凡於上司勢要。當面唯唯。不顧事理之通否。卽曰山可挾乎。

亦且依唯曰。我當遵奉挾山。不惟自己欺心遺患。及將上司逢迎迷亂。遮爲我此舉也。可以爲千百年之計。可以興利。可以除害。殊不知非議於背後者。已紛紛矣。逢迎之徒。更不思他日地方以此乖張。致失軍機。禍必逮於身。夫無責於身。而逢迎以取悅。已不可也。有責於身。而逢迎之。是自賣身於禍患之中。不亦左乎。吾人有疆場之責任。遇上司之命令。當道之諮詢。必須是曰是。非曰非。某事不宜行。即曰不宜。某事力不能奉行。即曰力不能。直以告之。雖一時有拂上官意。終必無失於己。他時功求成。事求可。其上官且感我矣。故忠心有德之將。必勵蹇蹇諤諤之風。斷不逢迎以爲後。

第十三 萎靡害。人之生也直。萎靡者。直之反也。爲將而萎靡者。必是平日貪濫徇私。虛冒帑餉。臨陣偷生怕死。不肯用命之徒。此固無足道者。或守廉志謹而亦萎靡。何也。良以兵凶戰危。易於媒孽。而世人公行報復。責其足恭爲賢。進以軍務爲趨承人情之具。寄耳目於委命。而低昂於顏面之間。柔媚足恭。不顧分名。不思廉恥。互相習效。只於奉承讚刺一邊。用盡心機。專事虛套。所謂朝廷不尊官府尊。官府無權吏有權是也。意者如此。可以免禍。可以得譽。殊不思凡官斯土者。豈皆好汝輩奉承之人。一遇豪傑在位。底蘊盡露。平日賤惡。甚如糞土。萬一地方失事。彼將捨柔媚舊勤而怨之否乎。吾恐畏人議。彼且落井而下之石矣。夫人之所最

愛重者。此生也。將官先以捨生爲本。生既可捨。復有何事又重於此。而故爲委靡之態。委靡則號令不行。雖賞罰三軍。彼且不感不畏。他日憤事。如執左券。何其愚耶。究而言之。委靡之徒。君可負。國可賣。父母可棄。妻妾可以與人。皆所不屑計也。嗚呼。世有此將。禽獸所羞。尙足齒於人類乎。善爲將者。剛不可吐。柔不可茹。褊體吾循舊。果與典章太戾必不可從者。酌中而處之。其人遇我過甚。吾只如是。其人厚以遇我。吾亦只如是。軍中名分。稍從損益。惟可行則已。如無可損益。亦惟安之。和平之中。而有必不可假借之力。持守之下。而令人有可親近之慈。君子之中。不過如是。矧將領乎。

第十四功名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功名乃太上所與。何謂害。夫功名有分。天地最忌多取。使我實盡此力。實事有十分。而功名至七八分。則受之不爲過。享之不爲侈。天地鬼神。亦安然付我矣。若只管多方做虛套。求益功名。外事紛飾。而實事不繼。實苦不受。最難瞞是久遠。一旦敗露。天怨人惡。鬼神陰爲褻奪。甚至壽命且不永。吾人只當盡力以報朝廷。功名之事。安命以俟其自至。卽有功而不見錄。則當曰。吾命僅止此耳。有功而錄之過。便當兢兢業業。多加勤苦以副之。免爲造物所忌。諺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吾人常常使勞苦功業。適於身上之功名。甯發達遲。挫折多。卽不受用於身。亦必受用於子孫。他人有功

。揚之。他人欲取吾之功。讓之。積累既深。屈困既久。自然真跡發見。公論有歸。是又在於的知暫飾之非。多取之害。然機能不撓功。而功屬於我。不求人知。而人無不知矣。

第十五尙謙德。謙者。美德也。不獨士君子當力行之。爲將者處功伐之間。當危疑之任。非虛不能受益。非謙不能永保終譽。全身完名。此爲上計。今將之通弊。甯以委靡爲美德。而視謙虛爲委靡。第謙虛委靡。大有不同。夫卑以自牧。有功能忘。有勞不伐。謂之謙。取人爲善。收服人心。謂之虛。凡人有德。我必慕之效之。一言一行之長。我必求之納之。凡遇上司僚屬。必盡典盡職。立功建業。視爲職分所該。辛勤勞苦。須知臣子當然。上則愛之。下則戴之。所謂贊念福生。吉人天相。言無怨尤。行無悔吝。卽萬一疆場之累。人將憐之。身死而名存。大易惟謙。卦無凶辭。古之大將。惟謙善終。此之謂也。

第十六惜官箴。箴者規戒也。明其守官之道。而時時有所規戒耳。何世之爲武弁者。自襁抱時。父母溺愛之。則曰。縱不讀書。當有官做。父母之過。已不勝嘆。及長有知覺。亦自曰。我有俸祿。可無憂貧矣。我有世官。可無憂位矣。遂至無所顧惜。不惟不能榮耀門閭。且併其故物而失之。夫朝廷一命之寄。思所以號令乎。一命之士。亦必有體。况爲將者。三軍司命。表率數千萬人。而欲使之盡力於我。我得假此以報國。期使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我不自己愛

惜官箴。恪守正道。立身行己。凡百點檢。務可以率下事上。以身爲衆人之法程。以官爲衆人之視效。否則人心解體。萬法叢脞不職之罰。覆餗之誅。斧鉞在前矣。豈直曰不能保此位職而已。吾人但居一職。毋問崇卑。務要使此官門面相趁。獨處則無愧於神明。自思則無愧於此心。上無愧於上司。中無愧於僚友。陞堂無愧於公座。庶幾乎。

第十七勸職業。語云。惟勤有功。毋論職之崇卑。藝之大小。商賈勤則致富。農夫勤則收穫豐。工勤則器精家給。士勤則德進業修。一命之士勤於職。則職修名顯。况夫爲將之道。疆場之安危。三軍之生死係焉。譬如農夫種田。春則勤耕。下種以時。糞多力勤。夏耘不失。秋乃有穫。倘有天時虫災水旱未卜。若有美田。春僅下種。不耕不耘。不糞不力。到秋來。也要與他農同獲糧粟。有此理否。兵中事件。一一預先勤苦教練。見見成成。只是等候待用。還恐備久則損。氣久則暮。否則求守固戰勝。卽與不耕不耘望地內收糧粟之徒何異。爲將者。須將所守疆域。時時放在心上。軍士有疾病患難顛連無告之事以時時訪詢。隨有所聞。卽時處之。軍器時時辨驗。一有不堪。卽便修之。行伍時時點檢。一有紊亂。卽清編之。烽火哨報。城池牆垣。稍暇卽一巡行。隨目所見。卽爲修繕。文移案牘。時時檢行。如一事未完。卽忘其饑勞。務必終之。不拘夜半久勞之後。必不使軍機文案。姑待來時。如此。行之既熟。自然忘勞。精神亘

細。無不畢舉。自然有備無患。若夫百務廢弛。且顧眼前妻孥之樂。宴飲之歡。致將事務耽擱。行伍廢敗。卒然遇變。束手受死。而爲市曹之鬼。是自取之也。

第十八辨效法。說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則無足術。斯下矣。况兵事須求於實際之間。而可無效法之辨乎。爲將者何所取材。必於經典中求之。前言往行。而史冊浩瀚。豈武弁所能檢習。幸而有百將傳焉。人品心術事業。俱已概見。吾人當熟玩而習之。每一將傳中。不獨其用兵之事。凡爲人存心立行。一一細玩。有不二之心。純忠之行者。我則師其德。長於兵機。而短於德行。我則師其術。某將竟致敗壞。屬之自取。我則鑒而戒之。某將忠廉智勇。無媿於己。而無妄得禍。我師其行。苟無彼之禍。是我所遭之時幸也。卽有不虞之變。古人已然。我何避何嫌。如此辦法。真心師尙。自然完名全節。成古人之事業。有古人之榮譽。而無古人之禍難矣。此可以券取影隨。非浪說也。

第十九習兵法。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後得。但敏知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師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戰百勝。成爲名將。蓋未有不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闢變化運用無窮者。卽有之。亦於實陣上經歷聞見日久乃能。否則吾知其斷不能也。但古人兵法。如七書之類。就同藥肆五金八石草木鱗蟲。無所不備。蓋不知患者何症。所宜何藥耳。必須醫

家診認病勢。真正宜用某藥。卽取諸肆中。藥無不效。倘誤診病患。取藥肆中。服之不瘳。將歸罪曰。藥之不靈。烏乎靈也。七書內百法俱備。卽藥肆也。爲將者要先知士伍之情。山川之形。認察敵人動靜。卽問病診脈之醫也。稍有差誤。用法不效。將歸罪於法曰。前人兵法不效。烏乎效也。吾人童而習之。幼而學之。又須長壯之日。履名將之門。處實境之間。方知兵法爲有用。方能變化兵法。以施之行事之際。至於見任將領。付以邊場之寄。歲有桴鼓之舉。可謂學法於實境之間矣。却恃其饒勇。或因幼年失學。不解文字。或不知兵法之有助於實用。遂又棄之而不講。夫有資可習者。無實履之地。有實履之地者。無可學之資。如何而得全材爲干城之器乎。以後將士識字者。於冬月夜長之時。宜將兵法將傳。每夜飯後。限看數頁。然後或有室家之擾。或庭階散步。以舒其懷。睡則枕上且細細玩味。內有不省義意者。次日仍復質問於先知之人。自然有得。不識字者。端坐澄心。令書手識字之類。或習文武生秀才。爲之首聲朗讀數頁。省其大概。復令講說數過。歸枕之際。亦如前玩味。自然有得。久則開口議論。誰謂此人不學耶。古人謂開卷有益。學不誤人。况我國家疆場之計。而可以懵然一白丁克濟乎。當是任者思之。

第二十習武藝。一物一事。有象有則。况乎五兵。制器尙象。自有用使之法。法卽數也。在藝中

得法者。謂之入彀。爲將者身司統率。似不必以技藝爲高。但士卒全以器械爲爪牙。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敵。利之一字。不專爲鋒利。用之便利。亦此利也。欲用之利。必習之精。習矣而不得正彀。大陣之中。稍有失誤。或進退轉跳間。前行未動。後行先誤。若夫以少擊衆。人疏分擊。尤貴於藝精。爲將者已不先學。何以倡人。已不知花法實法之辨。何以辨別士卒所習之高下。如憑教師。而高下之人不服矣。諺云。藝高人胆大。將軍者。將軍於前。使無技藝在身。安得當前不懼。且身當前行。恃我之技。可當二三人。左右勇健。密密而隨。人人胆壯。惟看將軍氣色。氣色係於胆。胆係施武藝。是所關非小小也。欲爲全才之將。凡種種武藝。皆稍習之。在俱知而不必俱精。再須專習一二種。務使精絕。庶有實用。庶可練兵。肯專心致志。不過一月。可熟一種。各種教師。置於左右。每日飲食之餘。無所消遣。則用一教師習之。以爲消遣之地。他功不妨。而武藝自精。

第二十一正名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惟皇建極。以率諸侯。諸侯以率大夫。大夫率四民。秩然莫可紊也。卽如織錦者。千絲萬縷。爲經爲緯。一絲亂不得。况將領統馭千軍萬馬。縱橫進退。使非名分平日素定。誰肯甘當誅戮莫敢仰視乎。孔子論治。亦只曰正名。名正分定。分定則上下相安。臂指相使。莫敢有違。軍中名分。須從軍爲始。但軍中之

政。以聯情義爲首務。恪執名分。情義頗隔。須於名分之間。寓以聯屬之道。尊嚴之地。過以難共之情。如此。在下事上。則尊而親之。在上使下。則順而悅之。三軍之衆。可使赴湯蹈火矣。

第二十二愛士卒。將者。腹心也。士卒者。手足也。將誠勇以力相敵。不過數人極矣。數十萬之衆。非一人可當。必賴士卒。誓同生死。奮勇當鋒。兵法愛士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古人吮士之疽。殺愛妾以饗士。投膠於河。以共滋味。此何等作爲。如今將領。不惟不如此推恩。而且使之肩輿。使之供糞。使之廝役。死亡不恤。凍餒不問。甚至斂科財物。剋減月糧。到處先擇好歌處安眠。將領已熟睡。而士卒尙有啼饑號寒於通衢者。將士夜臥美榻。甚乃伴以妓女。而士卒終夜眠人簷下。枵腹而宿者。種種不可枚舉。如此。而欲人共性命。人誰肯哉。夫士卒雖愚。最易感動。死生雖大。有因一言一縷之恩。而甘死不辭者。却是將領頭目。千思百慮負義忘恩。何也。愚卒心岐尙少。又有軍法之驅。易就善路故也。第士卒之衆。吾豈能人人而惠之。惟我真有是心。自然人的觀感。故不必其人人及之。人人受千金之惠。再生之德。而後謂之愛。而後得其感耳。愛行恩竭。力齊氣奮。萬人一心。何敵不克。功成名立。捷如影響。第二十三教士卒。士卒愛矣。與我同死生而不辭矣。苟不加教習之。亦是以卒予敵耳。語云。愛

而不教。禽犢之愛也。故凡禮義名分行伍進退營陣武藝。不教不能知。徒有親上死長之心。而無親上死長之具。所謂乳犬犯虎。伏鷄搏狸。雖有鬥心。隨之死矣。是徒魚肉我衆。必懸爲賞格。輔以刑杖。先正名分。習威儀。上下秩然。然後授以號令。操之於場。練以武藝。教之於夙。俾人人有勇知方。人自爲戰。蔑有不勝者。

第二十四明恩威。烏合之衆。上下不親。非有賞罰。孫吳不能以爲將。夫賞不專在金帛之惠。罰不專在斧鉞之威。有賞千金而不勸者。有不費數金而感深挾纜者。有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有斬首於前。而不畏於後者。有言語之威。而畏如刀鋸。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此蓋有機。機何物也。情也。理與於心。情通於理。賞之以衆情所喜。罰之以衆情所惡。或申明曉諭。耳提面命。務俾人人知其所以賞與罰之故。感心發則翫心消。畏心生則怨心止。微乎微乎。用之正。則聖人所謂王道。仁者之事也。用之不正。則聖人所謂五霸。知者之事也。

第二十五嚴節制。兵有二用。數十百人。隨意野戰。風雨之勢。非罰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語傳呼而止。無節制可也。雖然。此即節制也。若用數萬之衆。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審。動止有則。使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峙如山嶽。不可撼搖。流如江河。不可阻遏。雖亂猶整。百戰不殆。握定勝算。以制全敵。舍節制必不能軍。節制者何。譬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

之。故竹雖虛。抽數丈之筍。而直立不屈。故軍士雖衆。統百萬之夫如一人。夫節制工夫。始於士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制一節。節節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人人恪守。甯使此身可棄。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拚。此節不敢不重。視死爲易。視令爲尊。如此。必收萬人一心之效。必爲堂堂無敵之師。百戰百隊。用之塞上。則外摧強敵。用之域中。則內清叛亂。萬里無危。萬戰無失。豈直曰百里趨利已哉。將見天下莫當此兵矣。

第二十六明保障。天地之道。惟陰與陽。治世之具。惟文與武。文武者。陰陽之義也。故治亂相尋。本陰陽迭運。必文武並用。乃相濟有成。粵稽三代而上。井田聿興。兵農合一。五等封爵。文武不分。故出則爲將帥。入則爲師保。聲氣旣同。績用有底。迨至春秋戰國。民無甯宇。卒沒常微。井田寔廢。兵農攸分。顧孫吳者出。立爲一家之言。特設軍容。不由民社。以是文武異途。門戶漸立。奏開郡縣。漢封同姓。唐設藩鎮。歷代沿革。雖各鑒一時之弊。而出爲更張。戍邊禦侮。官制固有不同。然且文武職銜。互相加授。名義相關。利途未甚。嚴軍實者。猶詰責於事定之後。以故議論事權。勢常相埒。所以察功。惟斷乃成。迨至宋室立國本弱。儒術岐多。故分者決不可合。而合者亦分。訖於我朝。以武功驅逐元人。恢復區宇。一時握戎者

輒以汗馬自驕。紛然多事。以故防微慮重。軍政肘掣。承平二百年來。文法日密。不惟分黨而治。抑且惡異而攻。惟馭衆臨壘。爲將士之責。而糧餉賞罰。操縱予奪。纖細之事。悉在有司。卽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繕紳預其章程。復不關於利害。故文武勢分。情格。陰陽之義判。而相成之實墮矣。蓋嘗思之。朝廷設官分職。外而百里之令。五百里之守。上而旬宣之司。激揚之位。皆所以保民也。凡我將事。躍馬食肉。握符當關。其所統軍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徵民商之稅課。爲之供養。毋問風雨宴安。坐糜廩餼。無非用其力於一朝。除亂定暴。則民生遂。民生遂。則國本安。亦所以保民也。故文武之職不同。所司之政雖異。而其所以保民則一也。顧今反其道者。止知軍士是我統馭。其於保民之意。漠然不省。率徇情而偏愛之。每到地方。縱容搔擾百姓。不肯克己。嘗見東南受兵之處。書謠語云。賊是木梳。兵是竹篦。蓋言梳還有遺。篦則無遺矣。及有軍卒生事。相訐到官。又輒右兵而左民。以致軍士縱恣。紀律不整。百姓失望。比臨陣時。不惟無以戡定患亂。且殺平民以報讎。劫避寇之家以充食。姦淫被難婦女。矯誣掩敗。設詐冒功。此輩不遭人禍。必受天刑。於是文吏恥武夫之無術。視軍士如仇讎。凡軍民相干之事。一切肆其尅毒。務要軍將受虧。曲護小民。以爲仁愛。而小民亦只顧目前便宜。那管隱禍在後。等而在上。惟以刻抑將士爲得體。爲有風力。互相倣效。稍有過念者。

。衆共笑而排之。以爲同流合污。遇有警時。卽餞糧軍器餽餉應付。率不究心。一意只要軍士殺賊。要將官驅不餉之馬。不哺之軍。不着人家居宿。無論賊勢衆寡。機宜何如。一到便殺了賊來。庶才將就。何其不通之甚也。夫平日於凡軍伍氣勢。被其摧抑已盡。將官事權。被其掣肘莫展。臨時又不相濟。復加以未諳兵機之人。硬強調度。豈能殺賊。是以賊得猖獗。蹂踐邊關。虔劉子女。損傷國體。不知幾何。與平日偏愛私恩。孰爲得失。卽將士粉身碎骨。何補於民社也哉。今後爲吾將者。須是看定兵馬。真有安國保民之物。事事報恩之本。無問文武分塗展布。難易一心。從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馴之。必以嚴節制爲務。欲嚴節制。必先明恩威。恩威明而教不行。士何由措。故先教士卒。教士之急。莫如正名分。然正名分。必自身率始。而習武藝知兵法。身率之藝也。非本也。本不端。則萬目叢脞矣。必先辨古人而效法之。先勤職業。則效法有日進之益。先知謙德之利。則我爲官箴惜。而人亦爲我惜之。但欲知義之所趨者。必先知害之所伏。於是而審功名之害。功名之害小。委靡之害大。故先審委靡之害。委靡自逢迎而生。故先審逢迎之害。逢迎之害。未若勝人爲害足以取禍也。故先審勝人之害。勝人之害生於剛愎。故先審剛愎之害。大都諸偏之爲害。未有甚於欲之爲害也。而貨利聲色。尤害之大者。貨利尤可勉強。無如聲色易以惑人。故聲色先於貨利。能審害之所伏而不爲。須知

大本大端之所先而定其趨。寬度量焉。德之次也。故先之以堅操守。操守勉乎外。無若先做好人以立其基。做好人而惕於憂禍。趨難定也。故先辦利害。利害莫大於生死。明死生。利害自辦。死生利害惟其昧於志向。故爲所奪。志向定。雖死生不足以移之。故曰先立志向。然志向先起之於心。故以正心術爲首，是故心術正。則志向自立而不忒。志向立。則生死自明而不畏。死生明而利害自辨。利害辨人品自好。做好人而未有不知堅操守者也。操守堅而狹隘者有之。故次之以寬度量。心廣體胖矣。而最難窒者慾也。慾莫如聲色與貨利。真能拔除難窒之欲。而尙德不可以不謹。剛復害。勝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皆以輕重次第而切磋琢磨之可也。夫惟諸害既去乎身。善美已歸諸己。於是而驕吝或生焉。非所以受益也。故尙謙虛之德焉。謙而無箴。其弊也弱。故次之以惜官箴。則謙不至於弱矣。勤職業者。官之箴也。辨效法者。官箴之也。官箴正矣。或於將之職未盡也。將以戡亂爲務。戡亂有具。兵法爲要。武藝次之。治軍有方。名分爲切。教授次之。教授有術。故次之以恩威也。節制也。合而言之。無非以保民爲職。故終之以明保障。約之以一言曰。正心術而已矣。於戲。大本既正。百行翼張。賢將彙征。文治廣備。王國之慶。邦家之光也。

以上每一款內。多有不盡之意。不出乎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儲練通論。互相發明。似爲重贅。但

略言之。恐無以發揚學者生意。故重其言而不重其意者有之。重其意而不重其言者有之。學者
惟自擇之。

練將第九

練兵實紀雜集卷一

儲練通論

爲議儲將材事。案照先准巡撫都御史劄手本前事爲照國家枕塞建都。聖謨深遠。顧自嘉靖庚戌而後。敵騎侵軼。殆無虛歲。在九邊皆然。而薊鎮爲甚。夫天下危。注意將。今固其時矣。第世胄之子。率狃於執袴之習。無復鷲鷹闕虎之氣。又或拔自士卒行伍之間。足堪一劍之任。而韜鈴不諳。終非全材。今國制三年一開科。以弓馬策論別殿最定去留。選士亦既精矣。而養士之法則未備。屢奉明詔。命中外臣工。得舉所知將材。各以名聞。又令廢閑將官。類得甄錄。用將亦既廣矣。而儲將之典則未講。夫不蓄於平時。期取用於一旦。則無惑乎臨時多乏才之嘆。近該本院調取所屬遵化等衛廕襲舍人。親臨演武場。聊一試之。得年力精健騎射閑習者三百餘人。竊欲將此輩羣之武庠。擇立師長。授以武經總要。孫吳兵法。六壬百將等書。俾各習讀講解其義。仍於騎射之外。如矛盾戈鋌鉤弩砲石火攻車戰之法。各隨所長。分門析類。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間一試之。或令之赴邊。使習知山川之勢。北敵之情。或暫隨在營。使熟識旌麾金鼓之節。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復教之。如此。數年之後。必有真材。但事在謀始。規條未定。一切教養之

方。供贍之禮。台行會議。以便題請。爲此除行薊州永平密雲昌平霸州各兵備道。會同計議要見。各衛所廢襲舍人。應否選入密雲遵化等處武學作養。應以何項衙門。總爲提督。何項官員。立爲師長。應習何書。應學何藝。作何考校。作何優養。應否此照衛生。別爲三舍之等。應否一體議與膳糧。優免供給之例。亦要量定名額。以防濫觴。斟酌情禮。求可爲繼。中間未盡事宜。悉聽一一計議停當。通呈軍門及本院。以憑識體施行外。爲此合用手本前去。煩爲查照前民事宜。一體會議施行等因到府。看得所議。本本院作人儲材。爲國爲民。甚盛舉也。但今可教之材未乏。乏師長爲難。歷觀古之能兵者。必有鬼谷子師。而後有孫龐之劍術。必有韓擒虎之勇。而後有李靖之兵法。故曰師道立則善人多。目今堪爲教將之師者。果其誰歟。必不得已。姑開學館。擇實心真志教習文行者爲養蒙師。兼而取之。俟其應讀諸書。稍能讀誦。考其文行。果可實用。卽多選熟知各色武藝之人。不拘行伍遊方之輩。廝役種色人目。或爲藝師。或爲藝友。每學數人。日夕教演。大約不過三年。則諸藝俱通。然後付各實用營中。習教陣法操法。俟其習有成效。然後總調一處考校之。果爲精通。又再付各有事地方將領。隨營出征。習臨陣真戰真法。俟效。而量才擢用。其羣習一節。雖吾夫子。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爲今之計。先選年力資幹相應者。每道爲一會。俱附各道常住地方學宮之內。列於儒生之後。總聽學宮提調。另擇合格師長。老

成生儒。曾歷邊方及遊將門者尤善。有號房則於號房。號房則別求館舍以教之。俟一年之終。則介立三等以後。每一季一考。以所進等差爲賞罰。每季月放假一次。以恤其情。每名量給客費。俟其考中一等等者。照依生員。另給廩糧一石。而客費與衆不同者。仍不廢焉。若因調習不便。聽其隨在隸籍讀書。此不過虛應故事而已。必不能有成。何也。彼分散諸庠。孤陋寡聞。一也。不能使得許多合格之師。二也。督責未專。三也。至於提調一節。歲必總之於撫院。每年約日。將撫屬地方各道所屬教養官生。盡數調赴遵化。會同總兵官。羣而校之。以行賞罰。在各道則月季而章程之。儲之方。如此其密。則習之効。當捷於影響矣。管窺之見如此。深愧無能少助一時之盛舉。有孤下詢之美意也。別選儲練七段。爲此合用手本前去巡撫右僉都御史劉處。煩請裁酌施行。

儲將

戚子曰。將之於兵。殆人身之有心乎。心附於胸。而本虛靈之理。酬酢萬變。殆將附於法。而本虛靈之運。指揮三軍者也。心蔽於物。將蔽於心。一而已矣。或者曰。爲兵之將者。材官也。藝士也。藝而材。將職理矣。使貪使詐使愚。皆可也。子專以心言。毋涉經生迂談乎。戚子曰。誠若是。則文武爲二矣。夫人無二身。則文武無二道。材藝之美。必有不二之心。庶苟成有材。有

人焉。以不二之心。發於事業。晝夜在公。卽有一尺之材。必盡一尺之用。至於多才之徒。或巧爲身謀。或明習禍福。用之自私。雖良平之智。孔明之術。我何所賴。故曰有將材而無將心。具將也。無將心斯無將德。將德靡而用其材。此世之所以有驕將。有逆臣。有矜怠之行。有盈滿之禍。有怏怏之色。不能立功全名。衛國保家。爲始終完器矣。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夫以託孤寄命。必曰君子。孰謂付之以疆場之責。授之以太阿之柄。而詐也愚也貪也。可使之乎。其在今日也。所以不得已而用才。不得已而用匹夫之勇。不得已而使貪使詐使愚。蓋由養之者乏素。取之者失宜。習之壞者久且痼。不得已而求其下焉。幾何而得良將哉。恭惟太祖皇帝驅逐胡元。光復中夏。北極沙漠。南窮瀚海。無不賓服。內而禁旅團營。外而九邊海濱。與武弁襲授諸政。悉屬司馬。視文職之掌於冢宰。事體相等。凡此皆所以蓄養武弁。爲求將設。如大罟於冰淵。冀無遺鱗而後已。祖宗設立武科。法制至今益備。漸埒文場。雖草莽九流。咸許在試。凡此皆所以搜求材技。爲求將設。如布大羅於深林。冀無遺羽而後已。爲武弁者。參養幾二百餘年。而武弁不足以得將。爲科目者。幾歷七十餘科。而科目不足以得將。中間寥寥有聞。足爲邊鄙輸力稱名偉者。不過數人。多出甄拔。未聞咸由參養科目之徒。僅有是人焉。方且恃廉傲物。伐功上人。求其始終無二心。明義欲之辨。純忠勁節。無周公不足

之觀者。誠未見其人焉。戚子嘗求其故矣。嗚呼。用非所養。養非其用。教之異其施。施之者不繇於所教。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耳。今之練將者如何。戚子曰。無分於武弁也。無分於草莽也。無分於生儒也。遴其有志於武者。羣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誘。則其忠義。足以塞於天地之間。而聲色貨利不足以爲人害以正其心術。其所先讀。則孝經忠經語孟白文。武經七書白文。次第記誦。其所先講。則孝經忠經語孟。武經七書。毋牽意解。不專句讀。每一章務要身體神會。其義庸有諸身乎。其理果得於心乎。擬而研之。研而疑之。由恍惚而得。由得而復恍惚。俟畢。卽讀百將傳。將傳中諸將人品心術功業。某何如而勝。某何如而敗。孰爲奸詐。孰爲仁義。孰爲純臣。孰爲利夫。孰爲烈士。孰爲逆臣。某如何而完名全節。某如何而敗名喪家。某何以非其罪。某何以爲罔生幸免。某能守經。某能應變。逐節比擬。以我身爲彼身。以今時爲彼時。使我處此地當此事而何如。可俟其尙志既定。仍復如前。曉以禍福利害之數。成仁取義之道。須心中有定主。不爲害撻。不爲禍傷。無見於功。無見於罪。常惺惺矣。然後益之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鑑。以廣其材。又授之學庸大義。使知心性之源頭。源潔流清。悟見鳶魚。常活潑矣。又如醫者之於醫。先習藥性脈訣醫方。而後進之以歧伯難經素問。故得命乎方而不拘乎方。悟於法而不泥於法。於是爲純臣之性。吉士之材矣。然後進之以雜習器技行伍之務。將之以桴鼓實用

之間。則將材成矣。

練將膽

夫如是而教養之義。則理明。理明而後識定。識定而後利害不撓。利害不撓而胆不壯者。未之有也。

練將藝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養將之德也。養將之材也。養將之智識也。未曾養將之藝也。或者曰。如子所言。則藝事非大將所急矣。戚子曰。不然。將所以督率乎三軍也。三軍之藝。有正法。有花法。山林險阻以數人而與數人戰。一藝也。平原曠野以萬人而與萬人敵。一藝也。是故藝一也。而不同者用也。山林險阻。敵寡我衆。則人人得盡所藝之巧。進退轉側。各從其便。惟預示明諭。使吾後行。悉知其說。弗因前行退側。疑爲奔却。不可一齊動脚。則庶幾矣。若數萬人之敵。勢如蜂擁。攢隊而前。一步不可那移退跳。一人用進退之法。則後行傍行。以爲奔北。遂使萬衆奪氣而走。是故其用不同。其習自異。主將不知諸藝之習。何以得知諸藝正法眼。必致花法混乎其間。花法入而正法昧。急遽難變。其所關係。豈小小哉。况主將率三軍首鋒。非藝曷以作勇。非勇曷以前率。是故爲將者。不拘三軍各色武藝。長短器具。必一一習之。卽不能皆精。必精其一

二技。而餘技亦必習知其概。他如火器之具。軍中利用。而品制多門。一器之用。什物數種。最難求精求備。非爲將者之信之真自知之熟。弗能適用也。雖一物之微。弗親查較。弗能適用也。至於軍之爲用。制之之宜。馬之調習。飼蓄之方。皆將之事也。一事不知。則一事廢。斯乏一事之濟。爲將者。可不知藝者。當與讀習之工。分日並講。然講論旣明。必實將是器是藝。親見而親作之。作之不止至於熟。則一藝工矣。復加一藝知而實習。斯得其用藝之妙矣。

正習訛（此當開導於蒙。故廁諸篇之中。）

習武者。不外於孫吳。是習孫吳者。皆孫吳之徒也。自夫世好之不同也。試文之餘。每於篇中。必肆詆毀。譏誚其師。無所不至。試使今日之毀師者。受國家戡定之寄。而能攘外安內如孫吳者。幾人哉。夫業彼之業。而詆彼之短。是無師矣。以無師之心。而知忠愛之道。有是理乎。况夫武弁之子。受娠於父母之懷。已有嫡長倫次。承襲其官。此朝廷所以象我命我以武者也。較之生長閭閻。從事俎豆而棄其本習。事王伯之談得已而不可已者。不同也。及其長也。受官行伍。則二百年國恩。望以報之於其身。非執凶器誅叛亂。無以塞責。責塞者榮。負者法當死。並其祖父之績而廢之弗錄。爾將曰軍旅之毋學。五伯之羞稱。却乃藉其象養之資。用心逐時之末。謂之人品。高談於賓筵。竊取於文藝佛老。盜高人之名。雜精神之伍。固實未嘗不爲之榮矣。第朝廷象養

武夫。正爲今日將材之需。今所學非所職。所習非所用。緩急之際。求將於武弁。而不得其人。求將於草莽。而不得其人。疆場之事。付之無可奈何。是所負者。惟君父而已。夫此輩之於時。謂之叛臣可也。謂之賊臣可也。加以不忠之戮。其何辭哉。雖然。苟能執事舉而文藝兼備者。謂非全器乎。

練真將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而不履夫實境。是猶瞽目者談五色之絲。雖離婁不足過之。逮以絲付手。命之曰某爲某色。則依然瞽矣。况兵凶戰危。場肆營陣之習。固所必由而不可廢。亦不過筌蹄之事。而非忘言之境也。必也無論南北。但於用兵地方。將所儲諸士輩。分置行間。出戰則置之戰陣之後。於實境以試之。試之既真。且小委以嘗之。嘗之無疑。然後可用。

分將品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能有數者。純乎純矣。而兼以文義。雅有德量。則大將也。能是數者。優於技藝。勵於鼓舞。短於文學。則偏裨也。才有餘而志不足以當之。勇有餘而志不足以承之。皆小將也。夫知是而教養之矣。或既而爲愚爲詐爲貪。而皆有一長者。收之幕次。因其事變。偶之使之。優以金帛。勿輕示以爵位。一事竣。則仍復幕次。一事起。則暫復任用。有事則重之而足其

欲。無事則恕之而嚴其處。此養鷹之法。所以爲馭將之要論。而駕使裨偏。無往不濟者也。若曰待大將之道如何。夫如是而教養之矣。功由序進。德與功孚。尤加慎而擇之。務廉其人無欲焉。無所爲而爲善焉。功日高而心日下焉。位愈隆而志益堅焉。果爲純臣無二心焉。推誠心以致之。絕疑間以重之。歸其事柄。假其設施。言必行焉。計必聽焉。財穀無問夫出入。總有裨於用而已矣。機宜無掣其肘腕。總爲有成功而已矣。讒間無聽。總爲乃心王室而已矣。食之盡其材。鳴之通其意。務使展千里之足。馳九軌之道。國無良將。軍行罔功。未之有也。

練心氣（此成材之將。練兵之要。故次於末。）

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氣發於外。根原於心。匪心則氣曷出。故出諸心者爲真氣。格於物而發者爲客氣。練心則氣壯。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心也。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今夫驟者趨也。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心者。內氣也。氣者。外心也。故出諸心者爲真氣。則出諸氣者爲真勇矣。是故走陣於場。習藝於師。召耳目以金鼓。齊勇怯以刑名。皆兵中之一事。如人之五官十指四肢皮毛。各有輕重緩急之司。要之少一件。固非完人。便少一件。亦未害其爲人。亦與大命無干。何也。不足以該全體也。卽如三軍之政。行伍號令旗鼓技藝之數。少一件固不足以爲萬全之師。少一件亦未必不能爲一戰之勝。故大命所係在氣。而內屬乎心。心之所係。

則神明之感。自然之應也。故誅一人而千萬人順。誅。心也。賞一人而千萬人奮。賞。亦心也。不怒而威。豈斧鉞之力哉。不言而信。豈金帛之惠哉。視死如歸。得其心也。視敵如讎。心之同也。苟不求於心。而務求於氣。誠以北方之兵。驍悍勁猛。氣孰尙焉。往年徵役於吳。一敗而不可復振。蓋其所發爲勇者。乃浮氣之在外者。非真氣之根於心也。氣根於心。則百敗不可挫。天下莫當父子之兵矣。威子於督兵東南時。凡諸營伍中。有養氣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當前。以其積氣心太浮。畏漸掩。不輕視其號令。必墮賊之計中。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過盛。亦不可用。則知之者辭矣。善將者。宜何如而練其心氣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又如嬰兒啞子。飲食爲之通。疾病爲之恤。患難爲之共。甘苦爲之同。彼有情焉。如嬰兒不能自通乎心。如啞子不能自白於口。善將者。不待其心之發。而先爲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預爲之謀。諄諄諭以忠君之義。禍福之辨。修短之數。死生之理。使之習服忠義。足以無忝所生。其爲榮也利也如何。世之情事。有重於死者。有甚於生者。人心觀感之下。積戴之久。感於愛。則愛君愛將。而身非所愛。感於義。則不忍後君後將。而先其所私。感於禍福之辨。則患難不足恐。而親上之志堅。感於修短死生之數。則水火存亡。不足以奪其心。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爲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萬力。而敵萬力之各心。以一死夫

而拒彼萬生命。孔子。教民七年。孟曰。仁者無敵。執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非得心而一其氣。何以致此於民哉。故感通之神。孟賁失其勇。良平失其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民之可使赴湯蹈火。趨仁如水趨下。况三軍之士。佐之以不時之賞。斧鉞之威。而行吾仁義於其中。爲有本之治耶。或謂常操之套。果可用於臨敵否。而真操賞罰精微之處。亦在此否耶。戚子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於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閒居坐睡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冗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擗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妙。能操能使其氣性活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秉畏兢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爲操之害。何則。謹謹散野。似性氣活潑。懈苦不振。似心有兢業。爲將者辨此爲急。知此可以語韜鈴之祕矣。獵人養鷹犬。故小道也。將無所似乎。且夫好生惡死。恆人之情也。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衆人悉之。而輕其死以倖其生。非果於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爲惠。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爲威爲罰。操之於場肆者。不謂之操。所謂筌蹄也。而兵雖靜處閭閻。亦謂之操。乃真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測。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聖賢之精微。經典一英華。儒者之能事。豈尋常章句之可擬耶。况諉之曰弓馬

粗材。武夫血氣之技。烏乎可。或曰子用兵酷嗜節制。遂至成效。節制工夫。從何下手。戚子曰。束伍爲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權重焉。不能傳也。當於經籍中採其精華。師以意而不泥。實事中造其知識。衡於己而通變。推而進之於真武。直取上乘。孔子云。我戰則克是已。勿謂行伍愚卒。不可感通。恃無才之小勇。倖狙詐之一中也。嗚呼。

正選練（此責不在將。故以終篇。）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而率倡之機存乎上。不有以轉移之。拘夫今日之俗。好將材亦不可得也。故曰士修之於家。而壞於壯行之時是也。我國家南北。取將好異。而習不同。最重莫西北若也。其取將也。頤指氣使。屈體無骨。德中選矣。阿諛取容。伺意作止。才中選矣。鄉愿勢位。不立名分。量中選真。大言不慚。自以未嘗學問爲美行。陽賣奮殺之口。陰爲蚤緣之計。單騎斬馘。撫劍疾視。爲將之上選。其實則單騎亦僞。斬馘亦僞。撫劍吾人之前。而實未嘗撫劍。當萬衆之敵。廢三千之營。而供百餘之家丁鼠竊狗偷。肆零之草寇。張大其說。以爲功伐。雖大將亦由此而立躋之。至于所寄取將之耳目者。又皆未經事少年。識見不同。好尙情殊。所謂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任者也。况將之用以氣。氣之發。未免有過中之差。使其一不投好。卽才如孫吳。皆加以不韙之名。立賈奇禍。夫將亦人耳。中才者多。邈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極少。幾何而不爲習

好所移乎。其在東南也。凡所以取材於武弁者。俗尚循雅。叱見武藝。必其峨冠博帶高談闊論。文賦詩談古之輩。下之得於觀感。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希世而竊名位。其於行伍分數刑名法令。姑視爲贅疣而已。且凡用兵之地。多事之秋。乏材之時。我用其一長現或恕其任怨。稍稍聽其展布。一事甫竣。前勞盡忘。舊怨早起。督過者紛紛修復日前之恨。或謂不合時格。或請今得反之。惟恐棄之不速。爲吾俎豆之恥。嗚呼。得人以強吾疆事。公心於君父者。可若此乎。是則不在將而在將將者大責也。

練兵實紀雜集卷二

儲練通論

一原軍禮。夫軍中可使必鬥者。軍禮也。軍禮者。名分也。兵法門衆如鬥寡。刑名是也。意正在此。彼臨敵用命。係於平日有禮。禮不可踰閑。則知死長。苟事急布惠。當陣殺人。皆無救於成事。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皆平日之威儀習之有素故也。近日武教不明。行武寬縱。蓋由上人視此爲不急之務。加以頭目慾多無剛。和光延日。而不任怨。軍禮之興也久矣。禮不興則名分不正。名分不正則履加於冠上。太阿倒持。臂豈能使指哉。爲今之法。宜將士衆編伍旣成。申令再三。期集於場。主就監之。務使小卒跪聽隊長約束言是行。少有犯者。卽得以徑行細打。重則貫割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細打。而後與究其理。惟有侵尅一節。不在禁例。牽引侵尅以圖害本管隊長者。約以來法。隊下卒人犯科。隊長同夥。咸抵於罪。若隊長之臨士卒。亦必盡其同甘共苦之情。其責隊長之承哨長。亦如之。哨長之承哨官。亦如之。哨官之承把總。亦如之。如是而威儀名禮。旣明於夙。一旦臨壘。偏將於把總。把總於哨官。哨官於哨長。哨長於隊長。隊長於士卒。皆舉手而揮。驅而往。驅而來

。孰不從命。少有玩者。一怒而三軍懼。凡各相上一等者倡之。總不敢棄偏裨。哨不敢棄總隊。隊不敢棄哨。卒不敢棄隊。不惟不敢棄。且不忍棄焉。指之令於臂。臂之令於身。行之有素。習成自然。軍禮之關於門。豈不切哉。

一原用人。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誠爲難知。如淡淵求珠。兵法雖云使詐使愚。酒色財氣之人。皆不在棄。彼前項之徒。只可使於一時一事。因其所迷而激之。爲我盡一藝之力。則可也。若夫寄一旅之衆。當疆場之責。有生死利害之相加。有錢穀給散之相近。有患難艱苦之共嘗。齊一行伍之耳目。感召鳥合之人心。使之赴湯蹈火。從吾所願。豈貪詐奸愚。足以當之哉。故用領兵之人，甯過於誠實。北方所謂老實。南方所謂默氣是也。彼伶俐之徒。平日只顧身家。而怠所事。明恃其才足以庇緩急。至於砲鼓之間。先看利害分明。恃能顛倒是非。必不用命前列。我之感召。不能化之。我之號令。不能信之。而在我駕馭之道窮而滯矣。誠實之人。感恩而不忍負。畏威則不敢負。雖才有不逮。而疵瑕不忍遮掩。則吾耳目不眩於是非。然又有一等衝鋒陷陣之徒。而不堪於管練統馭者。又有一等調度知方之徒。而胆力不堪領鋒率衆者。於此處之盡其道。而使偏於勇力者。可以衝鋒。偏於調度者。可以將兵。是誠在我良工之心苦矣。哨官以上。弓馬技藝。皆其末節。不足爲重輕。然亦須各有一藝。然後仗此無恐。庶可當先。

。且平時教練。頭目先知此藝之利病。庶可以示人之習向？苟不可得兼。甯用有胆而無藝者。然則貪詐愚不可用於統衆。誠實足以付一軍。似矣。又何如焉。必也奉主將之命。甯使下怨。奉行惟志。不苟取士卒之財。而與之同共甘苦。略知文字。行志向上。庶幾千人之將矣。此所謂幹實事之人也。幹實事之人。臨陣而不能奉命率衆者。有之矣。奸詐貪愚之人。驅以死敵者。未之有也。

一原性氣。夫人生而受天地之靈。天地有南北寒暖之殊。故人稟有強弱直詐智愚之別。南北之不可同。若天地之寒暖不能一也。江以北。大端氣浮而輕躁。易挫而難振。此蓋一時迫切之浮氣。非真勇氣也。似當先挫抑其浮氣。發其真勇。南兵氣雖平和而慮周。多虛激之氣。而無剋頸決腹之志。似當掃其虛氣。作其真勇。教馭之方。亦自不同。大抵江北土平水少。兵法所謂十步當一騎。正其地也。當重騎兵。然騎兵不便短戰。倭銃可以遠及。因騎形之大。猶易中傷。步騎必須兼用。但騎不可逼步之後。步若教練未信。亦不可使當騎之前。騎旁攻而步正出。或者其可乎。騎於弓矢之外。可用毒弩。平野之地。衝騎散列。直衝賊營。以毒弩射之。尤非弓矢所能比也。步兵乘險打銃。而揉之以騎。亦無不可。雖然。臨機應變。因敵易形。又在主將。不能逆觀也。

一原感召。夫民心至愚。而神無令之政。不誅之威。畫地而守。不賞而勸。貴賤異養。尊卑異位。豈盡是智力所能驅之哉。然古今人無賢智。自王侯以至於庶人。有同焉者昭然而不昧也。惟盡我之所與。行伍同者。而行伍以同應之。彼亦自不能知。故立得腳根定。蹈火水而不辭。凡爲主將者。主將非大將之謂也。一隊之中。隊長爲主將。一哨之中。哨長爲主將。以上倣此。至誠待下。平居之時。視其疾病。察其好惡。實心愛之。眞如父子一家。又諄諄忠義之辭。必信必果。出征之日。同其甘苦。身先矢石。臨財之際。均分義讓。如此則無慾。無慾則剛明正直。足以使人。下卒雖愚。昕夕得於觀感。義愛蓄於平時。奮氣發於臨用。將見利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心威於信。命輕於感。形威於法。而油然而莫知其使之者矣。但將士色貨之軀。鮮能自振自立。必吾上人諄諄教導。嚴切察訪。隨過曲防。以納於軌。不可化誨者。嚴以重刑。加以連坐。萬人一心。所向無敵。不在茲乎。

一原信。夫人無信不立。而軍中之信。猶如冬之裘。夏之葛。不可一時缺者。夫子曰。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當今之時。天下之政。載諸條例。頒諸陳奏。充棟累牘。集案盈几。皆通變宜民言治之言也。朝行暮輟。而曾無一補於治者。不信之故耳。如今之官府告示。張貼通衢。大字招揭。可謂信令矣。而舉目一看者誰何。良由官府不行督察之令。小民習爲故事。如此。而

雖日出一示。何益哉。苟着實舉而行之。如有司官。只一收字。有餘用矣。兵中號令。更不可一字苟且。凡集鳥合之兵。行伍既就。首閱體統。以至軍禮。軍禮不肅者有誅。軍禮既正。在南則紀效新書。在北則練兵實紀。釋其第一當習者。人各一本。每入教場。先令每隊中識字者一人讀與衆聽。日限若干。抽兵考背。書聲徹外。至有兵人苦之曰。我輩能讀書。必去考做秀才。不來當兵矣。此豈得已哉。人心既苦。則又從而解諭之。使知當習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之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之令也。於是再約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怠事者有誅。歲月之餘。習乎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謂節制之師。是之謂人自爲戰。今人之談兵者。却以不用節制。野戰向敵。人出己意。謂之人自爲戰。謬矣謬矣。是故行之而必察。察之而必行。操簡馭繁。統萬如一。信於先而用於後。故未戰而廟算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於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一原教。夫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於適用。人之作用不同。而同歸於得士心。是在吾因材造就。無一毫預於己耳。聖門七十子。問政問孝。吾夫子應之。未嘗有同語。各因其未及而發之也。未及者既至。其於已至者。皆同矣。敢以敵營一二實事爲對。如一把總。平日優禮於頭目。而嚴察於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輕處。恩必遍及。有當治以法者。必多責成頭目。如一把總。

平日寬愛兵卒。而操切頭目。凡是營之兵。犯必重處。威必全加。及有當連坐以法者。必量貸之。其有優於調度而短於衝鋒者。委司策應。必佐之以強兵勇士。其有優於膽勇而短於調度者。委司前行。必付以伶便之佐。授以不移之令。是皆因材而加造就。無分智勇。盡可收功。實不容一毫己意爲之增損也。由總而馭哨官。哨官而馭哨隊長。隊長於十人之中。亦當因平素十人性稟何如。人人異應。如勇者勸之合十人以爲勇。不可獨特其勇。勇者未必皆被害。曉其義命。以作其勇之類。務使十人各奮其所長。而改其所短。破其所疑。此須主將諄諄面誨。刊刻遍及。懸以賞罰。不時抽查。所謂比及三年。有勇知方。此其知方之教乎。

一原羣藝旗鼓營陣。夫羣藝旗鼓營陣之於軍中。猶人本之手足五官也。手足痿痺。五官病發。固不足以爲人。然元氣腹心。實非手足五官所能攝。至使手能舞。足能蹈。目能視。耳能聽。鼻能聞。口能言。各效用而盡職者。元氣腹心之事也。元氣腹心。總統萬事。其在兵中。於本體則感召之道。於效驗則爲立則脚根定。雖然。技藝不精。以卒予敵。旗鼓不明。是爲浪戰。營陣不整。節制何居。又皆必不可缺。而亦不可獨特者耳。

一原練兵。夫器械不習。與赤手同。教習之道。須先重師禮。古云。師道立而善人多。教師之類。於位甚卑。然在兵卒之間。卽師傅之尊也。兵卒素未習藝者。不知藝之可好。略聞外習者。

心中有物而不化。自恃舊習以爲佳技。師道不立。則言不信。教之不遵。學之不習。習之不悅。師道廢。教無成矣。須於士卒間。隆以師禮。付之便宜。凡兵士之不聽教。得徑行責治稟官。示以軍法。將士頭目。皆習其業。小卒相視而謂曰。其尊者信之如此。吾輩當何如焉。如此。師教行。習服速矣。但師教之類。皆血氣小人。一技在身。如蒙至寶。便不肯盡其法以誨人。且或受人供養。以厚薄爲是非。如此。卒心不服。習藝復爲虛文。故不假之師權。則教習不行。若假之師權。則分外生事。在吾善意操其駕馭之柄而已。

一原火器。夫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是火器之濟於戰陣久矣。但今之制火器者。類愈多而愈無實用。用火器者失法而每以自誤。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弱。須兵士立得腳根定。則拽柴可以敗荊。况精器乎。諸器之中。鳥銃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大砲火箭鳥銃。皆爲利器。餘則只可施於舟師。守城頗同。而非陸戰所宜也。前項火器。往往打放無節。賊未至而打放已盡。賊既至而空無可打放者。其弊在於場操時。不曾照臨陣實演。及至對陣時。頭目不在前列。火器之兵。信不過殺手立得腳根定。中軍復無主令以爲火器之放止耳。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短用。業已載之新書。惟是平時即以草人約臨陣打放步數。教之如對敵。及臨敵之際用

之。則如在場叮嚀。聽中軍何令。方才打放。先者有誅。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於五十步之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

一原火器。夫北方之火器。惟有夾把鎗快鎗神鎗佛狼機碗口銃大小將軍等項。種色尙多。就中夾把鎗之制。卽快鎗也。但多一鐵把。以備急時充鐵棍之用耳。緣所製之人。洞曉此中病痛者既少。而又非任怨任眞之心。不過捲成鐵筒而已。腹內未曾用鋼鑽鑽光。以致鉛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銃身單捲成器時。有炸損人手。不敢托架於前。却以雙手把持柄後。又用一手點火。試以藥力。既可炸損鐵銃。豈兩手之力。所能擊禦。火未出而手先動。銃已歪斜。鉛子何由得準。又軍士不知放法。官給鉛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銃腹大。火藥先鉛子流泄。則鉛子無力。何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銃有力。爲其銃身長。銃內光圓均直。鉛子與銃口腹相合。火氣不泄之故也。藥幾錢。則鉛子幾錢重。子重藥少則無力。子輕藥多則子攏。子去多中而准者。爲其火發而銃不動也。火發而銃不動者。爲其一手把於銃前。手在火藥之前。銃不動則發必中。銃腹長則子去必直。後手不點火。而以指發機。則手營執銃。而臨發穩正。機鳥而之所以爲利器也。此鳥銃之所以較中。雖弓矢佛如也。此鳥銃之所以洞重鎧而無堅可禦也。馬上步下。惟鳥銃爲利器。其車上守城。必用佛狼機。今之佛狼機。鑄

造失法。甚有母銃口大。子銃口小。欲將鉛子如母銃之口。則小銃之力不能發。蓋機銃子母爲二。子銃口道有隙瀉火氣。火氣常強也。如照子銃製子。則子小。母銃腹大。藥氣先出。子必滾落。則發去。亦不遠不中。又子銃之口。多與母銃口不合。藥發。則火氣激回於後。不復俱送子向前。裝放之法。又每以十石實子銃。或用木馬而浮鉛子於面。以輕激重。必不能遠。求其善用。必就母銃口。鑄與子銃口合。子銃須深啣於母銃之間。放法將鉛子務與子銃口一半相合。用凹心鐵送入子銃腹內。不用木馬。此佛狼機之妙用也。碗口砲腹小口大項短。藥少子重。發出無力。不堪用。如用之。必須腹長三尺以上。鉛子合口。送至腹底發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可備一位。以防要路大勢衝突之寇。今取名虎蹲砲即是。又神鎗國初之製。有木箭體輕而火力急。斯箭發多番跌。有鏃向內。尾擊物者。且遲鈍費工。臨陣不過一二發而已。大小將軍不可行用。只可守城。而每遇試放。多炸破傷人者。放之無法也。因用藥太多。土石築之。將藥築實。內無轉力。遂乃橫攻。今須用藥僅約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三寸。下至腹口。虛其內四五寸。使藥有轉旋之空。上用一窩蜂大小子數百。外用一合口大石子壓之。若無大石子壓而激之。口大如盂。小子如栗。出口便落。不能遠中。惟其腹之虛也。故火發向虛處一攻而出。則不橫及矣。他如千里勝自發銃魚骨銃等項。巧立名色。逞意浪造。皆不如式。習之苟精。

投石可勝。用之不精。雖多無益。况喜火器。惟無惑於多端可也。又其最利遠者。其火箭乎。利近乎。其噴筒乎。以火箭言之。頭須鋼鐵。鋒非兩刃。取刃自脊。鏃長三寸。中間以凜矢與火筒。輕重得宜。鑽眼須直。眼不直。則發不正。發准遠近以爲高下。自天而墜。擾亂後隊。着人馬皆洞燃。攻火盡而用之。以噴筒言之。慢藥明火。一具三子。縛以藥線。後口而入。入須圓緊無破。每子下用急藥。子上用慢藥。子發如星墜。火出成煙霧。揚威驚馬近敵之具也。一原戰器。夫今強敵之技。遠惟弓矢。近惟腰刀。別有鐵鉤鎗。乃乘吾亂而用之者。弓矢射不能及遠。僅可五十步。使我兵敢於趨前擠鬥。敵矢不過三發。則短兵相接。弓矢無用矣。此無足畏也。腰刀用於馬上。前有馬頭。馬頭已長於刀。我兵步下。列擁向前。舉刃擊馬。豈馬上之刀可以及吾身者。由此言之。敵無足恃矣。而邊兵每每陷亂。視敵若神鬼魍魎。此皆我兵之拙也。何以見之。薊鎮之防。九邊腹裏。悉有入衝之兵。俱屬本府過堂人馬。器技俱經面閱而人計之。我所特以爲勝而且利且遠可以代矢者。謂非火器乎。除大砲佛狼機碗口等銃。已於原火器款內詳言矣。烏銃尙未傳至北方。知用者少。臨陣無有捍蔽。銃盡發則難以更番。分發則數少而不足以却聚隊。手槍打造。腹口欠圓。鉛子失制。發之。百無一中。則火器不足以與敵矢敵矣。况用器之術。短不接長。且如南方狼土之兵。士官軍令嚴重。人人用命。宜戰無不勝也。

。初調殺倭。每得一勝。旋則敗勝。何也。所用皆長牌短刀。倭寇則以長槍重矢。此所謂短不接長。及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此所謂以不能而鬥能也。余乃因蹶思便以敗求勝。乃精放鳥銃之法以代矢。矢不及銃。步下短兵。有若長槍手握於根。而倭則持槍中截。槍法惟長彼一寸即必勝。乃較倭長可五尺。是倭槍不足以敵吾之槍矣。狼筴鈿棍。皆倍刀之長。藤牌捍身而進。刀不可入。是以幸而屢捷。此後百戰。未有一挫。固中間感召之道。立定腳根之效。雖不全繫於器械。匪此。足又以袒裸搏虎。不幾以卒予敵乎。今之邊兵入衛兵。火器既已如前不足恃。而弓矢之外。惟有短刀。弓之勁既不如敵矢之利。復不如敵臨時胆定力舒。近發必中。又不如敵。及至近身。敵在馬上。我兵亦以馬交鋒。則馬不如敵強。刀不如敵利。且軍士之刀。平時砍木砍柴。芒刃已喪。白鐵尺餘。僅有刀名。卽謂之赤手可也。如以步鬥。敵在馬上。我兵步下持二尺短刀。欲仰逆馬首上砍賊頭。雖倍兩刀之長。亦不相及。是今日所以禦敵之技。件件短如敵。件件不如敵。而悉使敵得其長。尙可以語戰乎。今日之計。以與戰言之。必須各項器械。各長彼一倍。相持之勢。各得便宜數倍。庶可驅胆怯之卒。不堅之陣。而當強悍之敵也。精利火器火箭鳥銃噴筒。則可以長於敵之矢矣。長柄鈿可打可戳。可以隔刀。步下仰戳。則可及敵面。馬上則先加於刀。夾刀棍可打可戳。步下則可戳馬腹。馬上足能敵刀洞甲。則可

長於敵之鈞刀矣。中原之地。兼防內盜賊。可用長槍。與敵戰。則長槍難用。何也。敵馬萬衆齊衝。勢如風雨而來。槍身細長。惟有一戳。彼衆馬一擁。槍便斷折。是一槍僅可傷一馬。則不復可用矣。惟有雙手長刀藤牌。但北方無藤。而以輕便木爲之。重不過十斤。亦可用牌以蔽身。牌內單刀滾去。只是低頭砍馬足。此步兵最利者也。

一原用器。夫長兵短用。短兵長用。此所謂勢險節短之法已。火器火箭弓矢。皆長兵也。往往賊在數百步外。卽已打發。及至賊近。與大隊齊來。却稱火藥放盡。鉛子欠缺。或再裝已遲。每由此而敗。緣其故在於操素無號令以節制之。臨時殺手立不定。銃手居前列。每陷於敵。非此之用也。今當先將銃手交與殺手。臨陣放不如法。違令先發。徑聽殺手割耳。回兵查無耳者斬。銃手若亡。殺手償命。平日又操之以定令。每於報賊將近時。銃手雖列於外。專聽中軍號銃。中軍主將。自掌號銃。看賊至五六十步。中軍放號銃一個。向賊一面。才許放銃。分番如期。每一長聲喇叭。放一次。看中軍放起火一枝。方許一體放火箭。如無號銃。便賊到營下。亦不許輕放。若違令放銃打賊者。卽一銃打死二賊。亦以違令誅之。如此。而更番有法。放銃必能打賊。打賊必能多中。賊亦不敢衝我兵。此放火器第一要務也。至於叉鈿鎗刀。皆短器也。何以長用。槍必身法步法與手法並進。而手握於根。卽如把舵使舟。又必盡兩着手。皆長用。

之妙也。但平日在教場操時。打銃則把托穩定。對把從容。舞械則以單對單。前無利害。似講習之已精已至矣。臨敵之時。若使仍是照前從容酬應。如教場內比試一般。不必十分武藝。只學得三分。亦可無敵。每每見賊時。死生呼吸所繫。面黃口乾。手忙腳亂。平日所學射法打法。盡都忘了。只有互相亂打。已爲好漢。如用得平時一分武藝出。無有不勝。用得二分出。一可敵五。用得五分出。則無敵矣。雖諺有云。藝高人膽大。殊爲不然。必須原是有膽之人。習得好藝。故膽益大。無膽之人。平日習得武藝十分精熟。臨時手軟身顫。舉藝不起。任是如何教習。亦不得膽之大也。其火器猶爲誤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銃。而頭已回顧走路。或忘入鉛子。或下鉛而後入藥。或裝畢而滅其火繩。或濕其藥線。或自焚其藥。十銃之中。僅有四五銃發出。四五之中。僅有一中。爲難矣。此蓋愚劣於百敗之中百勝之際。一一面見熟試而知之也。難矣哉。

一原將祕。夫制勝之妙。如珠轉圓。將何有祕。蓋有不可以言喻者而可以意受者。感召之道也。忠誠惻怛。實心實行。艱苦居士之先。便利居士之後。知我士情。使衆由之而不覺。知敵虛實。使衆蹈之而忘危。驅萬人以意。而不在于威刑之寬猛。悅萬人以心。而不在于財貨之重輕。材有大小。各適其宜。佐之惟斷惟信。無適莫不有體。謂非祕哉。

一原練兵分數。軍禮節制之道。居二十分之二。次第連坐之法。居二十分之二。賞而當。居二十分之一。罰而當。居二十分之二。月糧得實惠明號令。居二十分之二。利軍火等器。居二十分之二。營陣得法。居二十分之二。將勇兵精。居二十分之一。此皆練士之一節也。乃有五分。則在使站得脚根定耳。以前十五分。皆爲站得脚根之一事。雖一事不能少。而不足以該全體。所謂五分者。實心任事。至誠馭下。同甘苦。恤患難。以感召爲工夫。使三軍心服。恩威信於平日。必至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兵法所云。令民與上同意。論語云。有勇知方。孟子云。可使執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其庶幾矣乎。

一。原器祕。夫人無牙爪。天設五兵。長短相差。新書已備言之。但倭寇必死爲念。且從董稚時。卽懸刀者習之法甚熟。故利於短。大端短不接長。我兵必死之念。與習勝之熟。與倭遠甚。故必多用長以制短。此不易之論也。兩長相對。惟有法者勝。兩法相同。惟有膽者勝。鴛鴦陣長短相差。管見盡於此矣。

一原戰祕。夫戰之有密者。猶醫方之火候也。方同而火候異。則效有差等矣。陣惟祕。此平原之法也。凡臨陣時。去數里地列陣。須一息而定。列陣時。勿使敵見尤妙。列營。火器在前。火營而進。或寇來衝我。或列陣待我。俟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中軍令齊發。只有一火。兵士乘火

煙如雲。一齊擁進。須是飛走。密布長器。如蜂蟻附。一齊擁上。不可毫髮遲疑。短兵救之。無有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焰之勢。飛進之雄。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

爲軍務事。照得各營起用軍器什物甚多。遇有損失。如體恤軍貧。盡爲之官製。則軍無責成。愈不用心收拾。如盡責軍賠。則貧軍又無力能補。除將各項器械於會計之時。已行三協督各將領從長計議。分別某項官製。遇有損失。依法責治。不令賠償。某項初則官製。一次以後損失。自行賠補。某項俱係各軍自辦。並不官給。議擬已定。呈覆前來。爲照各器俱有官號字樣。若遇不時損失。官給者務要如時報官。其官給一次者與自辦者。若有損壞。各軍亦要卽行自備完美。每月一次類報本營各將領書填字號。免其責打。若大衆一同損失。及出征用去者。臨時另行通備。或屬官帑。或屬罰補。不在此例。擬合通行遵照。爲此牌仰本官。卽便轉行所屬營路查照。單開款項。傳諭各軍。遇有損壞軍器應官製者。卽行報官。呈請官銀修製。應各軍賠補者。各軍卽行賠補。永爲定例。各將領仍每月類報本府一次查考。取各違依繳查。毋得違玩未便。

計開車馬步器具

一 盔甲

臂手

鉤槍

鏢鉞 夾刀 鴨嘴棍

大棒 長刀 藤木牌

狼狽 腰刀 大將軍

虎蹲砲 快槍 鳥銃

提砲 皮篋 鑼鍋

鑼鼓旗 狼機 圍幔

以上俱干重大之器。遇有損壞。應該修整。從宜估明。請給官銀。買辦工料修造。如無故損失者。若責本軍自賠。不惟造不如法。而工費頗多。軍力不貲。又非市集易買可得之物。相應責令損失之人。賠辦物料。聽該管官呈報本將官處。責令官匠造補。若極貧無出者。重加責治。以示其懲。官爲之處。願自繳價者。俱免責。

鐵門 鐵錘 鐵剪 鐵銼

鐵錘 藥匙 鐵送子

棚杖 錫鑿 火繩

本榔 車驟鞍屨 繩索

木枕 木郎頭 馱架

油箕罩 木桶 柳筐

火鑪石 鉛子模 木馬子

鐵鑿斨

以上器具。遇有損壞。應行官給一次。以後遇有損壞。所費工料不多。軍行可辦。應該本軍照式賠修。

鞵帶 椰瓢 解手刀

弓 箭 弦

撤袋 火線 子藥袋

藥管 火線筒 銃套

燈籠 水袋 馬鞍仗

夾松 料兜 繩絆

釘鐵 解錐 草繩

鞵鞋 號衣 大帽

石子 鐵斧

以上器具。俱應各軍自辦。

練兵實紀雜集卷三

將官到任寶鑑

三軍司令。惟悔吝固人事所召。然時日吉凶。所以定志而作氣。擬之他任不同。今將緊要應驗用忌日辰。開略於左。道藏經論本命支干對沖。凡上官赴任移居入宅嫁娶出行修作一應等事。先看作主之人。本命無犯沖尅。然後選用。今人但求日吉。而不知本命沖尅所犯。是宜詳察。(下略)

夫天時不足忌。在盡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祿。所謂人定亦能勝天。陰陽時日。何爲者哉。但吾輩武夫。罔習吏事。到任之初。手足無措。已失先後緩緊之序。故其設施顛倒。如向風理絲。無怪其然。予與諸將。叨有一日之長。師率之責。乃撰其節要。爲到任寶鑒。吾輩真肯信而行之。決無不利。凡我將領。無論大小。不拘邊腹地方。奉有欽命推擢之日。或生長此地。或昔爲屬伍。日夕面見。地方事宜。似不必詢衆而後知也。但一官自有一官之體。或內而衙門之羣務。或外而上司之新政。便是舊遊。終隔藩籬。况會未經其地者。安得不爲先事之圖乎。悉當於未任之前。於曾經彼地遊宦。或士大夫。或前官。或聞知彼中事情者。先行多方諮訪。其時人

言尙公。語云。禮失求之野。閭閻小人。心無所爲。間訪一二謹慎知事之人。亦無不可。是我未至之先。已得地方之情矣。姑默存之。未可就信。履任之日。見過官廳。且勿輕論地方事情。本日只了應酬。雖對賀客。亦勿論地方。輕開此口。左右便測我意向所在矣。應報上司。先具揭帖。楮書左右。和以遇之。卽有不是。且勿分別可否。惟存於心。次日。將衙門內要緊號文簿卷檢覽。稍知大義。三日。行香禮畢。投文後。且收在退居。親行檢看。稍知任內之略。乃將錢糧兵馬城池地理各文冊。於案牘中擇出。粗涉一過。先取大數。抄爲手摺。常在袖中。應參上司。則赴參見。詢以職守之事。只云某叨遇主司。罔敢不竭力報國。心雖切切振作。練兵飾武。釐弊興廢。以保地方。但初至未諳。容回任事事請求。應該自行者。不敢遲怠。應該請詳者。請詳遵奉。第以設施之初。人心未信。不無耳目之異。望主司姑爲主持。以需其後。如果行不逮言。甘辱明法。倘設施果合時宜。果中利弊。而人言市虎。亦望主司堅執投杼之嫌。以裨責成於終。如此對之。方見老成。回任之日。務信其言。不止務信其言。當終身以此言爲鑒戒。務副之於其行。尋當巡行境內。每到一城。先將城池形勢邊牆看過。詳問四方險易。建置始末。保障緣由。入衙門將地方父老延入。以禮優見。問其弊病大率。如係邊牆。步步親行備問。牆外所對何項敵人。部落某處。某年入犯。因何失事。因何成功。夫前人之事業。後

人之龜鑑。今當如何庶可守固戰勝。諮訪在心。且勿就言方略。次則查點庫藏。如神器則云庫在某處。卽親詣件件驗過。某件某年造。如何用。見今堪否。且待土人典守者言之。勿出己意。乃又卜日入操。其軍馬逐名點看強弱。器械堪否。使地方形勢。人情土俗。軍馬強弱。衙門利弊。一一在我心中。有如素游之地。乃先將極貧無告之軍查出。優以言辭。省其差役。問其疾病。次革科斂之弊。次將衙門內役侵占賄賂之弊。盡行痛革。次於各軍清楚糧餉。務得實惠。次將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親行存問其家。式其門閭。如此。人心大定。人人知我是爲民之吏。愛軍之將。然後仍行擇訪名望才猷素重一方之人。真心求教。蓋彼於我初至之日。未知我作用如何。卽有裏言。未肯盡吐。稍見我作用。知我爲賢者。必以佳言告我。必以地方利弊宜軍宜民之略導我。凡有不忠之言。偏拗之人。自然不敢誑罔於我。此後任我所爲。皆宜軍宜民之政也。如有利弊所當興革。事重而不可專者。申報明白上司。如力可自舉者。便宜行之。凡有大事申報上司。於文書之外。仍附以揭帖。備言其事之始末情節利害緣由。上司無不聽允。自此之後。既得上司之歡心。下人之悅服。可謂盡矣。但人情難測。患變無常。又須日慎一日。無敢少安。在內地。常若上司督責於上。在邊方。常如敵患臨前。慎之又慎。敬以勝慮。如此戰勝守固。完名全節。爲賢將。爲美官。永無災患矣。

一居官不難。聽言爲難。聽言不難。明察爲難。凡將官所聽言。係軍卒之利弊。士氣之盛衰。疆場之得失。初任如前。多方博問。得言之後。必俟經歷。言合者信而無疑。則卽行之。言不合者。再以未任與初任所聞質之。質之非利。其爲我言之人亦非也。我則漸漸遠之。而不用其言。所計皆驗。行之有益於地方。則所言之人。必心地光明。識見高遠。我則時時請教。以匡不逮。以聞所未聞。又勿彰人耳目。使言者獲謗。百言投杼。則我之好不終。善言不復入耳。不忠之言必勝。如此。而邪人日密。所行日非矣。鑒之鑒之。

一一切軍馬錢糧強弱等第數目。錢糧出入緣由。邊塞城池里至形勢。馭軍防邊方略規則。應與應革事宜。一一於到任一月之內。務要取勘明白。畫圖貼說。具一手冊隨身。以便次第舉行。上司詢問查取。卽以手摺擇出對答登報。

一到任之後。卽置號簿。所屬置簿赴比於我。我亦自置一簿。以比我應行及查掾書遲早。以妨奸弊。凡要緊者。復密書一帖。粘於暗室。及不急之務。人不在意者。每一月之內。量記一二。不時覺察之。掾書將謂我爲神明。屬下將我爲記事不忘。自然警畏。爲官之道。臣子之職。鑒戒萬慮。亦不能盡。第一緊要。在練兵殺賊。實紀一部盡之。茲三言以蔽之曰勤敬廉。

練兵實紀雜集卷四

登壇口授（西路副總兵官李超。東路副總兵官胡守仁同輯。）超守仁等。猥以庸劣。待罪薊鎮。恆慚蚊負非宜。深懼覆餗在疚。入任以來。仰奉督撫按關碩畫。總鎮司道軍機。首與台工。以固天險。並舉教練。以振靡風。邊習邊機。雖頗有所聞見。而動輒扼腕。亦嘗竊爲我總鎮兵主憂焉。至於超等鴻毛身命。此不足計也。時惟庚午夏六月。諸邊新臺。肇建過半。乃奉制府會同撫院奏。奉暫停以舉練事。隨於六月下旬。蒙兵主檄文奉行間。竊惟是舉也。往知總鎮臥治。三屯諸路。損益興革。勢若秦越久矣。所部獨三屯標下勇壯家丁約五千餘人。能使軍容整治。卽爲盡心厥職。謂之上等品色矣。超等忽奉前檄。且喜且慮。夫所喜者。我兵主連橫十一路全鎮之力。深得禦大敵之道矣。所慮者。諸將積習。未可言轉。而一二日登壇口語。期瘦數十年來已成已信之痼病。不易易也。乃於六月二十一日。東路協守守仁。西路協守超。遵化標下遊擊孫朝梁。張士義。三屯標下遊擊史宸。王通。王撫民。中軍都司謝惟能。分守山海參軍管英。石門寨參將李珍。臺頭營遊擊谷承功。燕河營參將史綱。太平寨參將羅端。松棚谷遊擊張拱立。馬蘭谷參將楊鯉。入衛固原遊擊劉葵。延綏遊擊侯服遠。其密雲標下參將李如楨。蔡勛。遊擊王祿。牆子嶺

副總兵張臣。曹家寨遊擊王旌。古北副總兵董一元。石塘嶺參將陳助。各以遠道。西防緊要未至。選用提調等官張應時。甯潮。劉尙仁。章延廩。方相。李天爵。朱維藩等代。及各將官部下中軍官。管操。書記。掌號。吹鼓手。俱集三屯鎮城。是日晨鼓戒嚴。我兵主肅整冠服。盛列威儀。陞帳啓轅門。超等戎裝秩序趨跪。敬謹謁畢。退出。更衣以入。兵主迎至臺中。延超守仁於庭內。面北。行揖禮。西序立。諸將簷下行兩跪禮。兵主面南受之。次各都司提調中軍等官參畢。閉門。兵主乃降容悅色。揖超等以入止止堂。南面坐。超守仁垂手僅去尺許。諸將分秩於東西。坐超等之後。次都司提調。皆序坐。次中軍等官。立於東西壁下。次旗牌。管操。書手。掌號。吹鼓手。俱環侍於廳戶之外。禮畢。超等知兵主之誨。必諄諄不止萬言。恐其聽記弗前。有孤登壇授受之盛舉也。乃與守仁及各將領。預擇聰慧書手各一人以從。暗攜文房之具。布於廳事西壁。每書記一人記一句。各分號編次。週而復始。是以兵主三日之訓。辭。雖不假思索。出諸口而無不中節。其役夫之紀集。亦不敢魯魚。編既合。而如出素成也。坐頃。天氣正暑。諸將士汗下如雨。莫敢有揮之者。兵主出吳扇百十餘柄。自超以至吹鼓手。各給一把。因命揮之以拂汗。復出團中瓜。獻者於超等各三葉。士識而下各一葉。兵主曰。位有貴賤。身無貴賤。自兵主而下以至士識。皆兩葉。於是將士不覺棄熱就涼。目爲異數。食訖。兵主屏氣澄慮良久。諸將皆作。兵主

曰。語長復坐。曰。諸君以今日共坐之處。是何處耶。衆莫知意所在。不能對。曰。此非三閭房子。乃是一隻船。且漏。又當風波之中。若睡的自睡。坐的自坐。儼人反目。各不同心。將船被風浪飄衝打碎。彼時無分賢愚。無分恩讎。都是溺死。遭此之際。便是異心讎人。既在一船。說不得平日不相識。說不得平日讎怨。推是共患共難之心。掌舵的掌舵。掌槳的掌槳。同心同力。將此船撐過江海。到了上岸時。任從衆人各心各路分投而去也。今要求漏船過得風浪。却人人不齊心。不共拚一個死力。那個人能免得去。况諸君起於世豢者。受國恩有年。輾起布衣者。榮耀逾分。以職事言。分當捨身。以國法言。勢當捨身。姑且勿論。本鎮曾聽人言。武職兩手握着便益。成功則顯親揚名。加官進祿。是一手握便益也。陣亡則廕卹立廟。血食百世。是又一手握着便益也。是生得便益。死亦得便益。但本鎮見武職畢竟廟食者少。下獄者多。舍了便益。以圖饒倖。第不知五十年前將官陣亡之時。同陣偷走者。如今還在否。諸將曰。還有今日走回。明日死在家下者。兵主曰。死是免不得死。只是多活幾日。做了個帶罪的鬼。當時偷活在世。誇他便益。直到今日立廟祭祀。天報忠臣。子孫興旺。還是誰便益。諸將默然。兵主乃更端諭曰。夫九邊雖同爲防敵。惟薊鎮之事。與八邊不同。我先說薊鎮之形。而後言將官之習。比如宣大山陝。無屬夷隔斷。且地不無險可據。敵馬入犯無時。數千亦入。數百亦入。甚至數十亦入。將官隨有

警報。便就出去追剿。緩急之際。迅雷不及掩耳。那得齊兵。那得聚衆。故特有家丁之設。所謂在精不在多。與將官廝守一處。人不離營。馬不離鞍。一聲砲響。早已出門。方才追得賊及。又有偷馬打帳房之類。平日邊徼得此功勞。以爲根基。及遇大敵。却稱衆寡不敵。卽厚顏無恥。尙可保全身家。薊鎮切近京師。議論既多。山川糾繆。有險可守。外有屬夷限隔。使我一籌莫展。於平時無零賊敢入。使我無根基可立。於夙昔卽有技能。無處可試。三五年才一犯。每犯必東西兩路合勢而來。動稱十數萬。邊外延長百餘里。或以頭爲尾。以尾爲頭。分攻聚突。必有一處潰入。入則又以精兵箭營自固。敵知勤王之師。不日輻輳。自入至出。多不過十日。此薊鎮之形也。吾薊將士。平時旣無寸功可保。臨大舉時。便稱衆寡不敵。惟以家丁數百。竊伺零敵。卽殺數級。豈能掩罪。甚至無零可剿。却將平民被敵死亡。兵割他死頭來報功。希以免罪。甚至說謊。反叨賞譽。試以今日言之。說謊難行。僞首級不准。倘零功不多。倘無零功。而敵人自入至此。全不見面。總不一交鋒可乎。諸將對曰。決了不得。兵主曰。旣知了不得。如何不講戰。夫諸君所以不講戰者。病在理欲不並立。實事與虛套不同行。因有虛套行爲慣。故不講戰。諸將平日尙怕督撫。若總鎮操守清嚴。也略怕他。到了報賊時。便不怕總兵了。苦知兵馬由不得總兵調度。政出多門故也。及至敵入之時。督撫也不怕。卽有小過。料督撫拘泥舊套。恐有臨敵易將利害。必

然姑容。且總兵不惟不能做主將。更爲諸將所執拗。甲曰左。乙曰右。噉噉衆口。以致主將無所適從。其故爲何。蓋逆知賊未出邊。錦衣官校至矣。督撫總兵或亡於陣。或逮入京。其時誰與他算賬。欲便追論諸將之失。誰復聽之。旣而代任上司。又不惟不行查究。乃預爲己地。且益加優言。冀其感我。必然盡力於我。殊不知奸滑之徒。騙過了多少上司。此諸將所以不用命者。有所恃也。又將官調赴隨征之日。本官未起程。先差人分布於入京道路。及兵部門首。內府諸處。計約某日可追及賊。不待報至。便紛紛揚言曰。某將官追上賊了。殊不知三千軍內。還無二三百到。還有相去一二百里者。誰爲查究。還未見賊。及約期將近。又是前項之人。各處稱揚曰。某官如何著圍。如何砍殺。其欲妬人之功。報己之怨者。則曰某官在某處筍營。如何不救。尋曰本官如何殺砍。突圍而出矣。甚至喧動聖明。至有王全斌之賜。彼人此路旣熟。決可僥倖。復肯出死力耶。平日結識此套不知用了多少心機。費了多少金銀。又肯捨死耶。諸君多係西將。率以家丁爲利器。決不可以此視薊鎮也。家丁之召。本爲軍士氣弱。散守地方。倏然零賊入犯。一時軍士呼集不前。而將官當鋒。必得親養恩深之人。相救相護。今諸將每人統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將將此二三千衆。教訓精強。又召家丁二三百。厚養以充先鋒。今却顧此遺彼。愛小失大。就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作家丁養贍。是得二三百

人之心。盡失部下二三千軍之心。以有用之軍。置之不用之地。是費朝廷二三千軍士之糧餉。而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爲求精。適致冗費。本爲求多。反以致寡。既視二三千爲數冗。又視之爲必不可練用。如是而廝役益多。益快其欲。諸將又且利於此。習於此。偷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爲制敵之長策。及至大舉而入。便謂敵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凡能神出鬼沒。偷竊零騎。挑壕自固。便是好漢。此牢不可破之習也。其在薊鎮將士。又以敵人所向無前。積威所劫。交謂決不可論戰。本鎮試爲言之。若謂戰爲容易。固屬欺人。但勁敵曾來。亦未嘗不敗。符堅六十萬。晉謝元以八萬敗之。兀朮拐子馬。岳飛以五百人敗之。漢武帝時用衛青霍去病。掃空王幕。我太祖用中山武甯王等。盡驅敵人於沙漠。恢復中原。此亦敵必不可戰勝乎。抑還可戰勝乎。衛青霍去病謝元岳飛中山武甯王。抑神仙乎。抑是我輩之人乎。薊鎮必是大舉。必要大戰。大戰之道在我。必要合十一起全鎮之兵。合衆人之心爲一心。合衆之力爲一體。除合衆人之心力。另說且以欲圖大戰。試問諸君。夫大戰之道有三。有算定戰。有捨命戰。有糊塗戰。何謂算定戰。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謂捨命戰。但云我破着一腔血報朝廷。賊來。只是向前便了。却將行伍等項。平日通不知整飭是也。何謂糊塗戰。不知彼不知己是也。兵法多算勝。就與諸君今日在此算之。敵兵惟以弓矢爲強。我也是弓矢。况又不如他。便射得他一百賊死。他也射得我七八十個官軍死。

。賊近身。惟有馬上短刀鉤子。我也只有短刀。況不如他。兩刀相砍我砍殺他一百。他也砍殺我七八十。我砍他一百。他不退動。他砍我十個。我軍便走。賊以一人而騎牽三四個馬。且馬又是經年不騎。喂息臃壯。我馬每軍一匹。平日差使羸瘦。臨時。只馱送盜甲與軍之本身也不能。若與他馬對衝。萬無此理。如下馬即鬥。能捨命頂當。須要盜甲。今我之盜甲。外面新表可觀。內裏鐵葉一片數個眼。鏽爛惟存鉄形。還是好的。其空落如篩子一般。箭射可透。刀砍可破。是盜甲也不如他。惟有火器。是我所長。但火器又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每面只得六百桿。况一營決無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爲繼。只得分爲五班。每班不足百桿。臨陣之際。死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黃口乾。心慌手顫。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銃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鉛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臨時有裝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放時流出者。有將藥綫擦不得入。用指引睡而燃者。有將火線滅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準。潤濕不燃者。又有四十餘桿。中賊者。不過二十桿。內有中賊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賊死。其中賊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賊數千人衝來。豈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是如今我與諸君。還未出門。還未殺賊。先已算輸了。件件不如他。件件殺不得他。明日有賊來。却要昧着心腸。糊塗與列位

去上陣取勝。列位以爲何如。天下道理。只有平日件件算勝他。件件強如他。到了臨時。尙不知地利賊情何如。戰不勝者有之。今却一件不經心。只圖獨力靠天。世間無此用兵之理。無有不較多寡憑天之勝。諸君今日出去。可用心思想。明日來。件件細答。我今且以利害爲諸君告之。賊若進入內地。自入至出。必然要堂堂正正。血戰一場。必有數千真正功級。方可塞責。若不及此。決是大家棄了身命。死於戰場。以報國恩。諸君就要偷生。本鎮決無生回之理。我猶可也。今之軍門撫院。志存報主。心在死綏。諸君若不信。我與軍門。周旋兵間。十四年矣。軍門平日臨陣。只是單騎爲諸君先。軍門生平抱負志念。我所深知。若不能以功報國。決是成仁取義。斷不爲簿吏所辱。曾諭本鎮曰。這個面皮進不得城。撫院同體軍門者也。彼時司道等衙門。孰敢不從督撫而往。督撫司道。在軍就是紀功之人。我不慮功賞不明。我只慮諸君平日套子無處使。平日怯懦者無處躲。軍法在前。無可遮飾。且如往日調兵火牌。軍門只是開去星夜隨賊向往。將官恐誤限期。軍法嚴重。初出。擇其壯馬健軍。三千之中。不過二千餘名以往。飯不及炊。電奔星馳。一晝夜便走二三百里。再不管行伍何如。軍士有無隨上何如。一日之內。沿途疲人倦馬。已少了一半。再日又少了一半。及至到賊所。多不過二三百。便稱某人已追上賊了。其砍賊與否。又做支吾。軍門各上司亦不查本官有多少兵。多少到。如此。使全鎮十一路主客將官二十餘員。不

過五六千人。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是以只挑壕自守。如今題奉欽依。定有限期。限外不到。失事。罪及本官。限內不到。已開概累之誣。所定援兵。俱係三分中選二。又以一分。臨時聽將官自備沿途疲乏補數。到了賊所。必尋主將。個個軍定要於正行之間。設法見數。彼時所到不齊。復有何說。又往日因無行伍。因無分辨某營。因無左右前後營陣。故到個地方。任諸將各擇便地。各自爲家。以故對面視其危亡而不救。甚至坑陷主而將不顧。今以十路。分東西各五路。主客援兵。務各合一營。每營有定。就方色旗號。譬如遠遠但見一片白自東而來。便知某營。約到主將處。某方屬白。便向某方安營。一個亂不得。一尺好地形揀不得。又若某營前進奮勇。本營旗號一色。不待本營報來。便知是某將軍馬。若一齊退走了。但望見一片某色旗。便知是某將先走。又上陣之時。本鎮當中。諸將人各爲一頭。將官家丁在前。軍士雁行于左右。俱着本鎮高招。但有退縮者。只將將官。預令旗牌伺候。經聽綁來。此時那得工夫細打。只是一馬馱送軍營督撫所在之處。任你如何辯散。就是同營一將。代管其衆。所以每援兵一枝。必設主客將官二三員。正爲臨時拿了一個。就有一個代替。再說不得臨敵易將的話了。其廣布流言說謊京要一節。凡遇賊入之時。一切將官。只報總兵各道。轉報軍門撫按。並不許差一人入京亂報。一面預請各衙門差人。于沿京大小路。並九門兵部門首訪候。但有前項之徒。卽行拿住。本官後日便有

功。亦從減論。又往往朝廷法度。只行於督撫總兵。蓋朝廷之上。總其大綱。將將之法。要當如此。偏裨而下。每每好了多少說謊的人。守邊不固。退縮先走。畏避之徒。每每漏網。總鎮陣亡。與諸將若無干預。何曾連坐一人。至於部下軍士。曾來未見賊後一行查究。以此衆不用命。本鎮今奉勅諭。自副總兵以下。抗違練兵。便聽以軍法處治。况臨陣乎。我必先於練兵時一試之。臨陣殺人。知者怕。不知者不怕。倉皇之際。也殺不得許多。平時操練之時。軍士不如法。就是殺。參遊不如法。就是細。人便曉得怕。去年軍門做一本。說的甚是利害。直待有事時方上。我也做一本在這裏。也待有事時上。都是諸將濫差人入京。及一向不曾連坐。好了偷生的。苦了向前的。言語反覆思維。舊套用不得。軍法決到身上。無處推好躲死。故曰活人却走死路。死人却走活路。何也。凡將士若肯將實心拿出。愛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陣的心。必思勝彼之法。軍火器具。件件用心精製。將此性命。捨着出來。用心竭力。愛惜光陰。忙忙整飭行伍。倘得一日無事。我且活一日。一旦有事。父母妻子身家。各預打點停當。出門便與他們永別了。只做死的般看待。方才得勝。却又有我又得生回。方是大家掙得這隻漏船過海。這便是死人走活路。若不如如此思量。不是敗了被賊殺。必是軍法殺了。都是丟了生路。只是自己尋着無救解的死路行也。這便是活人走死路。大都今日只是要轉移念頭。改個肚腸。最爲要緊。諸將

唯唯。兵主又曰。不獨望諸君信我而改圖。還要部曲信諸君而改圖。還要士卒信部曲而改圖。致此之效。不獨我諄諄告諸君。還望諸君以此諄諄告部曲。部曲以此諄諄告士卒。使上下同心。人人知此。個個改圖。必須數萬人聯異爲同。聚少成多。合寡爲衆。方爲勝算。諸將默然。兵主曰。無已。還有一着頗省力。諸將復請。兵主曰。蘄鎮山川險阻。守固最易。若能守於牆上。拒打賊回。見有明例。各陞世襲三級。所謂重賞之下。諸將曰然。兵主曰。奈何二十年來。僅見一二次守固。彼時想敵人適值大兵所集處。是守之一策。亦其難憑。必不取信其決固也。一將曰。比如城在平地。又四面受敵。尙可守。况邊牆在山上者乎。兵主曰。不然。城小。法令易及。平地耳目相聞。誰敢先走。一城中家室所係。誰忍先走。出城之外。再無保公身家之處。何處可走。又一槩數人。官府多。頭目聯束。是以守而必固。邊牆遠近高下。十一路幾二千重。雖有山險。牆在高處。不能得許多頭目。節節而制之。高山之上。經過牆邊僅十里。山內遶行。便有二三十里。應援之兵。不可易及。將官督察之時。步行力有不及。馬足不能登險。與乘又屬遲誤。故將數十里之山。付之軍士。人自爲守。彼無身家念牆下。彼無督責於牆上。就使軍士用命。射打敵賊死。誰則知之。卽或先走。誰則見之。况邊牆高不過丈餘。厚不過五尺。敵衆數萬。乘山梁之勢。徑衝牆下。矢如蝟集。牆上卽使數十軍一槩。人相挨擠。舉足跌落

亦不能展手。况以數軍孤立。而當重敵。勢已懸殊。及望軍士用命於不賞不罰之地。胡可得乎。今來既奉督撫肇建空心敵臺。各騎牆相映。軍士據臺爲守。正面可禦山梁擁衆之敵。兩面可打拆牆之賊。便是敵人得向臺空拆牆而入。兩臺上暗認酋首。數銃齊發。縱安攤把都兒土蠻辛愛等。皆死於我空心臺銃石之下。未可知也。然欲致此之效。必在練有節制。使貴賤尊卑上下相維。十人便有一隊長。十人視隊長。便畏如大將。如此。處處是有制之伍。高山僻嶺。儼如主將在上。故人方用命。所謂戰要練。守亦要練。戰勝之軍。未有守不固者。况今臺座。俱當馬衝。梁上之軍。皆臺上官目親臨。屈指可計。某軍有功。某軍先走。便可執簿而書之。山下各路。又設有遊兵。專拿逃回先走之徒。登時殺取首級懸示。苟而固守。所謂全軍爲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爲第一着。爲最上策也。兵主乃出節奉督撫方略司過議擬者。特集爲二冊。一曰明哨。恐爲其所襲也。二曰暗哨。又恐其賊哨截路也。三曰架砲。賊將到邊則賴之。四曰烽火。以便調度援兵。五曰臺牆。賊至下。據臺乘牆。而攻打之也。六曰關寨。每防掣兵之後。當防屬部掩襲也。於是逐句分讀。字字講解。與諸將士聽之。其六項哨守教習詳細緣由。別有哨守書冊載之。茲不復贅。講畢。日視諸將。諸將曰唯唯。兵主乃作色曰。唯唯者。薊鎮之虛套。諸將之痼習也。其餘責躬之實。全未全未。試爲諸將言之。今日之事。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與諸將共聚一堂。開心見

誠。議論無慮數萬言。只爲改移滄習。誓幹實事。圖實戰實功以報國耳。週年薊鎮習爲滄套。凡上司有言。不論是否。只是唯唯奉命。甚至增美其說。俗語云。馬上房子。亦曰馬上房子。只是眼前奉承過去。心中已不然其言。才一出門。便生訾議非笑。凡有不便於己者。不願有無益於時事。或爲謠言。或爲異議。或布諸京師。或托諸親戚鄉達。或鼓舞軍士訟告。定使上司竟食成議。曲從伊欲而後已也。不要固守。也不須練戰。也不必精利器械。只是苟圖安身得利。一無所爲。束手學過太平日子。縱他日十一路賊來。不過止進一路。知道由誰的路分進來。破着一個頂綱。只是將督撫總鎮拾赴朝廷法網便了。爲今之計。利害責成。所已說盡。須將議論不便的事體。直言無隱。一一當面就說。事必求可。功必求成。大家保全。却不是好。本鎮聞都如食飴。二年以來。諸將所知。督撫愛才勇之將。誠實之言。任事之人。無異子弟手足。此套不除。邊機如何得轉。決無守固戰勝之理。諸將於是始有以守方略請者。有以戰車守略請者。有以器具請者。有以哨守請者。雖言人人殊。要之皆爲守戰實事圖也。兵主隨問隨答。或檢列督撫所示公移書簡與之講論再三。各歸於守固戰勝。諸將曉然而後已。又無慮數百萬言。時有向兵主言士卒之苦者。兵主曰。主兵月糧。客兵行糧。此國朝兵食定制。無敢議矣。但在諸將隨事撫恤節省。本鎮舊所炊薪。皆派於沂路。諸軍今已乏。乃自遣家丁採用。十二月除日薪乏。舉宅釜。至夜始得薪至。其

他類此者多。軍士雖不蒙惠。亦盡吾心焉。諸將曰。如退匠役以歸伍。減隨從以充戰。革薪炭以蘇軍。諸將尺帛不敢及門。此兵主之所以恤士也。諸士雖不敏。近日改轍效事者多矣。上如督撫諄諄教戒。無非欲諸將恤士耳。但如月糧關給於二百里外。撫賞官帑。十不及一。軍士每月身既修守。復督採柴。變價以充撫邊之用。且採柴惟二三處可貨。深山窮谷。孤寒寒村。卽有柴莫售。雖設以採柴之名。實扣月糧以充之。每軍一月。止得領銀一兩入己。他如差使應付之繁雜。委吏之摧挫。以禮貌恭敬爲是非好惡。不可枚舉。兵主曰。守邊將士之苦。恐諸將言尙未盡。吾且盡吾心。且以教練守戰爲圖。我若做得效。堂堂正正殺賊一場。盡得職分。上項苦事。本鎮保爲諸將士轉移之。若不能盡職。不着實練兵殺賊。臨陣走了。死無葬身之地。那得分文錢糧。都是費了朝廷百姓的。還敢說苦。無別引他辭。遮飾已過不覺日已晡後。兵主乃命廚人具饗。與諸將飲已。薄暮。諸將竟是鬱鬱而退。是日登壇諭令禮畢。次日方曦。兵主復陞帳。諸將謁禮既竣。登壇如昨。諸將肅然。兵主問曰。昨日所言多算之策。諸君必有奇見。何以教我。諸將無可對。兵主曰。凡吾所以諄諄千言萬語。無非要諸君改念。拚舍一身。實圖一戰。非真驅將士數萬一刻而就死也。此正所以爲諸君與將士求生耳。吾將士要保全功名性命。正在此捨世間。人處天下之變。捨得是。未有捨而不達者。兵法云。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置諸亡地而後存。皆此意也。歎

馬遠來五十步內外。不過弓箭射我。我今有鳥銃快鎗火箭虎蹲砲佛狼機。皆遠過木箭。很過木箭。中人多木箭。以此五種當他箭。諸君思之。孰勝孰敗。敵馬近身。惟有短刀。長不過三尺。我今有鈿棍長槍鉤鑊大棒。皆七八尺長。兵法短不接長。一寸長。一寸強。是亦得五件當他刀。諸君思之。孰勝孰敗。敵以數萬之衆。勢如山崩河決。徑突我軍。我有軍營。車有火器。終日打放不乏。不用挑壕。而壕之險在我。不用依城。而城已在營。要行則行。欲止則止。諸君思之。孰勝孰敗。敵衆人自爲戰。萬人齊力。我以節制刑名。使萬人齊力。使人不得不戰。就中又伺其隙。攻其惰。就便益他許多了。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又敵馬方來百餘里外。節節險要云云。此一算也。係祕機，超等不敢書。兵主又曰。凡我標兵。先赴信地應援之時。其各標下車營。只可將鳥銃手調赴邊牆上。將軍於近便總路城池。沿城爲衛。重器還宜在車。城車相恃。先保爲虞。若能禦拒敵回。萬全之勝也。萬一潰入。車兵趨回附車。馬兵馳回附營。各路援兵。見烽火傳至。不待調遣馳赴。主將合營舉衆迎敵。中間臨時方略。今雖口授諸君。但變不可預圖。諸將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傳也。先是諸路所操尖夜步下聽調援兵。但遇賊入某處。各由沿邊來至云云。此係祕密。超等不敢書。兵法乃擊其惰歸也。車營在後。督撫居之。漸次前進。本鎮與諸將云云。此亦祕機。超等不敢書。若功不憤恨。還有某一着云云。此亦祕機。超等不敢書。計凡五種五略

。所謂多方以誤之。必有一中。大都用寡與用衆不同。目今邊兵寡弱。本鎮非不知在精強而不在多也。當道置將。亦只要個個是孫吳。個個能用寡。但衆寡不同。勢不在我而在賊。賊入薊鎮動以十數萬。薊鎮主客亦有十萬餘。非他鎮人少。莫奈何之。比即使隨機應變。相敵治軍。亦須五六萬之上。兵到萬數以上。就用不得雲散烏合之法。就用不得將領家丁之法。就要堂堂相遇。就要以全取勝。一些吃虧不得。若用兩家相等伎倆。決是不得便宜。譬如賊以弓矢。我亦用弓矢。賊以短刀。我亦用短刀。賊以馬衆。我亦以馬衆。就先勝他。畢竟要敗。何也。器械軍馬相同。須是對砍對殺。交手方分勝負。數萬之衆。堂堂之戰。豈是待交手之後。方決勝負之物耳。須是未戰已前。件件算個全勝。使他寸刃不得傷我。一交手。便討他些便益。乃爲用衆之道。本鎮雖不敏。然二十年前。經歷薊鎮有日矣。後十餘年。于役東南之地。血戰者無慮百數陣。山川敵情伎倆。雖有不同。而兵法理。實無不類。爲今之算。譬如賊以弓矢來。我預使他弓矢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賊以刀來。我先使他刀到不得我身上。我先殺他。賊以馬衝來。我先使他馬衝不得我動。我先傷他。件件事事皆如此。是以一交手就勝。衆力不屈。衆勝不怯。方才是堂堂用衆之道。由此思之。正吾所說以火器五種。對弓矢一種。以鈿棍五種。對短刀一種。以車營對衝馬等類是也。又有人謂鈿棍等件太長。使打不便者。此非鈿棍之不便。蓋人習之未熟。用之未久

。不能與手相忘之故也。况懸之馬上。只見不堪用。緣用一隻手照管馬轡。只得一隻手用器械。豈能用數尺長槍鉛棍重器戰打。果是不便。若雙手用器械。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而已。殊不知此皆步下所用之器。只是借馬馱送甲冑。軍身行路。臨時必然下馬。正好步下用到陣上。你們只愁短不得長。方知我言的是。若平時將器具短小。馬上一時圖奔馳便利。到了臨時。馬上又站不住。還要下馬地列。則向所執於馬上軍器。又皆無用。不與空手同乎。爾多士思之思之。但只肯真心實信。收拾軍馬。振作志氣。臨時如我所云云。未有不勝。是本鎮所以決逼諸君捨身拚死之因。實爲立功揚名之計。到此地位。是使諸君死乎。是爲諸君生乎。是教諸君立功做豪傑乎。兵主論畢。於是超等諸將。豁然而歡。躍然而喜。咸有勇氣。生於眉睫間矣。兵主復東西讓。虛心遜語。復請諸將救其所未遠。復設案執筆。凡諸將一言之善者。皆錄之。凡諸將一事之未修舉者。皆錄之。備次第興革。時已逾午。大雨如注。兵主又曰。連日與諸君所論。雖俱軍中急務。語夫合萬人爲一心之本。則不在是焉。適值大雨。無他事可做。試與諸君論練守戰之本。本在何處。以手指胸下曰。在此內。乃心也。心之所應。則志如種木入土。雖兩甲之微。有參天合抱者。有不滿拱把而萎者。僅有丈尺無幾者。其種已定。卽吾人之志已定也。此志卽是至誠。誠至而才不能充。卽好種旣播。而地土不肥。亦與常種同。苟無誠心。而聽論萬言。亦秋風過耳。是以

鄙弱之種。而欲參天之材者同。班超志在萬里。竟以三十六人而取西域三十六國。古人無尺寸之基。皆能成大功。今吾輩所將者。見成軍馬十餘萬。誅戮鞭撻。草敢不服。此豈吾輩之長。蓋仗朝廷紀綱。持此忠義。以號令三軍。卽今全鎮諸將。不下班生三十六人之數。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只要我們志堅種子好。本鎮縱無才。以位則爲諸將之長。以責則在諸將之先。今日之事。只是要信我之言。無有不效。若肯拚死。決然得生。不止得生。決然立功。兵主乃出自紀愚愚稿一冊。逐章解示諸將。盡皆談兵祕訣。治心做好人龜鑑。諸將始帖服。無敢他議。日晡復留諸將飯畢。將各路軍數。取置於案。諸將輪至案側。命坐。以本路實在軍數。逐款詢于本將。親爲擬註。先定墩台烽火。時得諸路廢弛狀。有十餘里無一墩者。烽火何以接傳。於是擬定墩軍。授以傳守之法。再擬尖夜部伍練法。分明哨暗首架砲沿革。次定有馬援兵。不派臺梁。而照信地專一應援。遇急聽調。次擬尖夜與幫尖夜團練步下聽調援兵。次則派牆梁之法。前軍皆布守臺牆。賊入乃調。次擬路將。自練下軍專守臺牆。而不聽調。次餘數日。以備老弱事教。而仍派臺梁。凡係雜差調取之數。開除無遺。諸將無不樂服。復定十一路援兵向往方略。多屬祕機。可預泄敵聞者。超等。不敢備書。別有專行。次日於教場設大宴。日亭午。兵主服錦臨席。諸將接於臺下。兵主舉酌授超守仁。次諸將。次提調。皆四拜。告超等曰。今日疆場大事

。同舟患難。盡以托諸將。策效應行。則公等皆麟閣凌煙之流。策違願阻。則吾等皆一時覆舟之鬼。願諸將勉之。兵主南向而坐。超守仁東西向。與兵主位相近。參遊左右。坐於廳內。都司提調。坐於簷外。中軍官坐於台下。旗牌書記吹鼓手皆坐於旗鼓之下。我兵主逐人視酒。加以誨言。各就次。酒行。優人扮三國傳。兵主曰。三人同心。則能立國。吾等三十人同心。便不能報主。不爲三人愧乎。繼出所獲倭夷盔甲槍刀銃具之屬。諸將觀之。皆吐舌曰。一向祇說倭賊易殺。如此觀之。驍利當在敵上。敵祇勢耳。若論軍器。十不當一。方出新製禦敵飛刃之類。諸將盡知爲利器可恃。又將各項新製軍器。如快槍。如佛郎機。如大刀。如腰刀。如長槍。如鈎槍。如火箭。皆薊鎮所有而未精利。雖多無神實用者。今製件件有法。又如舊日毒虎大砲。粗惡不堪。打放須置於軍馬營壘數十步外。今加以新法。名爲虎蹲。卽於衆內所發。其一切什物。無物不備。無物不精。皆兵主件件手試。以教諸將。每路一副以爲式。委官分投處造。我兵主每次召一將。復於案側共酌。以敝心曲。存問家門事產。爲子弟之慮。亦無不至。諸將無不願爲國誓死者。兵主乃再問於衆曰。今番凡自節省。軍士或可少蘇乎。諸將又備陳軍士之苦。兵主泣數行下。至於諸將挫抑之狀。乃自卑屈。固無足訝。但沿襲日久。雖有豪傑。亦不能一變而興起之。兵主俛首嘆息。衆亦揮淚而已。酒徹。兵主率諸將西北向叩首而散。次日。兵主陞帳。仍復如初。諸將入

謝。乘辭歸信地。兵主曰。今日本鎮與諸君。一以恩勝。一以法勝。一以信勝。有請者曰。蒙諭短不接長。諸將鄙愚。思釋不得其旨。乞再示。兵主卽於公堂命一官。騎馬執刀。自儀門馳道而前。兵主自持軍士槍迎之。馬高三尺。人在馬上亦三尺。腰刀僅三尺。馬頸且長三尺。果不及兵本身。而兵主槍鋒。已及馬腹人喉矣。每一殺器。如此試之。諸將士謹謹踴躍。以爲賊必可殺。超等又請曰。初登壇日。蒙諭萬人一心。卽大略已逾表言。超等惑焉。彼臨陣時。數萬人一擁列陣。向敵便退縮不齊。臨陣亦斬不得許多。若取先退縮者斬之。兵衆喧亂。塵土颺揚。必是賊逼身。傷得兵着。方纔退走。比差人認得誰先走。况所差之人。既有賊逼身。自家也要走躲矢石刀槍。還得工夫拏人。便拏得一二不真正之人行法。萬衆奔北。拏與誰處。本鎮曰。此俱載於練兵條約內。行且備矣。諸君未之思耳。本鎮試爲諸君再論之。自古及今。大將所統。動則數十萬。若郡臨陣來。無個法子管著。如何用他。若個個無有利害到身。誰肯用命。任你幾十萬人。我所誅罰。不過數人，不怕你幾十萬不着緊。此正節制云。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萬。以簡馭煩之法也。所以今定援兵三千一營。由是一色旗號。譬如一色白旗爲某營。三部中有左有右。臨時望遠一片白色向前。便知是某營衝鋒。若少間一片白旗不分左右中一齊退走。祇拏本營內參遊等將一二人來斬首示衆。其餘再不問他了。若是或左先

動。或右先動。或中先動。只拏該部千總來斬了。別個就不問他了。超曰。如此。只處得一二個人。與衆走的何干。兵主曰。如前擡營而退。必殺本營主將。主將不敢走。不敢走的。必然陣亡。陣亡了本營主將。其中軍千總。都拏來殺了。中軍千總臨陣思量起就退走。必問本營主將何在。若見主將不走。陣亡累他斬首。中軍千把總就拚命護着主將。站在陣上。中軍千總與主將才四五個人。豈能支得大敵。決然陣亡。其中軍部下雜流。千總部下把總退時。必看本管千總何在。看得在陣上不走。各思我們走了。千總陣亡。我把總決是該償命。尋思不如死在陣上。護着千總站住。百總見把總不走。但係本管下旗隊軍退走。百總恐怕陣亡了把總償命。護着把總。站在陣上。百總不走。旗總怕陣亡了百總殺他。旗總就不走了。旗總不走。隊總怕陣亡了旗總。無功贖罪。也是殺了。必然護着旗總。站在陣上。隊總不走。陣亡了。只查隊下九個兵。殺了償命。九個兵若見隊總不動脚。那敢先走。如此推之。便是三千人。個個似刀在頭上。個個似繩子縛住脚。一節一節。互相顧瞻連坐牽扯。却是那一個還好動的身。却不是萬人一心。萬人齊力的妙方。故兵法云。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超曰弱者不得獨退是了。強者不得獨進何也。兵主曰。此即是用衆抵當大敵之法。數萬人併做一個力氣。一齊拚死當鋒。故兀朮稱撼山易。撼岳家一個軍難。乃其明效大驗。連日以來。我的言語稱已說盡了。我的心。你們已看透了。只是你們的

心。還不知怎麼樣。你若肯用心聽。只這幾日也穀了。你不用心聽。就留你們住了一年。與你們講了一年。有何用處。大段如今事體。我們受朝廷疆場重寄。只是以死報朝廷。此是千真萬真的念頭。但只是這等徒死於國事無益。不若死中求生。這死中求生工夫。全在萬人一心上。如今賊來。我有牆可戰。有臺可安。哨探明。號令明。法度明。牆上堵回。此大功也。萬一堵不住。賊進了牆。便要戰。今較量他的手段伎倆。我的器具法令。件件已說過了。今不重說。只是要萬人一心。萬人一心工夫雖多。本鎮所說連坐。亦是一件。平日工夫。有個節要。只是聽信軍門撫院本鎮諸將號令便是。且如道經佛法。說天堂地獄。說輪迴報應。人便聽信他。天下人走進廟裏的。便怕他。你們如今把我的號令。當道經佛法。一般聽信。當輪迴報應。一般懼怕。人人遵守。個個敬服。這便是萬人一心了。只如今說賊來。定要與他戰。戰不過。便是死。先年好走了。如今沒處走。走的拿來照前說連坐。走也是死。戰也是死。只是死裏揀便益。就有生路。這萬人不一心。不得勝他。這便是地獄了。這便有惡報了。你們如今真個萬人一心。賊來時。一齊守。務要守得住。萬一進了。一齊戰。務要戰的他過。我如今有這些勝他的器械。何怕他大舉。那時節殺退了賊。成了功。陞官糜子。這便是天堂了。這便是善報了。豈不是萬人一心報應。你這教操的書記。你極辛苦。我自有重重的賞你。你這鼓手。不比常時的鼓手。你要用心。你一聲鼓。幾

萬人都要進。一聲金。幾萬人都要退。這號令一些差不得。你的干係非細。你們這一回去。只是要將說話。傳與軍士。要人人信服。要字字遵守。萬人一心。這便是報朝廷的大事。今日薊鎮之事。惟有堂堂決一大戰。大戰之術。只是萬人一心。數萬人共爲一死。夫務使敵人大創。彼一敗後。便有十數年安。十數年生養受用。日後我們軍士。皆過太平日子。若是要學往年舊套。不見賊面。還思偷些零賊做功。無功。殺平民之頭充數。決是不成的。殺了被擄平民亡兵等各首級。傷害天理。絕滅子孫。你我都在這刀尖上掙功名。還好做沒天理的事。我從軍門。東西經百戰。全是靠天理報應。故有今日。今我甯以無功受戮。決不聽你爲此。若是首功。無有千數之多。我決不與彼干休。此所謂立志也。我今只恐一時暮氣。你們要如日方升。如川方至。無志氣。如何鼓動三軍。言盡于此。勉之勉之。

超等曰。以上教諭。無論數萬言。乃紀其大者耳。至於隨問隨答。條分縷析。轉移志意之語。更無慮數萬言。而非擗管者所能盡書也。先是又蒙我督撫刊行練兵條約。諄諄告戒。於是數年聳聳。仰賴我督撫兵主。一旦提醒於醉夢之中矣。超守仁等不勝慶幸。頓首紀錄加梓。分與諸將書紳共勵之。

